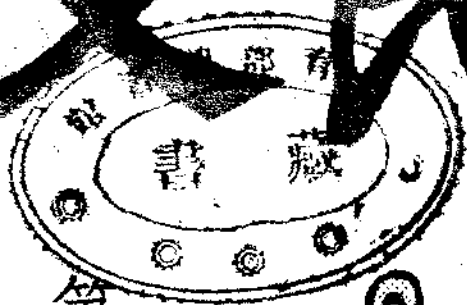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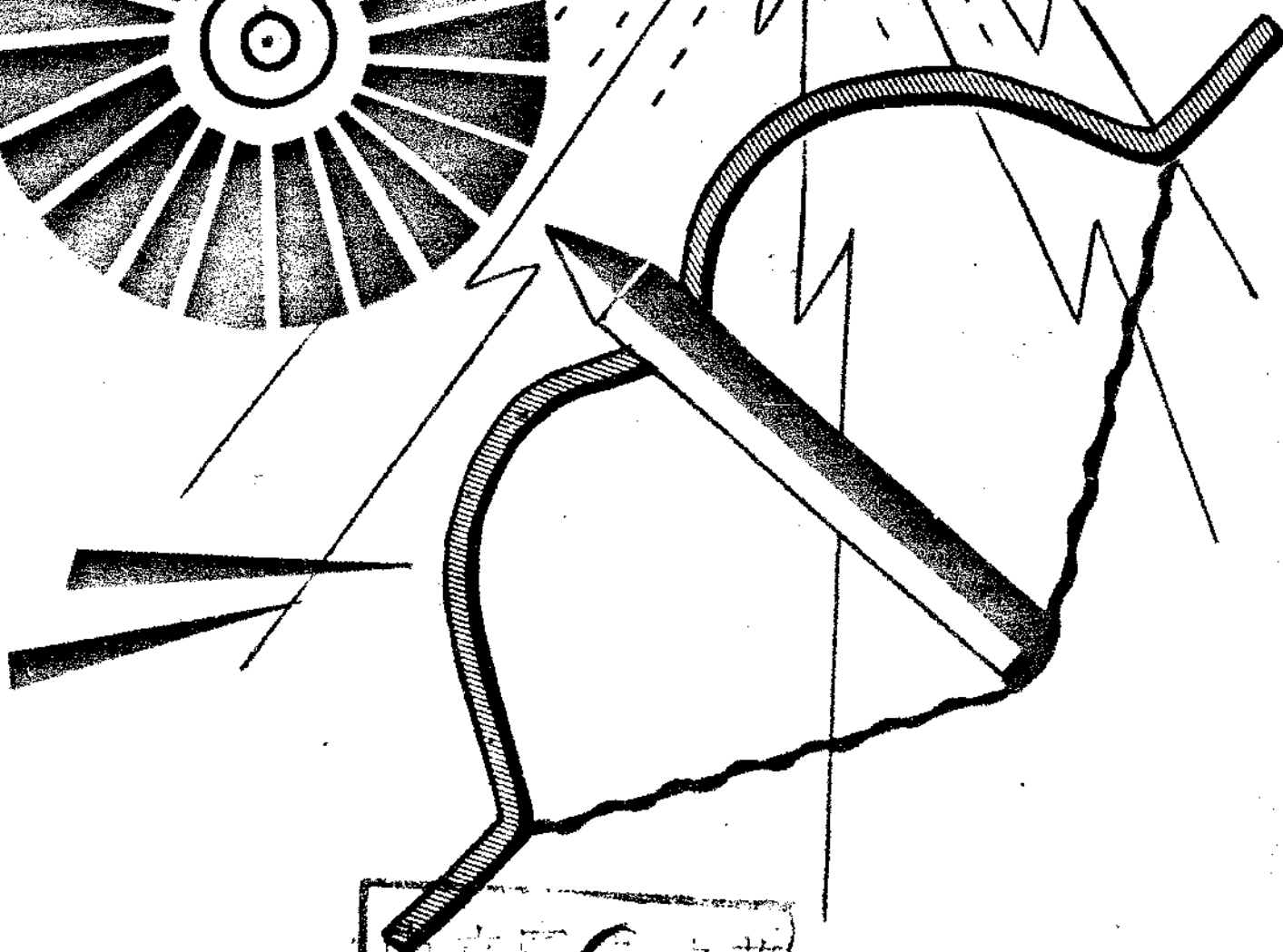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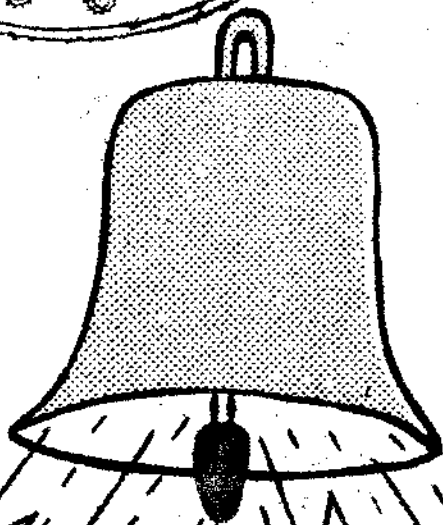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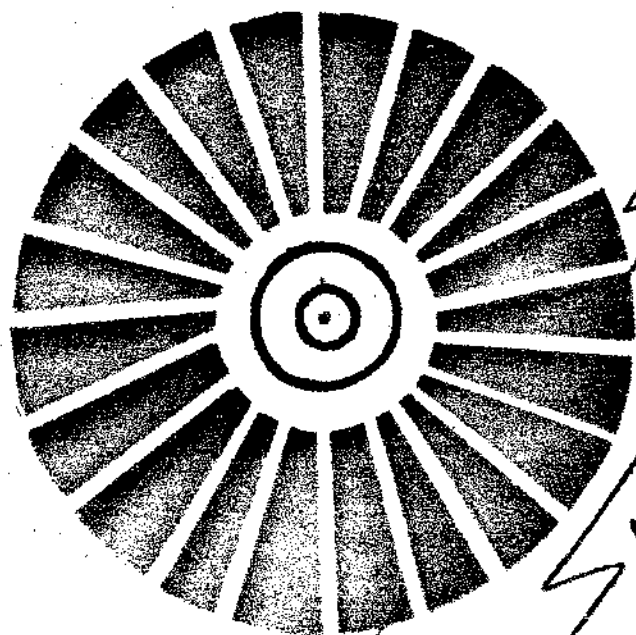


學女民國



卷二第

期一第



南京圖書館藏

汗血月刊

第五卷第一號

勞動服務特輯

廿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目 要

- 實現勞動服務的中心力量……………劉百川
- 用自己的汗謀自己的生拚我們的血救我們的國……………存志
- 國民勞動實施方案芻議……………葉翎之
- 「人民服役」簡論……………徐詠平
- 勞動服務之理論與實際……………楊康君
- 人民勞作服役之意義及其作用之檢討……………季憫
- 勞動失業救濟問題之研究……………閻白癡
- 失業與失業救濟……………湯叔濤
- 勞動服務之生活的特質與時代的使命……………劉廣惠
- 生產教育研討……………曹夢流
- 江西人民勞動服務生活素描……………達行
- 江西青年假期服務團之回顧與前瞻……………伍文清
- 江西創辦族學之實例……………
- 最近英國成年教育及勞動教育……………張資平
- 蘇聯工人勞動服務之概述……………許鍾山
- 德國重整軍備中之人民勞役……………光譯
-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失業對策……………胡明道

汗血週刊

第四卷 第十三期

民國廿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目次

一週大事述評	劉 卓
紀念幹的先進	一 零
埋頭幹吧——朋友	理 秉
怎樣養成我國勞動服務的生活	何僑熙
新生活運動與幹	余鎮源
關於自殺	玉 會
如何建設中國本位文化	昌 溪
時代與文學	燕 蒙
阿根廷國民文學的新曙光	下里巴人
論中國本位文化	羅 森
粉身碎骨	叔 濤
古人古評	蘭 思
南斯拉夫新王彼得第二	懷 瑾
李杜勃斯枯	
希特勒成功史	

第四卷 第十四期

民國廿四年四月八日出版

目次

一週大事述評——自四月二日至七日	一 零
文化人應絕對負責踐行他的諾言	會今可
建設文化與普及教育	固 本
國民性與教育	光 華
勞動教育的理論與實施	李建新
日本的報紙	羅 森
古人古評集錦	天 柱
廣西教育的萬花筒	子 系
一個鄉村小學的活動鏡頭	介 然
四川政治的新姿態	王秀泊
開封文化概況	懷 瑾
希特勒成功史	

國民文學

第二卷第一期目次

(民國廿四年四月十五出版)

插圖

解放黑奴的林肯

萬里長城之偉觀

●卷頭詞●

世上無卑污的業祇有卑污的人

本社同人……………一

— 創作 —

和影子賽跑

余慕陶……………二

劉二哥

田景福……………九

車夫林四

何家柱……………一四

愛的叛逆者

汪藻香……………一九

四個女職員

麗青……………二四

謎的多重奏

李寶泉……………三一

國文

第一卷第五期

廿四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言語的演變	吳烈
藝術之科學的研究	張資平譯
藝術的創作上之「意識」問題	裕孫譯
國文法諸品詞之性質及其用例(完)	柳道元譯
二新人	松明
斜角的十字架	水然
殘秋夕陽	吳廣略
渺小的世界	廖冰筠
早	陳福熙
愛國女子準奧夫阿克	蔡次譯
猛虎政治家克萊曼梭	章誠譯
俾士麥的生平	齊森
劊子手	巴爾札克作 婁放飛譯
金四(第二名甲)	蘇州晏成中學王禮安
別(第二名乙)	雲南省立昆華中學楊其莊
一次的回(第三名甲)	河北吳橋第一完全學校李彥珂
別(第三名乙)	省立鎮江師範洪家鼎

第一卷第六期

廿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友情	殷作楨
出差	郭漢烈
秋在梅衣村	顧一如
明天	竟青
渺小的世界(完)	廖冰筠
早(完)	陳福熙
中世紀我國的新文學	李冰若
漢賦在中國文學上地位	吳烈
文學與社會及時代精神	張資平譯
論藝術家的姿勢和態度	梁國尊譯
一位好鎗手	蔣東岸譯
安塔·高勞門	吳廣略譯
小鳩(第二名甲)	湖南省立長沙高中李儉
自述(第二名乙)	河北正定師範暴維武
父子(第三名甲)	江西省立第二職業學校楊大崧
無家無國的人們(第三名乙)	山西友仁中學高三林國衡

價目

預定全年十二冊連郵一元四角
零售每冊連郵一角四分

汗血書店

總店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
支店南昌中正路十三號

本刊中學園地

投稿簡章

- (一) 本欄專刊國內中學生之投稿。
- (二) 文體不拘，但以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為限。不論隨筆，感想，或小說，均所歡迎。唯空汎的理論，或無病呻吟文字，恕不掲載，而以有具體的敘述為條件。
- (三) 來稿在每月廿日以後寄到者，歸下月份審查。
- (四) 來稿須貼本欄『國民文學中學園地』印章，並須註明某地方某中學(高中或初中)某年級。
- (五) 來稿一經本社審查及格者，在本刊上發表，並酌贈報酬如下：
(A) 第一名十元；(B) 第二名八元；(C) 第三名五元；(D) 第四名贈本刊全年份；(E) 第五名贈本刊半年份；(F) 外選佳作六名至第十名，酌贈本刊若干冊。
- (六) 報酬由本社掛號直寄至作者所在學校，私人住宅恕不通郵。

投稿

印章



本刊春季特大號(五月十五日出版)
擬出**新銳作家專號**希望國內無名青年作家踴躍投稿以光篇幅為禱

國民文學社編輯部啓

中學園地特別啓事

晏英，方達人，王成燁，池增文常金元，五君鑒：請惠寄最近小型玉照一張，以便揭登本刊，以資獎勵此啓。

●論 文●

隋唐韻書與廣韻之關係……………彭學選……………四一

隋唐韻書的源流……………吳烈……………四六

法國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概說……………振芳……………五二

民族及其表現……………日本古屋芳雄博士作
孫裕改譯……………五六

追隨……………皮蘭德羅著
徐詠平譯……………六二

一個高貴的朋友……………柴珂夫著
吳廣略譯……………六九

●文化小園●

民族之精神的形質

世界 倫敦協定專待德國來點睛……………法國赫里歐講
黃獨芳譯……………八三

眼睛 尾崎行雄之『擊鼓罵曹』……………李衡譯……………八五

▲詩與散文▼

悼音四絕……………沙漠中人……………九三

感舊百首(續選五首)……………沙漠中人……………九三

張鳳活體詩話……………張鳳……………九四

文壇風景綫……………徐中……………一〇三

●中學園地●

毒化(第二名甲)……………江西省立第二中學 晏英……………一〇七

婚後(第二名乙)……………安徽省立高中高二 方達人……………一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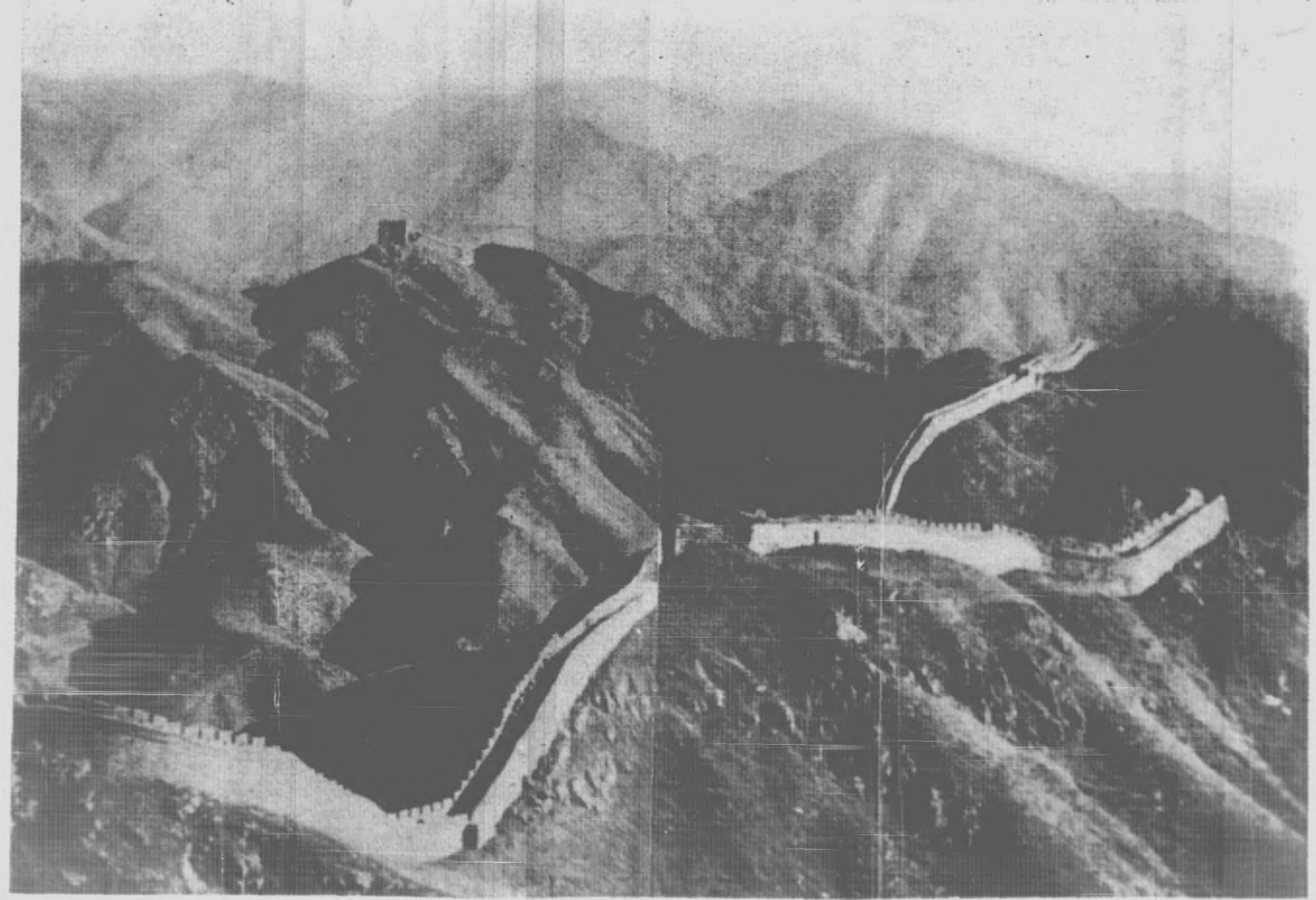
月圓(第三名甲)……………北平市立第四中學 王成燁……………一一一

鄉公所的一幕(第三名乙)……………河北省立正定中學 池增文……………一一三

城陷(第四名)……………江蘇省立鎮江師範 常金元……………一一六



肯林的奴黑放解



萬里長城之偉觀

世上無卑污的業祇有卑污的人（卷頭詞） 本社同人

白宮的一天早晨，林肯的秘書詹姆士因為有緊急的公事，要向林肯大總統報告，急急地走向總統的辦公室裏來。當他在走廊前經過時，看見有一個人蹲在走廊的一隅，在擦皮鞋。詹姆士定睛一看，原來就是林肯大總統。

「閣下以大總統的資格，還蹲在走廊角落裏擦皮鞋，給人看見了時，大失身分了；特別是給高貴的夫人們看見了時，殊失觀瞻……」

詹姆士因為想着外面正有許多人在批評林肯大總統的態度粗野，完全像一個鄉下佬，所以此刻下了一個極大的決心，忠告大總統了。

但是林肯聽見了後，慈祥的微笑浮現到他的一對凹陷了的眼眶的周圍了。

「呵！擦鞋子也算可恥的事麼？詹姆士君，恐怕不對吧！大總統和外面擦皮鞋的人同是為世界為人們作公僕！在世界上海沒有卑污的職業，祇有用心卑污的人而已！」

林肯大總統，無論何時，他的胸中都是海闊天空，澄清如鏡的。這時候他伸出有鞋油臭的手來，接受秘書交給他的重要書類。他一面擦皮鞋，一面在熱心地開始細讀那些公文了。

希望中國之政治家們，要以林肯為表率！

和影子賽跑

余慕陶



上

女作家金惠芳女士每天清早起牀後，總是先把寫字檯上的案頭日曆翻過去。她做這樣的工作足足做了六個整年了。以前，每當她一頁一頁地翻日曆時，一種遠大的希望常隨着她的指頭而誕生在她的心理。她以為一個人對於她所抱定的職業，應同鑛坑裏的鑛工一樣，今天努力掘着，明天也努力掘着，等到她在這方面所花消的時間與精神都可以構成一座金字塔時，那她便自然而然地會收得成果的。這是金女士的人生哲學，她在已往六年中非常愛守這種人生哲學，同時，對於她所走的途程也從沒有疲倦過。

然而今天，金女士却和以前的態度兩樣了。當她的手指翻起案頭日曆時，心靈竟酸軟得好像要掉了的枝頭上的熟果。她把剛翻起的一頁日曆隨即放回去，甚至

她竟把她的右手掌伸出去壓住了那一頁日曆，宛像不是這樣，那一頁日曆便要飛開去了。

「唉！今天是一九三三年底最後一天了！」

無意中，她的嘴唇就漏出了這蘊涵着閑愁萬種的說話。隨即她又躺回熱烘烘的被窩裏，她當然不打算再睡，她只在被窩裏屈指數着這一年來的工作：

「新詩出版了一本，小說出版了兩本，這都是發洩牢騷的，與其說是創作，毋甯算成爲對愛情不忠實的他的示威。六月間遭母喪，嘆息自己無能力回家，且年來漂泊致空勞慈母倚廬悵望，終又把以前和母親酬和的詩，勉強湊成了一本『喪曲』，這算得是紀念母親了。在這一年來，自己所出版的作品，真夠得上有所寄托這幾個字的，怕要算那一本不合時流的舊詞『在長安』了。」

當她的指頭屈到尾指時，兩頰就漾了個微笑。她高興着她的工作是與年俱進了！

「那是六年前的往事。每當自己把寫好的文章，用掛號寄給某報紙及雜誌時，滿腔熱望總是換來百分之百的失望。我這裏是一封一封掛號寄出去，報紙或雜誌的編輯那裏也是一封一封掛號退回來。那時如果有什麼小報及蹩脚的雜誌肯發表下自己的文章，也認爲是無上的光榮。記得有一次有個小刊物登了自己一首詩以後，一時竟高興得好像要發狂了。但是現在可不相同了，上海的雜誌，除了那幾家牌子比較久的腐朽的以外，多半是特約自己寫文章，何況某大報副刊每隔兩三天總有自己的名字。」

她想到這裏時，眼睛突然睜得很大，彷彿面前便擺有什麼金寶給她。她自己的內心也常以爲像她過去那樣的努力是應該獲得這眼前的金寶的酬報。

檯上的自鳴鐘響了八點了。照例她在這個時候是早已起身梳洗完了，但是今天是例外，今天大概是想到得意忘形了罷。娘姨替她打好的面湯水，却在蒸發了一陣陣的熱汽以後，便和冷水一樣冰下來了。

「顰眉莫問秋深淺，瘦了蘆花，瘦了蘆花，怨盡西風，

怨落霞！」

失了知覺般，她的嘴上咬住了這一首她的舊作。是好詞，她有點不自謙地覺得自己是和喬治桑（George Sand）差不多。然而就因爲這樣一比，剛才由高興方面所生出來的滿身熱力，又漸漸地從頭部而上身，而下體，而腳部，逐一散開去了。房裏的氣壓好像是突然降低了。她一面總以爲外面是在落雪，而一面卻在急急忙忙地拖着掛在那床欄上的棉旗袍。

「我的膠塞（Alfred Musset）在什麼地方？在東呢？還是在西？在南呢？還是在北？中國這個空間是否存在我的心目中的繆塞呢？不怕自己的那本『在長安』裏，開頭的自序雖寫過什麼：如有朋友硬以爲我這冊子是有所寄托的話，那末，我便不耳紅面熱地承認我這冊子是獻給我心目中的一位青年國際作家。而今想來，這真是一種夢囈。然而自己何以竟會在自己面前扮演出這一幕奇境，并且自己之所以扮演這幕奇境的中心作用是什麼，自己可算是莫明其妙。誠然，文學家是有超現實的遠景的，具體說來，藝術作品是騙人走路不吃苦的東西，

但這是對作品的讀者層而不是對作者本身，果個個作者都是這樣畫餅充飢，作者本身就先不能存在了，這裏談得到什麼推動真理和改造社會呢？

「今天是三十歲的最後一天，明天這個時候，自己便是三十一歲了。回想起這三十年來的生活，真像是那糊在窗上以代替玻璃的一張白紙，房裏若有什麼東西碰它一下，它就會破爛，房外稍爲有大風襲來，它也會立時粉碎，然而這三十年來的生活就好比一個恬靜的圓園所撐持住了的那張窗上的白紙。假使是這樣一年一年下去，前途怎麼得了呢？不怕文學家是有他自己所特製的糧食——名譽和地位，然而這是屬於精神的，若沒有物質，精神便根本不能存在。譬如自己每隔兩天不投篇文章給某大報副刊，至少上海社會人士的心頭裏，就不會有自己的名氏。前幾天發表的轉變，可不是給另一個大報副刊提出來討論過麼？上海各小報的文壇新聞，可不是常有自己的消息麼？」

「但是怪得很，自己的名字只能發生這樣的消極作用。爲什麼繆塞那樣的人總不會跟着自己的名字出

來呢？再具體說來，我簡直把文學當作是手段，宣傳我自己的手段。對於題材之纖細描寫，對於用字的雕斲，對於結局的嚴謹，我想我的筆鋒應能誘引出繆塞那樣的人來欣賞我的人體，來理解我熾炭般的身心。然而三十年來的人生，眼看得就像煤爐上的開水壺裏的輕汽一樣過去了；你如果把一塊一塊的煤投進到煤爐裏去，那末開水壺裏的水便會浮着無數的水泡，接着就有一股一股的輕汽繚繞在空中，一會，那繚繞在空中的輕汽又會變成原來的水而終歸於消滅了。」

中

在金女士眼裏，中國自然有繆塞。

可是中國的繆塞却没有把金女士看作喬治桑。喬治桑的思想純粹是社會主義的，因而她的作品也處處都染上了有反現實的色澤。金女士呢，可簡直是談不上什麼思想不思想，她是個典型的佳人小姐，不過她却沒有封建的殘餘。

真的，她是毫不隱諱其心思，同時，她也毫不隱諱其

行動。她常說在愛神底下，實無分男女的，這即是說在戀愛的過程中，女子不必一定是被動，男子也不必一定是主動；男子已可以做主動，女子也可以做主動，女子已可以做被動，男子也可以做被動。其次戀愛決不能有功利主義的成分，求愛是愛美的衝動，愛的成功與否，便是愛美的衝動之是否遂達，這其間并無所謂羞恥的。

這便是金女士的戀愛哲學。於是，她又以自己的身體來實踐她自己的戀愛哲學。

金女士不甚了解外國文，要讀一些外國名著，都是從譯本着手的。然而坊間的譯本多是生硬的，金女士每一提起這些譯本，總覺得頭痛，經常和她的腦神經接近的都是本國人的作品。雖沒有繆塞在跟着她的筆鋒來欣賞她的人體，和理解她那熾炭般的心臟，但是她讀一般時流的作家的作品當中，却讀出了有繆塞。

『啊你中國的繆塞呀，

我們要相愛的話，

就得像粉蝶兒雙雙成家。

我們要是不愛，

還不如都做一番落花。』

這是她的新詩集裏的得意的一首詩。每當她一回憶這一首詩，心理總不免始而羞怯，其次便傷感起來。

是三年前了罷。她在一本雜誌裏發現了她懷念了許久，而且許久也無從實現的奇蹟——那便是她在那裏讀到了一首音節異常鏗鏘的詩。那首詩的大意是說一個青年給一位妙齡女郎所誘惑，然後當到那位青年矢志愛她時，她又好像是流星般在他面前閃着，而且終於是在他面前殞滅了。

金女士實行她的戀愛哲學的時機到了。爲了要找出這個繆塞的住址，她開始購買那經常會揭載有文壇情報的小報，讀書界，綜之是出版消息一類的東西。

一天，她竟把自己的雙眉用墨筆塗得又粗，又黑；而且她也把學校裏運動時穿的運動衣服穿了起來，一心來裝扮出她心目裏所擬的他的狀貌。她裝扮妥了，便儘向着那衣櫃上的鏡子呆看着，這時，她真忘記了她原來的姓名，而滿心以爲現在的她便是突然地從那堆書報裏顯現出來的他了。

然而她這一時的興奮却更增劇了她胸膛裏的熱陷，於是，她更提起筆來給他寫信，她也在信裏頭封了些擺在她那檯子上的花瓶裏的玫瑰花片。雖然不曉得他是住在什麼地方，但她却馬上想到書局是可以給他轉信的，便將所寫好的信寄到與他有關係的一間書局去，並且在那一間書局轉交的字旁，還加上了兩個密圈兒，這是表示快遞的意思。最後，她是用她的口水來封那張信皮，希望接了信的他也會先來向這信皮的封口處親吻，接着，他才把那封信送到郵局裏去。

自從那封信發出去以後，她心裏便莫明其妙地生着了個絕大的妙想——她妙想她會收到對方的一封信。覆信。這種妙想之在她的心田裏，好像是加了熱度的蓓蕾。一時三刻都愈長愈大了。譬如最初，她是希望在信發後的數天之內能接得對方的來鴻的；但是最近，她却揣想着她會在一天之內就收得她的妙想，甚至，她竟以為她會在一刻之內居然就實現出她的希冀的。她的妙想愈濃厚時，她的希望的時間也愈是急促：時間與妙想在她心裏便那樣成了個正比例。然而妙想與時間正在她

心裏演着正比例時，失望也就拖着雙腳在她的後面拉着她。結果，她總是給失望所止住，再不能沿着妙想的線條前進。

但是，失望只能止住她向他再寄信，失望却不能使她對他再燃着別種妙想，這便是她竟要起來實行他詩裏面的女主角的行動了。她之所以這樣再進一步的原故。大概她以為那幾封信——你把我當作是她，我現在來依他一樣給你送花，送絲巾，寫信；但我希望你會因為我這些東西再燃起你那已枯息了的心靈——那幾封信還不能叫醒已迷了路的他的意向罷。我的詩的後半部寫到他已經爲了她而陷進到無以自拔的愛情網裏去了，他同時更爲了她而萌過了許多自殺的念頭：幾次，他都獨自一個人跑向着黃浦灘徘徊着，幾次，他都想躍進到那黃浦灘的中心去永遠地靜止其呼吸。這樣，她便在一晚上跑到黃浦灘頭來了。她穿了件月光紗的西裝，外罩了一件白嗶嘰的背心，頭髮是那樣下披著兩肩，儘沿着那白渡橋邊的公園走着。

「人家不會以爲自己是想投浦的吧！」

她忽而想到他自己那樣儘在海邊徘徊的神情，內心便作了這樣一個念頭。然而當她這一個念頭一消逝，又起了另外一個念頭：

「人家也許會把我當作一位拉客的吧！」

當她在海邊徘徊過了一會之後，便轉向到那些來納涼的青年身上了。每當她看見手挾書本，身穿洋服，及頭留長髮的青年，一身的血液總不期然像水浪一樣，跳躍起來。她總是大踏步迎上去前追趕那一個一個她以為是他的青年。

海關大樓的鐘聲敲了十一下了，公園邊的行人也逐漸稀少下去，只有那黃浦灘的潮聲——哈哈的潮聲與那海邊的分外光明的燈光，把上海在一個地平線上變成了兩個正相反的動影。你看那不是另一座白渡橋麼？依然有那麼一部一部的電車過去，依然有那麼一陣一陣的機聲在空中浮着漣漪。你看那不是另一座海關碼頭麼？那疏疏的燈光還是送着那疏疏的抬貨的人影，并且那疏疏的抬貨人的呻喚聲也還是和潮聲成了個天然節拍。總之，上海是由色加音再加動作的三種元素

所混合成功的，夜間的上海更把這三種元素顯現得分明。

本來有點失望了的金女士，好像是給當時的客觀存在觸動了靈機似地，更肯定愛是人生，沒有愛便沒有人生，為愛是無所謂失望。十二點以後，她才帶着這另一種的勇氣回到她的家裏。那是夏盡秋初的天氣，滿天閃爍着的繁星好像是「伊利埃特」裏的金蘋果，誘引着她更堅決地實行她的意志。

下

在中國，驟看來什麼東西都是困難的，但其實卻那樣容易。好比金女士眼睛裏的繆塞吧，最初她以為中國是沒有繆塞。爲了這事，她不免惋惜而且咒詛過中國，可是當她發現了一個繆塞之後，却就接二連三地發現了中國的繆塞多若過江之鯽了。她的靈魂跟着就飛向到這些繆塞身上轉移着。她先向這個單戀，等到這個單戀不成功時，又向那個單戀，綜計她最近兩年來的確曾單戀過四五位繆塞。

一個粉紅色的夢隨着一九三三年的冬景，又落到金女士的身上來了。地心吸力彷彿是失掉了作用，地球也彷彿是脫了軌道，在上海的人們一起身才看見的朝陽，而一轉眼竟又沉墜在西山的天際了。金女士在這時接得了北國的繆塞寄來一封信，這使她一連有四五天都不由自主地想着這個，又想着那個。她一時想着這個繆塞或許和以前所憧憬的一樣是有一對粗眉，一對大眼的吧；他或許會做舊詩，同時，也會做新詩，質言之是新舊文學都有很深的素養的吧。但是她每一想着這位繆塞——給她寫「望盡樓頭無好月，莫教風雨怨芭蕉」的繆塞，身上總好像無端地多生了兩個翅膀！

翅膀終促成了她飛到北國去的決心。

上海已經飄過了兩次大雪了。金女士在坐着黃包車跑到北火車站搭九點鐘那班火車時，天空正揮灑着第三次的大雪。但他並不覺得冷峭，除掉坐在黃包車的前篷內，祇感得她自己的呼吸汽是一陣濃重一陣以外。她坐的是二等車。當火車開行後，她時不時都伸着她的頭兒從所靠的車廂的窗口探向外面呆望。她覺得

大地是一張銀色的輪盤，不停地朝北轉着；同時，火車又有一列一列的黑影儘投在這銀色的輪盤上面。火車顯然是和她自己的影子賽跑了。

一個千斤般重的錘子突然掉在金女士的心坎裏，她俯着頭，好像聽見着她自己一身的血液滾起了這一陣哀鳴：

「自己這幾年來的努力，真像是今天的火車，火車走得這麼快，影子也走得這麼快。試問有那一回的事體不是自己在架着夢幻而讓自己去陶醉呢？唉，三十歲的一年又快走到盡頭了，究竟要到什麼時候，自己才會醒澈呢？是這回吧，這回該能愛上一個天才作家了。然而……」

然而一轉，她有點想不下去了。

火車突然停止了，車廂內有許多搭客在擠來擁去，車廂外的小販的叫喊聲也盡是往車廂裏面輸送着。她一抬頭才明白火車已經抵達了鎮江了。早晨的雪不再下了，三十度角的西邊天際還浮着一顆失去了光輝的太陽。太陽的無力的光圈時不時從那窗口射進來，晃了

晃之後又不見了。這逗着她再鼓着勇氣去決定他的人
生。

「我要生，我要爲着我的理想而生。爲了我的理想，

劉二哥

田景福

這是今冬最冷的一天，颶風捲起山窪裏的積雪，打在行路人的身上，面上沙沙地作響。老驢踏着凝凍成冰的山坡，稍一不慎即有傾倒之虞！腳夫連吆喝驢子的聲音也沒有了，口中不斷嚥着冷呀冷呀，由口腔鼻腔所呼出的熱氣，立刻起了化學作用，凝聚在鬍子的週圍，形成一個白圈。狂風從枯樹上發出虎嘯似的聲音，天空灰白的有如第三期癆病患者的面孔，沒有一絲陽光，正如同在我們幾百戶人家的莊上，找不到一個充滿生氣的面孔一樣。

突出的高山，一架比一架險要的立着。刀尖似的碎石子山路，一層層地鋪着。走吧——我，便是這種時候走這種路子的人中之一。

就走遍了天涯海角，歷盡了艱難困苦，又算得什麼？作算就和影子賽跑罷，明天，後天，終有一天會有結局的罷！

說句實話，假使不是爲了生計壓迫或不得已的原因之外，誰不懂得圍爐煮酒，避一避這冷氣侵骨的寒冬呢。宜乎一天之內遇到的行人不足一打之多，而這些行人之中，商店討賬的小夥計占了十分之七。經驗告訴我：廢曆的年關又來臨了。

就在一個暮色蒼茫中回到了家下。在拍拍的敲門聲裏，黃犬汪汪地吠了出來，但一聽到我吆喝的聲音，便立刻知道是牠的舊主人歸來，搖着尾巴鑽向狗窩去了。妻爲我開了大門之後，三脚兩步便跑入天井，隔窗老母的喀嗽聲不停地傳入耳鼓，及至我踏進門檻之後，枯斂如樹皮的老臉，也會泛出不可多得的微笑！

「我兒你回來了！」

因為她老人家有些半聾，我對她只可微笑着點一下頭，順便在炕沿一坐，緊挨着母親的身軀。

「路上冷吧？」妻有意無意的看了我一眼，使用高粱稽向灶裏插着，爲我滾水。屋外的風聲是更大了，濃煙由每一根柴頭裏吐出，霎時土窖便瀰漫在五里霧中。我的眼睛薰得直流酸淚，母親却彷彿滿不在乎似的，牽着我的衣襟，顛巍巍地說：「你劉二哥死啦！」

劉二哥，是我們莊上不可多得的好人。不可多得，當然不僅是指勤儉忠厚而已。忠厚是鄉下人的本性，勤儉是鄉下人的本分，何況這種年頭，勤儉終年還是免不了挨餓呢。

他是一個四十年紀，身軀魁梧，屬於多血質的後生。無論什麼時候，見他臉兒常是紅紅的，其實他並不會飲酒，並且連一般莊稼人離不開的葉子煙也沒見他吸過一口。他沒有生過一次小病，固然，在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日光浴和新鮮空氣幾乎變成農夫們的特有權，然而最大的原因，還是他那永遠是「開言面帶笑」的一幅面孔，什麼人見了都會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他自己

當然更不用說了。

他很窮，但是窮人有硬骨頭，他莫有揀過莊上財主們的一根麥稽，但是對於和他同類的窮朋友們，却往往會將自己新量下的一斗穀米，借給他們六升。借去不還，他壓根就不打算去要，並且他心上也沒有過一兩秒中的介意。——從他二次三次仍借給那個人爲證——雖然他並不是基督徒，也沒有聽過聖經上「施比受更爲有福」的那句教訓。

他還沒有娶過老婆哩！然而也幸而他不曾娶過老婆，像那幾十家終日啼飢號寒！娶過老婆又要拆散，生下孩子又賣了的，真不如他這光棍一條來得乾脆——痛快。

然而他竟猝然死了！爲什麼？爲什麼？我興奮地急待聽母親的下文。

「還不是被鄉公所債務迫死了嗎！」母親緩慢的說了一句，便停住了。彼此都沈浸在默思之中的確，村公所債務，幾乎成了人人談虎色變的一大難事。像我們這樣人家——村中的上戶——還欠下村長先生月

息六分的一大筆債務呢。——三年都還不清一筆債害。宜乎母親一愁便是一連幾夜的失眠，我真不願再想下去，母親劇烈的喀聲又開始了。

這時妻拿出一個小小紙包遞在我的手裏，我早知道那是將要滿期的一張棉衣當票。但我沒有去接，只是惡恨恨地瞪了她一眼，妻很知機，她知到我怕越發觸動老母的傷心，便很迅速地納入自己的懷裏，爬上炕沿爲母親捶着骨瘦如柴的脊背。彼此都無話說，我呷了幾口熱水之後，便也躺在炕上，眼盯着屋頂的灰泥出起神來。

那是今年初夏的一個午後，我踏着腳踏車新由學校歸來，在村西青石橋南的楊柳蔭下，一大堆人在那裏靜悄悄地立着。我推車過去一看，原來中間包圍了一個棄商務農的老者，正在拿着老秀才念八股文的腔調，朗誦一張嶄新的佈告佈告是鄉公所貼的，我還記得中間幾句是：

「本年村款，每畝以一元四角攤派……」

老者還沒念完，忽然人叢中發出「他媽的」聲音像撞一下洪鐘。大家驚異的目光，不約而同的集中在那

個人身上。那個人，便是光棍一條的劉二哥了。

大眾都在咳聲嘆氣之下漸漸地散了。他一眼便瞥見我，面皮上仍不失滿面春風的一笑。「纔回來哪？」他替我推着腳踏車一路談着，回到家裏。

「如寶！你說這種要命的攤款，有什麼辦法？」他照例是呼喚我的乳名，同時正在替我解着車子後面的衣包。

「這是整個的農村破產，沒有法想！除非……」

「可是……」劉二哥接過妻的一杯白開水後收斂了笑容。「可是照這種年頭兒，我告訴你……」

「這不是花項又出來了嗎？」他用手擰着溼的袖管，「真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叫你劉二哥那裏變去！」他的面孔更陰暗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他的這種表情。

「你們不會同他幹一次麼？已經是忍耐到再難忍的時候了！」

他的面皮較以前更紅，彷彿一個迷性的和尚頓時參悟了一種禪機似的。點一點頭，眼中充溢着勇敢而有

希望的光芒，匆遽地去了。

大概他在脚不停步的奔走了三天。

第四天區警來了。這是人們想像到的把戲，知到鄉民是怕槍杆的。可是這次却來個例外，送款的人沒有一個。晚間，劉二哥被抓上廟去。

他一見村長，便匍匐下叩了一個響頭。可是村長回答他的是：「你這萬惡不赦的大混蛋！」區警老爺的槍柄在他腦袋上拍拍拍，如同更夫敲更梆似的擊了幾下，他昏過去了。

村民像螞蟻般的擁擠在鄉公所的門前。喧嚷聲，呼叫聲，又像一羣蒼蠅，他們是來援助劉二哥的。但誰都不敢撞了進去。

村長走了出來，大家立刻肅然！村長挺着胸脯在公所大門的階沿一站，捋着八字鬚兒這樣說：「他們打算做什麼呀？」後面立着荷槍的區警。

村民們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却沒有一個開口但也未曾散去。

「你們打算造反麼？」村長的語氣分明嚴厲了。

「我們……求村長釋放劉二，明天我們送款！」兩個胆大的囁嚅着說。

「你們真敢同劉二狼狽為奸嗎？」一個區警用着官腔大聲說。

「劉二是不能釋放的，你們如果誰不交款，便舉起手來。」

大家寂然，但都莫有舉手。

「那麼你們願意交款了？」

大家寂然。

太陽漸漸由南而西，由西而沒入地平線下了。但村民未曾少去一個。這一鬧，村長是騎在虎背上了。其實，只須村長一句命令，滿可將這些莊稼老捆綁送縣。但村長究竟比他們聰明些，他也得為縣長着想，縣長所憑恃的幾間牢獄，是否能容得下這些人呢？假使真容得下，自己八分利息的放貸，是否要受極大損失？總算是劉二哥正走時運，不然村長為何會動了慈心。他是在拘禁三四小時之後被開釋了。他被大家簇擁着離開廟門，恣意地談着，笑着！這是他們第一次被村長賞光。雖然明天要交的

款項還沒有辦法。然而暫時的勝利總算是屬於他們的了！

第二天，失蹤了二十五人。而我家也在村長的放貸舖裏寫了一張六分利息的揭帖。許多人都露着欣羨的目光瞧我，因為減息二分還是村長破天荒的優待。劉二呢，除了將十三畝成熟的麥田折算給村公所以外，一支半舊的衣櫃也押在村長家裏去了。

那正是麥子上場的時候，他眼瞧着自己終年辛苦所得來的成績，一捆一捆，黃澄澄地被拉在村長場上去。但他仍舊是滿面春風的笑着，在人面前他沒嘆過一口長氣，有一次他又跑到我的家裏。

「……你劉二哥滿不在乎這幾畝麥地，像我這光棍一條，還怕餓死不成！——不過……不過這是三代的傳家祖業，想不到會敗壞在我的手裏，咳！」這是他第一次嘆氣，他的上下牙咬得吱吱地響，粗黑的臉色也有點泛黃了。

我呢，只好抱着十二分的抱歉眼光去同情他！但這空洞的同情，又有什麼用處呢？安慰的言語是一句都說

不出口。他的遭遇是我之疚！我後悔不該去煽惑他，——其實這能算是煽惑嗎？——假使我對他不說那句話，至少現在的痛苦他會減少一半。我不該令一個無知的鄉民作這種無謂的犧牲！雖然理想社會的實現，全憑這般人的覺醒，並且犧牲便是其中的過程。但我現在是害了他了！

聽別人說，他已經一天一餐的實行苦身主義了。但他雖餓，却餓不輒他的硬骨！當他走的時候，我誠懇地牽着他的衣襟說：「劉二哥，在我們家用午飯吧！」他仍舊笑了一笑，便滑脫我的手走了。這一笑，直到現在還令我心中十分難過咧。

在我假期將滿的時候，他已在鄰村一個財主家裏任了長工。他很忙，但聽見我離家的消息以後，還在忙裏偷閒前來送我。想不到那次的一別，竟成了永遠的死訣。我是永遠不會看到他那一幅「開言面帶笑」的面容了！

母親的喀嗽聲越喀越加劇烈了。這明明是肺病到了相當時期的徵兆！口中的濃痰，眼中的熱淚，隨着喘氣

聲中不斷地浸瀉出來。但她還在用那上氣不接下氣的喉嚨，顫抖着的嘴唇，斷斷續續的告訴我下文：

「那是灶王上天——臘月二十三——的前一天，死的……吊在村長門前的大槐樹上……天氣陰得漆黑……人都沒有看見……」

狂風仍舊不斷地吼着，像無數受壓迫而死的冤魂

車夫林四

何家柱

屈鬼在大聲疾呼！一股一股的冷氣由窗紙裂縫中鑽入，恰吹在我的頭上，頓時令人毛骨悚然！黯淡無力的油燈忽明忽暗地閃爍，將人身映在壁間形成幾個模糊不清的巨影。隱約中，女人的哭聲又自遠方傳來，妻在自言自語的嘆口氣說：「等着明早聽新聞吧，又不知誰在今夜自殺了。」

街頭的人聲喧鬧得什麼都聽不清，只有嗡嗡地嘈雜聲，夾雜着兩旁店舖公司中送出來的音樂，和街上車輛往來的聲響，交織了一個複雜的誰都不能解的曲調。

兩旁店舖裏射出來的光，把街上照耀得通亮。散亂的人羣在動，車輛不停地往來着，地面上沒刻兒有個安寧的影子。

看前面，紅的燈，車子停下來了，等候着。忽的一閃，變做綠色的了，汽車，自由車，人力車……一輛一輛很快地馳過街心。

林四拖了一輛空的人力車，在街上走。他望着道路的兩旁，找着主顧。

他是一個褐色皮膚的青年，年紀還很輕呢，只二十五歲。可是他的臉老是那末地無生氣，緊鎖着眉頭，老是隱隱地閃着一個淒淡的影子。看去委實像個三十多歲的人了。

街上真熱鬧，各色的光，閃得行人的眼自然而然的左顧右盼。不過林四他不知在轉什麼念頭，街上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注意。露着一對飢餓的眼，望着每個行人

注視。

「先生，那兒去？要坐車子不？」

搖搖頭，掉轉頭望着別處。林四好像很懊惱，這樣問了幾個，沒個主顧，心中着實着急，看看天色已經夜了，可是一天究竟做了多少生意……

眼前非常昏暗，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的灰淡的臉影，浮在街上匆匆往來的行人們的身上，漸漸地大了。那孩子的臉子像剛哭過，淚痕滿面。一閃之後，忽然不見了。接着空的米桶，空的炭窰，房東的冷臉，車主的肉不會動的臉，又旋轉在他眼前。最後，似乎有許多雪白的錢，露着猶笑，很快的滾過他的頭。

街上的行人誰都不會注意到林四。林四在昏暗中迷離地走着，張大了眼，忘了自己還流浪在街上。

身後一亮，一道光頓時把街面照得雪白。一輛一三三四年流線型新式的八缸汽車，從旁一條路上灣過來，很快的馳着。林四急急地從迷離中醒覺過來，忙把車子讓開，險些連人帶車一起衝翻。

「媽的，眼不生嗎？」

突然車子門住了，從車門中伸出一隻手，「拍」的飛過一掌，正打中林四的臉頰。旁邊的行人不在意的一笑。林四用手摩着臉，嘴中這麼地說：

「你幹嗎打人？」

「眼不生的，打人就怎樣？」

林四一眼瞥見車內安祥的坐着一個西裝青年，正在安閑的吸着烟，露出一臉子不耐煩，對開車的說：

「走，跟他多講些什麼！」

點點頭，「拍」一聲，又是一掌。車輪一轉，很快的馳去了。

「媽特皮，怎的在路上鬧豬糞！」

一個帝國主義者的異國巡捕，操着中國話跑過來。他這話剛出口，就是狠命地扔上一腳；接着把手中的棍子一揚。林四身子一偏，想避開這一腳，可是早踢中在腰上。便急急拉着車預備走開，口中不停地說：

「巡捕先生，我就走……就走……先生……」

「豬糞，你犯規，媽特……」

伸出一隻毛手，一把將林四抓住，用力又扔上一腳，

另一隻手中的棍子也應聲觸到他的身上。行人立住了，圍住看着。他們嘻嘻地笑，不在意地。

「外國人打黃包車夫，見慣的……」

幾個不愛管閒事的，一瞥就走了。那黃包車夫是中國人，是他的同胞，他們好像是知道的。

「先生，饒饒我，我走，先生，我走，饒……」

「媽的，媽的……」

一棍子，一棍子，一棍子，一棍子。

林四伏在地上，退，退，讓讓，一棍一棍，頭上，身上，背上，腰眼裏，縮做一團。究竟是肉的身體，有幾處的皮已破了，血紅的流出來。

「先……生……饒我……唉，呀……我……」

講出來的話，誰能聽懂？夾着喘氣呻吟，混糊一片。那巡捕似乎不肯休，到最後還狠命地扔上幾腳。臉變成紅紅地，走到車身邊，擡下照會，挾在腋下氣噴噴地去了。

「……不能……不能……謝……」

等林四站起來，那巡捕已不見了。他嚥着口水，撫摩着身上的傷，扔起一輛空車，慢吞吞地走着。沒生氣的緊

鎖着眉的臉，還是一樣閃着一個淒淡的影子；但是這時又多了一些驚後的恐怖色彩。這樣一個人，已消失在這條街上。

行人嘻嘻地笑着，散開了。

「真是豬獯，不早點走……」

「對了，早點走也不會吃這樣一場苦了，賤坯。」

「見慣的，見慣的，外國人打黃包車夫……」

天色將暗，路燈雖已開了，可是還不能十分顯出牠的光亮。街上往來的人，汽車，電車，黃包車，匆匆地過去過來。

「黃包車……」

街頭轉角處的人行道上，一個着長衫的男子把手一招，這麼叫了一聲。他好像很急促的模樣，不住地用牙齒咬着下唇。長衫的大襟上，插着一枝自來水筆，很講究的，在夕陽斜照下，使人眼兒一瞥，就覺耀日。光景像是個智識階級的人。

立刻，四五個人拉了空的黃包車奔過來。林四跑得

稍遲，急得慌了，匆忙地拖了車子趕過來。那邊四五個車夫正在你爭我奪，有的竟伸手去拉那主顧，幾乎把他拉倒地上。

「來，這兒。」

「這裏，先生，我先呢！」

「什麼話？你明明我……先生，來，快來！」

「別鬧，別鬧，窮凶極惡幹嗎？差點把我跌了一交。」

「先生，這裏來吧！」

林四乘機放下車子，就這麼叫。那人似乎真有什麼事，就急急地跑上他的車。林四便拉起車槓，跑了。

「先生，那兒去？」

「××，拉快些……」

林四飛開雙腳，跑得很快。想想幾天來生意清淡，今天乘人家在爭奪的時候，難得有這麼的機會，心頭感到十分輕鬆。他遠遠地似乎還聽到那些同伴在詛咒，夾雜着巡捕的叱聲。

「媽的，他倒樂，拉着去了。」

「該死的傢伙，他媽的總有一天揍他一頓。」

「都是你不好，鬧，鬧……」

「走開，聚在這裏什麼事？……還不走……」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

奔，奔，汗滾過額角，就很快地滾到鼻樑上。伸手一抹，再奔，奔，奔。

「快點，跑了這許多時候還沒到……人家有事呢！」

「是的，先生！」

她加緊了幾步，實在因為力量不濟，又漸漸地緩下來。可是他是盡了全力了。匆匆地跑着，跑着，到了目的地，天已黑了。脚底已跑得像火燙着那末痛，喘着氣，把車槓放下，就很快的抹着汗。雖然天並不多大熱。

「拿去！」

那人跳下車子，伸手指在袋中握了些銅元出來，數了二十個給林四，林四提在手中，似乎一呆，點了一點，連忙拉住那人。

「先生，不夠呢，這許多路，不夠的，不夠的。」

喘着氣。

「不夠，不夠，你要多少？媽的，你們這些人最不是東西……」

「先生，你罵人……」

「罵你，怎樣……」

林四掉轉頭向旁邊自然而然圍攏來的人，把銅元一揚說：

「大家看看，從××到這兒，只給我二十個銅子，這那裏夠呢？……他還罵人……」

「要不要？不要可以拉我回去，人家沒空跟你這般人多講……媽的，真見鬼！」

那人說了這一句，轉身就走了。林四趕忙過去把他拉住。

「先生，謝謝你，再加我幾個，這些實在不夠呢！」

「媽的，拉我衣服幹嗎？……該死的……傢伙……」

那人突然把手一揮，將林四的手擺脫，狠命一拳，打在鼻上，一陣陣酸痛，又是一拳，一拳，一拳，一退，退。

「豬羅，豬羅，豬羅，揍你這……這掉他媽的豬

羅。」

忽然，林四好像想到了一件事，一邊擋住繼續不斷飛來的拳頭，一邊說。

「你……是中國人……你也打人……」

「中國人就怎樣？偏打你個臭死豬羅，媽的！」

一拳頭，一拳頭，

達嘴——手中的銅元，盡撒滿一地。

圍在旁邊看的人都嘻嘻地笑着，有時不知看到了什麼，高聲的笑起來。這時，人叢中忽然起了波動，從外面擠進一個巡捕來，高鼻子，顯然是個異國人。駭得林四話都不敢說，拉起車子就走。他一副驚慌急促的姿勢，引得旁邊的人，轟的笑了。

人散開了，林四和那打人的主顧的影子也不見了。地下許多銅元，已被幾個孩子們拾完。只見那巡捕一人無趣的踱回原處。

林四拖了一車的空虛跑到另一條街上，他用力把車子向地上一扔，悶悶地說：

「他媽的，這種生活誰捱得下？……車夫壓根兒已

算不得人，被洋鬼子打罵，又被自己中國人打罵……這簡直不是人幹的，出得氣力，不得飽一飽腸子……操他媽，咱吃不下這些苦……」

靜了一會，嚇了一口氣，從身邊摸出一盒火柴，把車

愛的叛逆者

汪藻香

做小學教師的，天天和小孩子們在一塊兒撕混，要聊以自慰地退一步想想，也未嘗沒有樂趣。然而終天地糾纏不已，總有些叫我頭腦發裏暴躁得冒火。昨天晚上就打算過，今天是禮拜日，和妻要出去玩個痛快，實在應該玩個痛快的，趁着這春光淡抹的時候，風景是那麼怪俏皮的。一個人常常掩埋在呆板枯燥的生活裏，給苦悶的氣氛，細縛着活潑的靈魂，是會把人生的意義埋沒了的。

沿着十里洋場的南京路，靜安寺路，向兆豐花園去，春之兆豐花園，極樂之天國啊！妻攀着我底左臂，像是一根司的克似的，我拖住司的克在黑而發光的柏油路旁

上一盞小小的油燈點着。拖起車子慢慢地去了，漸漸遠，漸漸遠，一點淡的火也漸漸地消失了。這時，月亮正浮在東半面的天空中。

三月二日

走着，慢慢地。走着想着，愉快的幻影在心裏如同映畫般，一幕一幕活動着。妻輕輕地在我底耳邊絮語着。她談起她過去的羅曼史，很驕傲地說從前跟她追求的那些都是傻孩子，她怎樣地去假情假意，做着圈套，應付他們；現在想起來是如何可笑。又說我是天下第一個可愛的人，至少是她眼睛中所看見過的。接着又說，普通一般人都 是愛情的罪犯，愛情的盜賊，而我是愛情的創造者；愛情像一朵美麗的鮮花，我是辛苦的園丁，鮮花是園丁親手栽培起來的。愛情又好像一隻船，我是掌舵搖櫓的人，沒有我，船會橫在水面上，無法進行的。總之，她是在滿口誇獎我。我笑着聽，聽她說故事似地誇獎我，我是喜歡女人

們說我好的。這心理，髣髴已給妻窺見了。後來我也讚美她一氣，把她讚美我，誇獎我的話，更添上些甜蜜好聽的字眼。她格外地高興了，笑聲和脚步踏着馬路的聲音，配和着咯咯地盪漾在春風裏了。妻最歡喜人家誇讚的，不任何人都喜歡人家誇讚，誇讚是一種光榮。

這已經足夠愉快，就憑拖着這麼一根漂亮的司的克，在馬路上閒散，世間能有多少人享到這種快慰呢？啊！今天是快樂的日子啊！

花園裏，男女如雲，高鼻骨，綠眼珠，嘴裏咕嚕着聽不懂的聲音的，也有有點兒大英帝國的風味哩，我懷疑我是中國人了。一對對的紅綠色拖到草地上的旗袍，配着挺拔拔的洋服，是天之驕子，遺忘了歲月的遊人啊。我還是和妻並攏着走，談談到我們生活的將來，怎樣建設起我們快樂的，幸福的小家庭。最好能有個孩子，最好是女的，妻說。我反對她說，最好有個男孩子。爭論的結果，最好有兩個吧，一男，一女。我們從東邊小路，繞到西邊小路，從各式各樣的禽鳥，看到各式各樣的走獸。走獸在鐵檻裏臥着，也有來去徘徊的。禽鳥在鐵絲裏飛，鳴。又打樹木看

到花草，看到孩子們在池邊放船，和對準「開麥拉」照像的，也看到在銀幕上很熟習的明星之流。我對妻說：

「如果能有機會，一定想法給你去演影戲，你要演起來，成績一定很好。」

妻不說什麼，笑了笑，打心裏向心外歡喜。我知道，那是再合她心思沒有的，她是極高興露頭露面的女人哩。太陽光，由渾紅色氧化成淡黃色了，斜掛在西南角的天邊。兆豐花園，披起一件灰暗的晚裝。一陣微微的晚風，把我們送了出來。妻說：

「腳板酸死了，高跟鞋真討厭！」

妻一向不愛穿高跟鞋，不常穿的，乍穿牠是痛苦的。這是我底意見，前幾天，我和她說：

「不穿高跟鞋的女子，夠不上摩登。」

地爲了摩登這一新穎的漂亮名詞誘惑住，聽了我底話。却不料酸痛了兩塊腳板。她說腳板酸痛，意思是想坐車子回家，其實我底臂膀也給她攀累得夠受了，也有這個需要。便借了電話，撥一個三〇一八九號碼，喊來一部雲飛汽車，開到戈登路椿蔭坊前面停住。

妻到房間裏做零碎事去，我就疏懶地躺在小沙發上，媳姨打來一盆面水，我向右邊洗臉，台子望一下，媳姨是聰明的，便把水盆放在台上，輕輕地問一聲：

「外面買晚報來了，可要買一張？」

「我點一點頭，媳姨出去買晚報，我洗一洗臉，仍然斜躺在沙發上翻着媳姨買來的報，屋子裏已黑了，看五號鉛字，眼兒覺得吃力，電燈捺亮了，翻打開文藝副刊版，瞧瞧題目，便覺得索然無味，在那兒標着「推背圖」「小品文的真實性」「和什麼」「雜誌年」等類的題目。翻到國家大事，也僅祇看一眼碰臉的大標題。於是看到星期評論，評論也沒有獨特希奇之處，只是那麼短短的幾百個字，洋八股文章，說一套不上不下的四六話，贊成也不贊成，反對也不反對，自己也不拿出主張來；我嘆了一口氣，後來倒在社會新聞欄駐了目，觸着視線的是「北平小姐周曼雲自殺」的頭號字排印的大標題。

啊！我茫然。心底無端地被挖掘起無限的哀傷來。夢般的往事，露暴在眼前，心兒跳盪着，像給誰驀然地刺了一刀。報紙在手指上顫抖着，方塊字，如同黑蠅頭在飛舞，

淚珠奪眶而出。歇斯的里盤據着我腦袋了。我狂喊起來：「素茵！素茵！你快來呀！」

什麼事！「這樣叫起來？」妻由樓上匆匆地跑下來，

驚惶地問。

我搖搖腦袋說：

「沒有什麼，你有事去吧！」

我想起來，這事情不能告訴她，給她知道，反而會惹起懷疑，誤會。故又那麼說「沒有什麼。」

「沒有事，為什麼又叫喊我？」她走近我的身邊，指着我悲酸的臉，「你流什麼眼淚的？想起那一層傷心事，情了？」

「我沒有流淚！我流淚的嗎？」

「明明眼眶裏晶瑩着淚珠，臉上掛上兩條淚痕，還說沒有流淚發痴病啦！」

是的，我發了痴病啦，自己流了眼淚，自己不知道。沉默了一刻兒，又向她說：

「你有事去吧！」

妻莫明所以地去了，我怔忡着。隔一些時間，像在夢

中初醒，揉一揉惺忪的眼，把那段新聞勉力地讀下去。

〔北平快訊〕本地人周德齊，家道小康，生有一女，名曼雲，年方二九，天資慧麗，貌頗不俗。曾畢業於私立德材中學，父母視同掌上明珠。緣曼雲於前年六月間，曾與其同學青島人張秉祥，私訂白首之約。詎料秉祥畢業後，即赴滬任某市立小學教員。一別經年，音信杳然。曼雲芳心不懈，閨中靜待。不料近日忽聞秉祥在滬，已琵琶別抱，另有新歡。乃遽萌遁世之念。於昨日下午四時，私服鴉片自殺，待其父母發覺，車送醫院療治，已因服毒過深，救治罔效，於夜間十一時殞命矣。並遺有絕書一通，致其父母，略謂遇人不淑，命途多舛，肝腸寸斷，何生趣云哉。令人讀之，悲痛不已云。

曼雲竟會期待着我，會這樣痴情於我，以致爲我而死！我罪過了！這罪過是無法贖價的罪過啊！我也死去吧，到黃泉之下去謝罪。然而我如果死去，能不能把你底生命再拉回到人間來？曼雲，我贊歎你這麼勇敢，我是如何地應該慚愧得無地自容呀！妻說我是愛情的創造者，真的嗎？不絕不。我是愛情的叛逆者了！我心裏好比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那麼想，自己責備自己。

在北平德材中學讀書時，因爲友人的介紹，住在曼雲家裏。曼雲才十六歲，我大她三歲。她只有父親母親，又都是異常慈祥的一對老夫妻。對我是如同親生兒女般的愛護。我原是在包飯作吃飯，後來他們也便喊我同他們在一塊兒吃，一張烏木四方桌上，僅是四個人，一人佔住一面，曼雲底父親坐在上首，我坐對面，她們母女也對面坐着。這時，我已成了一家人。每天到學校去，和曼雲同來同回，到晚上也同在一起看書，寫字。爲着這樣的朝夕不離的親近，便形成了兩個人都埋藏在心窩裏的一種祕密。她父母底眼睛看得很明白的。沒有提到什麼，反而感到快慰哩。好像老夫夫妻底心裏，也打過了那個算盤，老早定下了數目似的。

曼雲，年歲還輕，天真的美，引起我無限的羨愛。她不大說話，老是那麼傻笑，一笑就凹下兩隻圓圓的酒渦兒。酒渦裏逗藏着少女的青春。她還有一雙黑眼珠，那麼敏銳的。我老實點說，我再愛她不過了。我也時常想向她表明這種意思，但總鼓不起這勇氣，深怕說了假如她有點忸怩，不是難爲情嗎？如果給老夫夫妻知道，將以爲我是怎

樣的人呢！只好有話關在喉嚨裏。

暑假快到，我畢業了。嘴裏情不自禁地哼着：

「臘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曼雲在一邊聽着，又發起傻笑，並且想了一想說：

「祥哥！你要有什麼話和我說吧！你說有什麼關係？」

北平話，應該不僅是中國標準話，應該是世界標準話，說得那麼清脆，好聽。我笑了，直接了當地告訴她：

「我希望能和你永遠不要離開。」

「真的嗎？只要你是真的，我……」

顯然她承認了，我比拿到畢業證書的愉快要更加十倍。

「曼雲，」我拉住她手，撫着她臉，懇切地說。「你真能永遠地愛我，我是永遠不會負了你的。」

「我也永也不會負了你的。」她釘住我底眼睛，兩條視線接觸在一起。接着說：「你畢業後，希望你不要改變了心。」

婚約便由我們私下在書案旁邊訂好。

暑假，我畢業，她還差一年。我預備升學北平師範大學，好仍舊住在北平，和她能照常接觸，把我們底理想，進步到事實。她是同意的。後因我得回青島去一趟，籌備些錢再去北平。誰料到害了一場大病，誤了考期呢？趕病好了，只落上海幾個私立大學，還有第二次考期。便不能不捨了北平，向上海來。到上海之後，滿以為可以順利地跨進學府之門。炎熱的酷夏，又害了我！給病魔又糾纏住，在普濟醫院住了兩個禮拜，才算略為痊可。大學之夢，於是成了一片茫茫的夢影。

臨到上海來時，父親板着冷臉，擺着官僚氣對我說：「爲了你，化了多少金錢，讀書，學了些什麼？這世道，風風雨雨的，今天不知明天是什麼世界。你這次到上海去，考取了，沒有話說，忍痛也弄錢供給給你。考不取，你也不必來家！」

父親在從前紅人張宗昌手下，做過官的，現在失意了，他痛恨現在的大學堂，什麼新潮流，都是他的對頭冤家。所以他本來是不讓我再進大學的。可是，我看見人家

都進大學，一天一天往上升，實在不甘落從。就拼命和他爭鬧，結果，算是得到勝利，他給我八十塊錢川資。臨行時，我也抱着決心：「考不上大學，真的不再見父親的面。」

這一來，可真回不去了，雖然是病害了我，這理由能和父親申述。但又轉而一想，大學之後，又能做些什麼呢？大學畢業生，不是一樣的鬧着失業恐慌嗎？將來的出路，又在那兒？我越想下去，越感到前途茫茫，可怕。因而轉變了念頭：倒不如找個相當的職業吧。却巧隔了幾天，碰見一位相熟的朋友，給我介紹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那是因為我是北方人，能說國語。各小學校，皆要用國語教學，我是符合了這個條件的，因而不費勁地得到這機會。一個月也有七十元的薪水，生活的維持，總算可以了。當了小學教員，也曾寫過信給曼雲，說明我不能到

四個女職員

慧明今天進辦公室又晚了十幾分鐘，自己的心裏也不大高興，簽到簿子上又簽在後頭，她鼓起了她的小

北平去的原因，叫她不要掛念，我有機會，還是去北平的。她也回過信來，要我不要忘了那天晚間的話。是我不會忘的，我又寫信告訴她。

唉！任何事，是難以逆料的！竟在無意中認識了素茵，由朋友而發生友愛，友愛而戀，戀到白熱化，並且如今結了婚。曼雲竟給我忘了，給我捨棄了！但我又何嘗預料她竟是這麼的固執着愛情的女人呢？因會此而死去了呢？社會不是病，不是種種原由，叫我來到上海，不能到北平去，不能和曼雲把愛的幼苗，培育起來。錯了，完全錯了！我不應該把罪過推諉掉。那完全是我底罪過，我殺害了曼雲。啊！我該怎樣是好呢？怎樣來懲罰我自己呢？

啊！我底心上，如今，如今是蒙上了永遠洗刷不掉的，愛之叛逆的罪名啊！

嘴，坐在椅子上生氣：「爲什麼早上老起不來！」她這樣自己埋怨着自己。

麗青

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少女，一個剛剛踏出學校門的學生，在本日是極羨慕着生活過得如何有刺激才有趣味，在她過去幾年的學生生活中的確也是太平凡的了。

自從生活把她推進到這古香古色的城市後，束縛得她像隻籠中的小鳥。可是在她那幽嫻沉默的面上，時時保持着她鎮靜的態度，很容易使人看出，她是含蓄着深情的一位女郎。

「今天早，事忙不忙？」這差不多是成了每天同事們見面時照例的話。

曼玲是這四個人中比較最年長的一個大姐姐，并且做事做得年數最多，所以她的經驗比較別的女職員多，而事件也忙些。她的裝束很樸實，留着短短的男式的頭髮，面上從不曾敷過一點脂粉，一副老練的態度，表現着青春已經消逝了好些時候了。常常聽到紫雲說：我們的大姐姐夠能幹哩，在社會上要當個克盡厥職的辦事員，回到家裏要做個賢妻良母。而且她的丈夫是不做事的，年齡大約還比她小四歲，是當大少爺出身的。他們結婚了十多年，也祇有一個孩子。因為我們的大姐姐知道

將來孩子多了是吃虧的，丈夫又不能自立，公婆對於她又沒有一點適當的安置，孩子，丈夫都要她來顧及。以前雖然有許多人勸她離開這個家，可是爲了在封建制度之下，有時又可憐她的丈夫，女人終歸是女人，嫁人只能算命運的亂撞，那裏能夠亂走一步。何況生長禮教的家庭，又那裏能容着意志的轉變呢？她是一個最相信命運的人，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祇好認作自己一生的不幸而已。

自從結了婚後，還靠着娘家一點力量和積蓄，好容易商量了公婆，繼續地進一個學校念了幾年書，才弄到這個事，已經做了五年哩。最可氣的，嫁給了他們家，不但男家不供給生活，她掙的錢，每月還要交一半給她婆婆。婆家又不是境遇不好，非靠她不行。

慧明常常聽到紫雲告訴這位大姐姐的故事，心裏也萬分替她抱不平，「有什麼辦法呢？做了女人，終歸是要嫁人，嫁了人要生孩子，要受氣……」慧明默默地記得了她過去的母親常說的話。

是深秋的時候。從樓上公事房後面的一條路下去，

是一個小院子，地下灑滿了枯黃的落葉，也沒有工役去掃牠，象徵着淒涼的氣候是冷落的。和暖的太陽，是這時小姐們的恩物，這些女職員於是把這塊小小的園地，做了她們的會議廳，常常在公餘間暇的時候，就集合在這兒談天，開着她們的臨時會議。

秀娟是一個身材窈窕的女人，面色的焦黃，兩隻眼睛的神光也失去了風韻，也會流過淚的。叙說她的過去，她是一個年輕的寡婦，在幾年以前，她是個法科學校裏的學生，她的丈夫在政界露過面的人物，在那時迫于勢力之下，憑一時金錢的誘惑，就嫁給了這個年紀比她大十六歲的政客。到後來才知道他的家裏是還有太太的，并且又非常的厲害。丈夫抽鴉片烟，愛嫖。娶了她後，一樣地在外面喜歡女人。她嫁後的第四年，不幸她的丈夫死了，餘下的錢也有限，還留下一個孩子，勉強敷衍了一二年的光景，漸漸難以維持下去，雖然有家產在大太太的把握之下，她也曾領着她的孩子去要過，但他們同她們只認她是個勾引她丈夫的姘婦，一點也沒有分給她，還罵她是不要臉的娼婦，迷死了她丈夫。她自怨命苦失足，

娘家在南方，離這裏路又遠，家裏也是很寒苦的，不能回去，幸虧遇到了一個以前教過她書的先生，可憐她，在這兒找着一個很小的位置。以她從前的學識，勉強換到了些代價，家裏雇了一個老媽領着兩個孩子，她很知足地過着日子。這樣的生活是多麼渺茫，有些人勸她再嫁人，她深知命苦，天下的烏鴉一般黑，男人是可怕的，她又捨不得這個可憐的小生命，祇有還是自己苦幹，過一天算一天再說。

常常圍在一塊談的時候，紫雲是天之驕子，還沒有嘗過結婚的滋味。慧明是剛來不久的一個新職員，她蓬鬆的長髮，裝束入時，完全是個富有時代性的姑娘。當然，在這個古老的都市，莊嚴的衙門裏，一些老輩同事們古董眼光的底下，是看不慣的。她初來的時候，同事們在她的背後只有搖頭，她自己不知道裏面人對於她有什麼好壞評論，因為也是初踏進社會的原故。她只是懷着顆謹謹慎慎的心，不聲不響地幹着上面每天所交下來的事情，一天一天趨合環境，改變她的衣裳和舉動，至到後來，才慢慢使同事們認清，這還是個勤於做事的女孩子，

也僥倖得到了同事們的歡迎。

慧明是生長在江南的一個都會裏，也會在一個很有名的學校念書，因受到了一些新潮流的薰染，環境使她受過某種刺激的痛苦，雖然她的年齡還輕，很知道人生在最幸福的時候，悲哀馬上就會跟着降臨的，她具有了這些理想的天才，而逃避了她的狂熱的實現生活，從山青水秀的江南，竟決然的跑到這生疏的北國來了。

這個城市裏，雖然也是個大的省會，還可以說是中國數一數二富有的省會，人民的儉樸，生活的低微，差不多是很合新生活的標準。三四塊錢就能租間很精緻的小房間，每頓飯，祇吃上兩大枚蔥蒜夾五大枚的鍋餅，一大枚一碗的小米粥就可以解決的。人民是不講吃，不講穿，祇知道腰包能掙積大洋錢。本地人雖然有些粗率土老，可是慾念每個人似乎都存在着的，討姨太太的問題，全會解決，這大概也是時代的流行病，尤其是有幾個大洋錢的人物，更會享受到男人這種特有的權利。

馬路方面哩，走出大門，也和北平一樣，差不多被灰沙模糊了眼睛，汽車，洋房，電燈，是沒有大都會那麼炫耀，

也不像大都會那麼文明，蛇一般的女人很難看見到。

這兒的風俗，婚嫁時女人是應當比男人大幾歲的。吃食為餚餚麵條一類的多。看不見大都會那樣成羣的男女携着手在馬路上散步，如果偶然地碰到，也就被認為是一件稀奇的事，三四家的影戲院裏，也大半是貼着『男女分座』的佈告，一切的景象，維持着風化的莊嚴，總而是沒有失掉古邦的本色。

江南，美麗的江南，在青年人們的幻想中，那裏是有着很美麗的天堂。就是離開不久的人，嗅着一些濃郁的蔥蒜氣氛，也足夠回憶江南的清幽了。此地的大葱是享有盛名的，每飯必要的一種東西，吃生的更顯得津津有味，據傳說是吃了能避免肺病的，也許是真話，因男女的體格都是雄糾糾的，決不像江南人那麼弱不禁風。

這裏生活安定的人，江南的雅麗憧憬在他們腦筋裏，想有一天能去逛逛大世界，看看所謂什麼四馬路的野雞，住住二十四層的大高樓，也抱個美麗的舞女跳跳華爾滋。在他們羨慕江南人長得清秀漂亮，又害怕江南人的滑頭聰明。這種矛盾的情形，時常交錯在本地人的

心裏，真是回夠滑稽的事了。

慧明和紫雲是住在一所房子裏面的，她們倆可算得異地相逢的萍水之交，是兩個被時代輪子旋轉着的畸形少女，兩顆不同的處女的心，兩種背道相馳的皮氣。

紫雲還帶着幾分未泯的天真，平日像小孩子似的，但她相信命運比什麼都利害，尤其是對於一些八字，看相，算命，特別認做是件金科玉律的判決，使別人真不相信她是個年輕的時代姑娘。她一個學科學的定了婚，聽別人說，還是合好了八字才定婚，彼此再開始通信的。以前，她是學藝術的，可決沒有一點藝術學校出來的學生習氣。

曾經在大都會學校裏的時候，是男女同校的，但她從沒有涉足過戀愛的渦流，也不會交過男朋友，其實，她一雙靈活的眼睛，時常流動的作會心微笑，確也是個多情的女子。在學校裏的時候，常接過也不少男同學的追求信，大約也是她太多情的原故，沒有合八字決不敢輕易嘗試愛的滋味，深恐將來命運的麻煩。

在藝術學校進了一年的光景，爲了生活的鞭撻而

失學，兩年前的春天，她便來到這城市裏了。她也是一個南方人，來了這麼久後，受到了古香古色城市的染化，舉止上完全變成了一個北國姑娘。

過去的兩年，她時常感着這裏做事的生活枯燥無味，同事的中間找不着一個能同她談得來的人，時常眷念着大都會的活躍。自從慧明來了後，她好像沙漠中獲得了甘泉，同時她倆對於文藝都抱着很深的熱情。

慧明是充實了新的見解，沉醉於新時代的一個人，最不相信命運是可以止住一切的，她刻刻想克服命運前進。對於紫雲崇拜八字算命，更使她覺得是社會上太滑稽的事了。住在江南長久了的人，好像換了新鮮意味，那種新的生活，在大都會是難享受到的。那裏只有整天的狂熱和慌忙。在慧明的心裏也就覺得這個爽直忠實的紫雲是她偶然相識的一個好伴侶，何況初來的人，異地生疏，對於辦公室的事件情形，又全是紫雲很出力的指示她哩。不到三個月的光景，紫雲和慧明成了一對莫逆的朋友，兩個人的思想行動，也各受些無形的影響。

這裏的男同事，是老輩先生佔多數，慧明來了一些

日子後，偶然地，也有一兩對色情狂的眼睛注視的她，一個年輕的姑娘，本足以值得人們鑑賞的，何況是從江南來的一位摩登姑娘哩。

『花瓶』成了時代稱頌一種有職業女人的雅號，自從慧明來了之後，常聽得紫雲告訴她，這兒是說什麼瓷瓶，瓦瓶，玉瓶的等級，北地人誰說他腦子呆笨？的確的，注意女人，談論女人，都不失男人的本色，也會一樣地輕視女人。

慧明是個聰明的孩子，也許是她具有了一些使人生好感的模樣，上司和同事們對她都極歡迎。每天的工作也比較別人輕鬆許多，逢着忙的時候，同屋子的男同事也會替她幫忙的，來了不久後，就補上了一個較好的位置。她心裏常常驕傲着『青春』是件多麼寶貴的東西，尤其在女人的『青春』是更值得榮幸的。

紫雲婉嘆地向她說：慧明！你真時運好，人緣也好，像曼玲大姐姐在這裏做了五年，也沒有一個人注意她，公事一點沒有清閒的時候，地位還沒升一步哩。真的，女人在外面混事，總是要年輕才占便宜，將來老了的時候，才

夠淒涼呢。

慧明總是鎮靜的微笑着，每天不斷地工作，雖然上司們對她決不會責備過，她自己深知道環境是應該使她努力安靜的時候了。

她的寫字檯正對着出進的門檻，每天能看到出進的同事們甩着袖子擺官步的神氣，真有時忍不住笑，她覺得每天這種風味是很有趣的。

紫雲領着她也會去過一些同事們的家裏，她告訴慧明一些見識，女人能在外面混，尤其是上司們的太太得連絡，不然，太太們看到年輕漂亮的女職員，就會起懷疑，預防自己的丈夫會去和女職員戀愛，女人的忌妬心是最重的，何況有了官太太的地位，是不得不擺出點十足的架子的。她們最討厭是受了知識進了學校的女學生，因為女學生最容易和人談戀愛。幼稚的慧明，那裏能領會到這種同類相殘的可怕情形呢？一點也不知道奉承，恭維。

曼玲是個有夫之婦，秀娟又是寡婦，紫雲是定了婚的，在這種情形下，很明顯地慧明在這裏使人們注意了。

紫雲在以前也是被懷疑過，自定了婚後，就沒有人再談論的，好像一件東西有了主，再不會發生什麼變故一樣。日常一件極平凡的事情，如果是放在一個好疑的人們腦子裏去，就是一分鐘的時間也不知要改變幾個方程式。

有時候，老前輩先生說：「這麼大的姑娘，不去嫁人，在外面還混什麼事……」漸漸地這麼地議論在慧明耳邊聽到一些，可是祇有給她暫且忍受，「女人終歸是一個女人，永遠處在不幸的境遇裏，」爲了生存，爲了要幹，使一個沒有社會經驗的女孩子，才感覺到「生活」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

紫雲對於慧明的檢點特別留心，這種的事，在異鄉孤苦的慧明是怎樣感激這個忠心的伴侶哩。并且紫雲知道慧明是個愛憂鬱的孩子，常常安慰她說：「想法子弄一個大勢力人的信來，就好多了，要明白這種場所是全仗着勢力的，瞧瞧而今的大學生失業，甚至得了洋博士

回來的。弄個幾十元的小事情，都要出九牛二虎之力哩。社會是可怕的人與人之間決沒有真實的了解，冀求光明祇是青年人做的『夢』。

在這種環境裏，慧明整整掙扎了一年，漸漸感到無聊議論的可怕！使她依然做那『江南去』的夢了。

第二年的春天，聰明的慧明，在人們莫名其妙中間，不辭而別的離開了她的伴侶，走了去的地方，紫雲到現在也不明白，祇曉得慧明是耐不了這麼枯燥的生活，受過深深創傷的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心是被時代噬住着的，常常地憶念這個知己太忘記了她。不知道將來會捲到一種什麼境界裏去，曼玲也常說：「這孩子皮氣太散漫了一點，到底是年輕，性子太不能容忍呵！」

天氣依然是深秋，辦公室每個桌子上有人每天不斷地埋頭苦幹，在他們小園地的會議時，却少了一個慧明。

謎的多重奏

李寶泉

電燈光開得非常亮，主人是出名善於應接朋友的，尤其來賓是女性，青年的女性，小姐們。

這時房裏只有兩位客人：一位漂亮的女性，同了一位面龐清瘦，而在那對靈活的眼珠裏，雖不講話也可看是非常機警，同時也非常能講笑話而富於滑稽感的，一位頭髮略帶些微灰白的中年男性。她同他都望着，一位二十六七歲，身材高大英俊的，正在沉思中的青年，這屋子裏的主人。屋子裏非常亮的電燈光，將這獨身青年屋主所有在沉思的情緒，完全由他自己那豐滿臉頰的輪廓綫中顯出來。

「近來有沒有寫信到南京去？她那邊可有來信給你沒有？」說話的是那位女性客人。她在這青年屋主以搖頭作答，而並沒有將他自己眼鋒同她自己接觸的一種反應之下，就又拿眼鋒轉到了那位中年男客的臉上，却又像在催逼着這位青年屋主那樣發問着：「究竟是

怎樣說？」

「這你當然是不會知道的，假使他同她一通信，中年男客方纔看到那青年屋主向自己苦笑地搖頭示意時，已來不及收回他自己下面的話頭了：『是有關性命出入的問題在裏面呢。』」

「通通信就會發生這樣嚴重的結果嗎？」她那轉動着的眼睛，其集中的焦點是可以證明，她這句問話並非說出來要表示對中年男客上面那些說話有所懷疑，而是希望這始終在沉默中的青年屋主，由她這句話而引起對中年男客的否認或承認，但須得表示出態度來。換句話說，就是希望他：只要能開口，就能打破這沉寂的氛圍了。

「我已經說過，這你當然是不會知道的。」中年男客的說這句話，在他那微笑的神情中，可看出報復性的確沒有他素來那善於說笑的滑稽感來得豐富。

『那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在她張得又大又圓的眼睛中，也很可看出感情的成份是超越了一切地在證明她是投入了非常的好奇中，猜想中，『是不是她家裏管得很嚴，而且已訂了婚？以至家裏就預備着爲她實行婚禮了？』

『這你當然是不會知道的，』臉上還是泛着微笑。『也許並沒有訂婚，爲了怕她家裏的家長知道，就不能通信了罷？』她好像想了一想。

『那，又有什麼關於性命出入的問題在裏面呢？』
『英小姐，』青年屋主接過了侍役由外面拿進的一碟甘蔗，向着漂亮的青年女客招呼着，雖然還在臉上繼續那苦笑，但好像不願使寂寞的空氣再延長下去似的：『那些無聊的問題不必再追究了，就是會發生那樣嚴重性的問題，也等日後再設法料理都很容易的，來，來，添疇我們一同來吃甘蔗罷。』

『那麼你們爲什麼現在不通信？既然有關性命那樣問題，在日後你覺得也很容易設法料理的話。』她並不拿甘蔗。

『那麼你爲什麼現在還不吃甘蔗？』中年的添疇順口接了上去。『既然我們是在等着你先吃，而且你這些也都是知道的話，你不吃是妨害了我們也不能吃，假使你也還知道我同鎮藩是一向非常愛吃甘蔗的話，一向非常尊崇女性的話，尤其一向非常尊崇像你英小姐那像一種女性的話，你現在只害得我們有物難噴，不免罪過罪過。』

『算你會說笑話挖苦人。年紀已經到了花白頭髮的時候，還同我們這些小孩子整天的鬧笑着，也還成箇什麼樣子。』英小姐雖裝得很正經的態度，却掩不住唇角兩邊洩漏出來的笑容。

『爲了自己吃甘蔗的權利而申明自己的理由，不能說是笑話。要知道，中年人的不同於小孩子，並非是能否出讓他的甘蔗，來斷定他同小孩子底異樣的標準呢。』

『隨意吃些不要客氣，』青年屋主向英小姐和添疇又招呼了一次。這是檯上電話響了起來，他就過去接在耳邊：『噲，那裏……我是鎮藩……呀，呀，萍小姐嗎？很』

久不見了，一向好？……謝謝，謝謝……她到南京去了……大約有十外天了……沒有消息……沒有通過信……是的，沒有通過信……因為她表姊同我說，怕會鬧出自殺問題的……不是她自己會自殺……是她的一位朋友……以後有機會再告訴你罷……此地還有英小姐和添疇都在吃甘蔗……好，我們等你，你就來罷……要吃白葡萄麼？還有呢？……油雞麼？還有什麼？……好，你們就來罷，我立刻叫阿金去買了等你來一同吃……好，愈快愈好……再見再見。」

『萍小姐要來了麼？要不要拿你的車子開去接接她？』

『她說同道敏夫婦一同坐了他們的車子過來，叫我不必去接了。』青年屋主立在英小姐椅邊，一面答覆她一面又問着：『英小姐你也還想吃些什麼，等我叫阿金一起都買來大家吃。朱古力糖怎樣？』

『也好。』英小姐回頭向青年屋主微笑着。

『鎮藩，怎麼不同我買點吃的東西。』中年的添疇搶着照呼這位青年屋主：『花生米十五個銅子，豆腐乾

二十個銅子，再加白乾三百文。』

『這樣熱的天，反對吃酒！』英小姐堅決地提出了抗議：『犯者不準在這屋子裏，須得驅逐出房。』

『虐政猛如虎，英小姐你可得留意青年漂亮的紳士們見你嚇破了胆子。』添疇在又輕又慢底聲調中說出來：『將來有郎而不能如意，是終身的痛苦呢。』

『吃燒酒以後衝出來的那股臭氣，在這種大暑天，真夠人難受了。不論你怎樣說話來打趣我，一定不準有人在此地喝燒酒。』英小姐的小嘴撇起了，拿了掉上的手提錢包想立起來：『你要是一定非在這裏喝燒酒不可，那我就讓你好了。』

『好，不喝不喝。』添疇也只有立起來按了英小姐的手提錢包，『這是我素來尊崇女權的表示，當然不是於你英小姐臉前有所屈伏，那是值得鄭重聲明的。』

『阿金，你先去對面新公司買兩塊錢朱古力糖，像上次芝小姐叫你買的那種，再買一塊錢白的牛奶葡萄。八毛錢油雞，可以到先施公司斜對面的大三元去買。多下來的錢，你就買一毛錢花生米，一毛錢小小豆腐乾。』

「鎮藩在西裝上面的衣袋裏摸出皮夾，拿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交給了站在面前的侍女阿金：『快去快回。』」

「鎮藩，你不同芝小姐通信，究竟是爲了什麼緣因？」英小姐在她那雙張大的眼睛中，始終顯出她那熱情的、好奇的情緒是繼續保存着：『你拿緣因說出來了，也許我們能設法幫你的忙也說不定。』

「那倒也不錯，鎮藩，你就向她說罷。」添疇這時也用眼望着鎮藩，『本來那死馬就作他活馬醫好了。』

「誰是死馬？」她又似乎想到了其他的什麼。

「死馬，當然是指那事態已陷於僵局的雙方關係了。」

「本來已陷於整個絕望中了的事態，說出來也不過多一個人代爲擔憂而已。」鎮藩這時又墮入了沉默中。

「鎮藩，你本來是很爽快的，爲什麼現在也弄得這樣拘謹起來？」英小姐等得真有些不耐煩了。

「還是讓我來告訴你罷。」添疇笑了一笑說：『可是英小姐，以後我要喝燒酒，還得請你在鼻下留情呢。』

「快說快說。」英小姐一面點頭一面催着。

「你們不等我來，就拿我叫買的東西都吃完了。」外面萍小姐同了另外兩位客人，一開房門看見他們正在吃着，就笑着走了進來。

「請坐請坐。」房裏的人都立起來讓坐，鎮藩却並沒有斷了話頭：『葡萄油雞阿金正出去買了，道敏同太太可要另外再吃些旁的什麼？』

「添疇一定不會沒有東西買的。」道敏夫人微笑着：『大概又是等於火腿味道的花生米豆腐乾罷？』

「還有三百文白乾，這樣熱的天氣，那味兒使人多難受，是給我禁止掉了。現在我正等着他說明鎮藩同芝小姐爲什麼在暑期中不通信的理由。」

「我們昨天碰到胡小姐和陸小姐，談起鎮藩和芝小姐在暑假中沒有通信的事，她們一面告訴我，一面還批評鎮藩沒有感情。胡小姐却因此斷定男子都是缺乏感情的，還引證了一句法國的格言，好像是……道敏。」道敏夫人這時回頭向着她丈夫：『你還記得是怎樣說的麼？』

『好像是什麼』心是同了眼睛一起遠的。』道敏想了一想說出來。他自己在搖洩着的眼神，表示有些記不完全的樣子，一面拿了塊甘蔗放在嘴裏嚼着。

『那時所謂』*Join Des Yeux, Join Du Coeur*，眼睛遠了，心也遠了。』英小姐這時繼續了下去，又拿自己的眼睛望着在出神的鎮藩：『是那樣的麼，鎮藩？』

『我沒有讀過這首格言。』鎮藩望着英小姐搖搖頭。

『英小姐的記憶力真可佩服。』道敏夫人稱贊了一句，又望着鎮藩一眼，向着添疇說：『我們只要看看鎮藩現在這付頹喪的神氣，就不能說他是像法國格言中那樣合式的典型了。可是添疇，他同芝小姐究竟爲什麼不通信？你是出名的智多星，不告訴你，你也一定猜得準的。』

『道敏太太，我倒願意在這時候暫時出讓智多星的尊號。不然，猜出了說出來鎮藩就會抱怨我，說出來要是沒有猜準，老牌的智多星頭銜，可就危險了。』

『我覺得現在不妨大家來試着猜猜看，要是猜準

了，就公推做智多星的繼任者。同時我還願意捐拾塊錢，買件東西送上做紀念品。要是誰願意樂爲助興，鄙人自當竭誠擁護。』道敏說得高興起來，就笑着望了他太太的臉上：『你怎麼樣，願否樂助？』

『我也願意出拾塊錢。不過我是附帶着一個條件的。』英小姐說到這裏，那眼睛也望添疇臉上溜了一溜：『誰要出馬試猜，就得拿出拾塊錢來。不然就是猜到了，也沒有紀念品到手的。』

『我第一個贊成這提議。』添疇這時也微笑着接上了話頭：『可是我也附帶着一個條件！誰要是猜中了，就有權利將紀念品的代價，作現款直接領取。』

『我反對這條條件。道敏本來是以金錢的代價買了紀念品做助興的，一到着你這嘴上，就是實利主義的算盤來剝削了。像你這樣，真是最俗不過的市儈典型者呢。』英小姐這時又向添疇撇起了小嘴，顯得又在生氣起來。

『我有一個折衷辦法，不知你們能不能接受。』進了房間還沒有開過口的蘋小姐，這時也有了提議。她正

想接下去講，阿金買了吃的東西在外面走進來，她就接過一包葡萄，打開來摘了一串，又拿紙包授給英小姐，自己打開檯上的手提皮夾，摸出一條絲巾，一面揩着拿葡萄往嘴裏送，一面又接着說下去：『現在我們每人都拿出十塊錢，連鎮藩也在內，這樣一共有六十塊錢。今天晚上飯我們大家去大馬路 Marcel 吃，每客三塊，再給兩三塊錢小帳，大約二十塊錢左右。吃了晚飯我們就去辣飛跳舞場，每人五角作飲資，再加上兩塊錢賞僕歐，這樣，就只要五塊錢。進了舞場，我們就買上二十塊錢的舞票，誰有力氣就盡力同舞女跳着報效好了。出了舞場，我們再拿五塊錢賞鎮藩的汽車夫……』

『辦法的確很好，可是』道敏夫人向鎮藩望了一眼。『鎮藩的損失太大了，汽車的油費還是小事，他向來是不同舞女跳的，你們買了鎮票大跳特跳，對鎮藩不免是種精神上強有力的壓迫罷？』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你聽我講，』蘋小姐吐出了葡萄核，又摘了一個往嘴裏送：『鎮藩不跳舞女並沒有什麼關係，假使今晚他願意同誰跳，誰就得奉陪。』

『不行，』添疇這時又接過了話頭：『要是鎮藩願意同我跳，我一奉陪，全場的音樂就會停的。要是我不奉陪，却是有言在先。到了那時，可不使我要「跳不成也哥哥」了嗎？』

大家這時都笑了起來，鎮藩也爲之忍不住在笑着。『添疇總是喜歡打又倒亂的，』英小姐一面自己忍不住在笑，一面又埋怨着，『蘋小姐你以後的計劃還有什麼沒有？我覺得你方纔分配得很有趣，快說下去。』

『像上面那樣的吃晚飯，進舞場，賞汽車夫，一共是五十塊錢，選多下的十塊錢，我們就買件東西送給芝小姐，等她暑假過了回到上海，就作爲我們在暑假中掛念她的一件紀念禮物。至於今天誰猜準了芝小姐不同鎮藩通信的緣因，就算他請客的好了，以後我們再輪流地請回他。我這辦法，不知你們能採納不能？』

『蘋小姐的計劃好極了，我第一個贊成，』道敏又高興起來，『誰願附議的就請舉手……好，四票已過半數了，現在就請執行蘋小姐所提的議案罷。』

『我第一個猜，鎮藩同芝小姐不能通信的緣因是

爲了芝小姐家庭裏有所不便，」道敏的夫人是在種很有把握的神氣之下說出來：「要是鎮藩給芝小姐的情書給她家裏知道了，就會使芝小姐感到難堪而引起自殺問題的。」

「我附議這個理由，」蘋小姐也不加思索地附和着。

「已是三個人猜不中了，」添疇很得意地在說：「剛纔英小姐也是這樣猜錯了的，現在又加上二個。」

「那麼你倒猜一下看，」道敏夫人同蘋小姐一起向着添疇在說。英小姐這時雖沒有開口，也用眼光逼着他。

「還是請道敏先說好了，」唯疇似乎很有把握而期待着那自己最後的唯一勝利似的，「我自己一定猜中的。」

「好，我來猜。我先要請鎮藩原諒，假使有什麼失言之處，」道敏說得很鄭重，雖然他的興致還是很高的，「芝小姐既除了家庭沒有什麼問題以外，那麼她的問題或者已有了其他什麼男性的情人，那是在認識鎮藩以

前就有的。現在假使同鎮藩雙方一通信，給以前的那位情人知道了，可不是要使以前的情人鬧出那自殺把戲了嗎？」

「這在我也是那麼想的。方纔英小姐還沒有來的以前，鎮藩曾同我說，他同芝小姐通了信，就會鬧出性命出入的問題。我也想到或許是芝小姐同家庭中的糾葛，因了他們的通信而鬧出使她難堪的結果。後來一想到她同鎮藩的情形，以前她在上海也並沒有躲避過家庭中親戚的耳目，那麼這次鎮藩所顧忌的，當然是怕芝小姐以前那位姓汪的情人，因對芝小姐的失戀而釀成自殺慘劇的了。」添疇說到這裏，又拿眼睛望着鎮藩，很沉着地問着：「鎮藩我猜得對不對，請你坦白的說出來罷。」

這時大家的眼神，都移動着集中到了添藩臉上了。『添疇，你認爲芝小姐在認識我以前，已有了異性的情人了嗎？』鎮藩的眼光在閃耀地望着添疇，態度比添疇還要沉着得多。本來都出神地望着他的許多眼睛，這時也露出了懷疑而更帶些恐懼的神色了。

「是的。根據各方面，芝小姐在你以前已有了異性

的情人了。」添疇這時態度也極嚴肅，十分肯定地說。

「的確道敏和添疇你們都猜出了，雖然只是一部份。芝小姐是在我以前就有異性情人的。」鎮藩收轉了他那閃耀而可怕的眼光以後，接着就又重實地吐出了一口氣。「我暑假中不同芝小姐通信，並不是怕她的情人知道了會自殺，他是早就知道我們那種關係的。而且，在以前芝小姐曾當了我，在辣斐舞場拒絕同那姓汪的請求伴舞，過了一會却同我舞了半夜。那姓汪的要是會自殺，那次跳舞場的局面，就可使他當夜去投黃浦江了。這次我同芝小姐不通信，是爲了其他的一位情人設想而已。」

「這位情人又是誰呢？」蘋小姐也不禁問了出來。

「是位合芝小姐同性的人。」

「這愛人是同姓的，還是同性的？」

「不是本家或同宗的姓，是男女之別的性。她的情人是位同屬女性的對象，即普通的那種同性戀愛。」

「你怎知她們那種關係的？」英小姐搶着問。

「是芝小姐的表姊告訴我的。她而且鄭重囑咐着

我，假使我同芝小姐以前的關係給她那位女友知道了，就立刻會自殺的。最後，芝小姐也只有同歸於盡！我爲了她表姊後來又通知我，假使我同芝小姐通的信給她女友看見了，當然會引起她的自殺行動的。」鎮藩的眼同話一起呆住了，但那下顎却咬住得緊緊的像在思索着什麼。

「不通信可不是件很煩悶的事嗎？」道敏太太不由的在熱烈地同情於鎮藩的情緒之下說了一句。

「我看起來，鎮藩現在不單是煩悶，而且是已陷在極沉痛的情緒之下了。」蘋小姐這時說話的態度非常沉着。「鎮藩現在一定不只爲了目前的不能通信，就那麼煩悶着。以後根本要解決芝小姐同她女朋友的同性戀愛，鎮藩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不知要怎樣着手纔好。這，鎮藩就不能不深深地感到痛苦了。」

鎮藩這時拿眼睛移望着蘋小姐，臉上露出微笑。雖沒有開口，但一種又欣佩又感激的情調，是沒法掩蓋的。

「對這問題，我倒有個辦法，不知你們以爲怎樣？」英小姐這時又很敏捷地想出了她的主意：「要說出了，

其實也很容易的，那就是紅樓夢上王熙鳳的「釜底抽薪。」

「請問英小姐，要執行的手續如何？」道敏在問。

「那就是，我們這裏的在場女性，當然我自己也算在裏面的，可以同芝小姐那位女友，去發生一種比芝小姐同她交情更深的關係。以後她同芝小姐就會疏遠起來。假使這時鎮藩向芝小姐求婚，就是她的女友知道了，因為已有了新交的朋友，至少那自殺的悲劇是不會發生的了，你們看這辦法可行得？」英小姐的眼轉注在四週。

「這，我以為男性比女性更有效力。」蘋小姐在說。

「假使芝小姐的女友，因為有了芝小姐不願再同人家發生關係呢？那你們又怎麼辦？」道敏在問。

「芝小姐有了她的女友，為什麼又會愛鎮藩呢？芝小姐有了鎮藩以後，為什麼只想使她的女友不知道這件事，好像能設法免去那自殺，就覺得沒有痛苦了呢？這也就是，為什麼芝小姐有了鎮藩，就會瞞着她以前有盟在先的女友了呢？」蘋小姐很鎮靜地分析着的說話，引

起全體的點頭，默認。

「只是我們推誰去向芝小姐的女友進行這計劃呢？」道敏的太太在問。

「我以為，所有的在場者都可以。當然關於這，唯有道敏是要得俏太太的批准以後纔行的。」英小姐這時說話又顯得俏皮起來：「至於鎮藩，我想信他除了芝小姐以外，旁的女性是沒有在他眼裏的。而且說不定芝小姐在醋意之下，就同鎮藩由反面的誤會而絕交了呢。」

「好，我們就由今天起，對芝小姐的女朋友開始『釜底抽薪』，添疇本來沉默了已很久，這時就又接口上來：『只是可惜，芝小姐的女朋友是不會要我這頭髮半白的老東西了！還是今晚痛快地找舞女玩玩罷。』」

××××××××

「我是鎮藩……呀，你是英小姐嗎？一向可好……是的，快近三個禮拜不見了……芝小姐回上海也快近兩個禮拜了……你在什麼地方會到她的……啊，原來如此……上次她表姊所說關於芝小姐和那位女朋友的關係，事實上只是一種普通的友誼而已，並沒有造成

自殺的可能……不幸得很，芝小姐又在一個禮拜裏失蹤了……是的，失蹤了……現在道敏夫婦和添疇，想在今晚上請芝小姐的表姊到我家裏來……爲了怕芝小姐對於我個人或有所誤會處，所以想幫忙我向芝小姐的表妹哀求，請她在芝小姐面前間接證明我平時的爲人，同了我所有暑假中的行動……感激得很，只是又要

勞你的駕，就使我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呢……你什麼時候有空，我就派車子來接你……來我這裏吃晚飯罷……便的便的……都是熟人，絕對沒有拘束的，不必客氣，那麼半點鐘以後車子就來了，好，等會再見……再見。」

（下期完）

水滸珍本落在日人之手

全世界祇有二部

據日文上海日報云，中國文學中之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西遊記，金瓶梅，水滸傳等，爲全世界有數之傑作，其中水滸傳百回，由鐘伯敬批評之珍本，全世界祇有二部，一存於法國巴黎圖書館，一卽最近由錦鷄間祇候神山潤次氏寄贈於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是也，查水滸傳原有六種，平常所知者，卽坊間所售百二十回之流行本，尚有七十回，百回，有五十回等本，此數種中，以百回本爲最精密，數十年來，中國曾搜求無着，不圖該書已落在斯學界權威鹽谷溫博士之手，是書並無插畫，最可惜者，卷頭缺少一頁，版係明本，但不明年月，惟在二十二回之第三頁，有「積慶堂藏本」字樣，今後當可明其系統與出所，然此書在中國不能得第二部者，因清政府焚書政策之禍也。至坊間流行本，爲元之施耐庵所編，其內容與回數與此珍本，大不相同也云。（見三月五日申報）

隋唐韻書與廣韻之關係

彭學選

我國自有韻書以來，要算現今所通行的廣韻一書爲最有價值；研究周漢時代之古音，和魏晉隋唐間之今音，總要以這部書爲唯一的材料。所以這部書，可以說中國的音韻學的一部重而且貴的書籍。

廣韻之作，依唐書卷首載祥符勅牒：「朕聿遵先志，導揚素風，設教崇文，懸科取士，考覈程準，茲實用焉。」可知爲時人應試作文之用，是宋代應時所需的一種產品；而又是承襲隋陸法言切韻及唐代諸家韻書，如孫愐唐韻，李舟切韻等而作的。今之所通行的，就是宋景德祥符間所重修的所謂「大宋重修廣韻」。重修這書的究屬誰人，固未確切，但依據丁度集韻韻例云：「眞宗時，令陳彭年邱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以及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五陳振孫書錄解題，宋書藝文志所載，可知其爲陳彭年邱雍等所作的。

考吾國韻書之產生的始祖，應推魏李登聲類及晉呂靜的韻集。繼而有周研聲韻，張諒四聲韻林，段弘韻集，陽休之韻略，李概音譜，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宋本唐韻作「該」，唐寫本不誤）韻略，杜臺卿韻略等，真是顏氏家訓所謂「音韻錄出」的了。可惜這些書籍今已不存，所以我們欲考明廣韻以前的韻書，還是根據隋唐諸家，如陸法言，孫愐，李舟，王仁煦各人的韻書，較爲妥善。雖則他們的也早已付諸闕如，可是近今所發現的唐寫本切韻，唐韻及王仁煦的刊謬補缺切韻，固屬殘缺不全，畢竟可爲我們互相參證的好資料。故我們欲論述廣韻一書，和隋唐韻書的關係，必先論上述諸人的韻書。因爲廣韻這書，的確是集隋唐韻書的大成，它是以陸法言的切韻爲藍本，而以唐人韻書爲參考，分部依據孫愐的唐韻，序次依據李舟的切韻，更集合諸家之增字加注而成的。

隋陸法言的切韻，在今音韻書上實很重要，因爲這書，是集魏晉六朝的大成，開唐宋韻書的淵源。所以欲推述廣

韻的來源，陸氏這書，應該特別注意的。

切韻之作，是在隋開皇仁壽間的時候，依陸氏的自序謂，是與劉臻等八人論及音韻，蕭該、顏之推多所決定的。顏等以呂靜他們的韻書各有乖互而紛歧，急為取法折衷，定其標準，故陸氏本其當時所討論的結果，「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撰定為切韻一書。」所以兼載古今南北之音，不是專以一方語音為標準，故難免繁密。然陸氏自能一一審辨，有其分別韻部的所以然，並非故意操作的。

如今依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從敦煌石室所得的唐寫本切韻殘卷，內容計分三種的不同：第一種存上聲小部，分自海至銑十一韻，四十九（？）行。第二種存卷首至九魚，共九韻，前有陸法言長孫訥言二序，與廣韻不無異處。第三種存平聲入聲，去聲佚，而平聲復缺，東冬二韻，入聲缺二十八鐸以下五韻，中間亦稍有殘佚。近人王國維董作賓他們對於這書均有考證，主張各有異同，都沒有確實的證據，畢竟難以斷定其是非。然切韻殘卷或許不是完全陸氏的原本，但隋唐的韻書所能見到的，當以這書為最古的吧？

至于本書分目的序次，平上入三聲俱全，惟去聲缺佚，合四聲共得一百九十三韻。其序次：上平二十六韻，分為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支，六脂，七之，八微，九魚，十虞，十一模，十二齊，十三佳，十四皆，十五灰，十六哈，十七真，十八臻，十九文，二十般，二十一元，二十二魂，二十三痕，三十四寒，二十五刪，二十六山。下平二十八韻，分為一先，二仙，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七歌，八麻，九覃，十談，十一陽，十二唐，十三庚，十四耕，十五清，十六青，十七尤，十八侯，十九幽，二十侵，二十一鹽，二十二添，二十三蒸，二十四登，二十五咸，二十六銜，二十七嚴，二十八凡，內中真諄不分，寒桓不分，歌戈不分。上聲五十一韻，與廣韻同，序次與平聲相配，惟無準，緩果儼四韻。去聲缺佚，無從考據，惟依平上兩聲推之，則應稭換過韻四韻，可得五十六韻。入聲三十二韻，無術曷二韻，其次序為一屋，二沃，三燭，四覺，五質，六物，七櫛，八迄，九月，十沒，十一末，十二黠，十三鐸，十四屑，十五薛，十六錫，十七昔，十八麥，十九陌，二十合，二十一盍，二十二洽，二十三狎，二十四葉，二十五帖，二十六緝，二

十七藥，二十八鐸，二十九職，三十德，三十一業，三十二乏，次序紊亂，與平上二聲不相應。其中韻部分析固有異處，但於音理上無甚相違。惟其序次之紊亂，於陽聲收_日，收_日，收_日之系統混淆，似乎陸氏這書有待於唐宋人增訂的。

其次說到王仁煦的刊謬補缺切韻。據封演聞見記謂陸氏切韻僅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字，可見陸氏原書之數少，後經唐人繼作，增字加注的競起，所以王氏刊謬補缺切韻序云：「陸法言切韻時俗共重，以爲典規，然苦字少，復闕字義，可爲刊謬補缺切韻。」如此可知王氏作這書的動機，是爲陸氏切韻增字加注而作的。

今據清內府藏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內容平聲上，下及上聲中有缺佚，去入二聲全。前有王仁煦長孫訥言二序，首題王仁煦長孫訥言注，裴務齊正字。其分部與切韻殘卷大同小異，如平聲五十四韻，上平下平之韻數，通連一貫；上聲五十二韻，較切韻殘卷多一儼韻，去聲五十七韻，準與切韻殘卷所推得之數多一儼韻，入聲三十二韻，與切韻殘卷同。至于序次與廣韻切韻均不同，如登在文欣寒之間，切韻廣韻皆在下平，陽唐在鍾江之後，而切韻廣韻皆在下平，覃談在增添之後，而切韻則在陽唐之前，廣韻則覃談添爲次序……上去二聲準此。至于入聲尤爲凌亂不堪，如一屋，二沃，三燭，四覺，五藥，六鐸，七質，八櫛，九物，十迄，十一德，十二末，十三點，十四沒，十五屑，十六薛，十七錯，十八月，十九麥，二十錫，二十一緝，二十二職，二十三葉，二十四帖，二十五合，二十六益，二十七洽，二十八狎，二十九陌，三十昔，三十一業，三十二乏。真是漫無序次，與平上去三聲相配，着實凌亂得很。依王國維氏的意思，或許爲手抄者所亂，非其原本，理亦可通。所以與切韻殘卷比較，書中體例先後不一致。切韻殘卷第二種，凡遇新加的字，于反切下有注幾加幾的；其第三種則于加字的地方只記總數，或云新加，不注幾加幾；而王氏這書上平加字的地方，云幾加幾，下平及上去入四聲，只記總數，不復分別原字數目與所加的數目。上平陽唐二韻也是這樣。

然而，王國維氏固認爲這書不無缺點，同時又認爲于音理上亦有相當的貢獻。如今廣韻侵韻以下九韻，陽聲收日的合爲一類，就是王氏此書實爲先導的。其在上平韻目上所注，又可窺見六朝人的分部之迹。切韻殘卷缺去聲，而

此書獨全，又上聲五十一韻，而此書獨五十二韻，這可爲究究孫陸二氏韻書的佐證。

再而說到孫愐的唐韻。這書在唐宋間寫本很多，內容因傳寫的人自爲增損，未免差異；今欲考這書的部目，最好的資料，就是依據蔣斧藏唐寫本唐韻殘卷，魏了翁的鶴山全集，中唐韻後序，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序及部目總數，可供參考。現據卞氏書中所錄孫愐唐韻序謂：「陸法言切韻遺漏字多，訓釋義少，若無刊正，何以討論」可見孫氏這書也是爲增字加注而作的。

近人王國維氏考定這書版本的稿底，有開元本和天寶本二種。卞氏書中所錄項子京藏本，即爲唐韻開元本，蔣氏所藏唐寫本唐韻殘卷和魏了翁氏所藏的，即爲天寶本。故孫氏唐韻序也有二篇，卞氏書中所錄項本，只有第一序，而廣韻卷首所載，竟將二序合而爲一，即……愧以上陳天心以上爲唐韻開元本之序，「又有元青子吉成子者」以下爲唐韻天寶本之序。

至若本書的內容，天寶本與切韻殘卷異，與廣韻同，開元本與切韻殘卷及王仁煦的韻書同。韻目總數，開元本，上平二十六韻，下平二十八韻，共平聲五十四韻；因齊移不分，真諄寒桓歌戈各合爲一。上聲五十二韻，較切韻殘卷多一儼韻，去聲五十七韻，較切韻殘卷多一儼韻，入聲三十二韻，與切韻殘卷及王仁煦的韻書同，惟無術曷二韻；天寶本，只存去入二聲一部分。入聲三十四韻，有術曷二韻；去聲首缺一送，二宋，三用，四絳，五寘，六至，七志，及八末之半，中間又缺十九代之小半，二十廢，二十一震，二十二稕，二十三問，二十四焮，及二十五願之大半，且無儼韻，箇後有過，依這推之，平聲必有諄桓戈三韻，上聲必有準緩果三韻，無儼韻。總括兩書總目，可得平聲五十八韻，較廣韻多一移韻，較切韻多移諄桓戈四韻，上聲五十九韻，較廣韻少儼韻，較切韻多稕換過三韻，入聲三十四韻，與廣韻同，較切韻多術曷二韻。

這書只存去入兩聲，平上二聲缺佚，其韻目的叙次，若依本書的去聲叙次，推其平聲，應得如下的相配叙次：

平聲：覃、談、陽、唐、庚、耕、清、青、尤、侯、幽、侵、鹽、添、蒸、登、咸、銜、嚴、凡。

去聲、勘、闕、漾、宕、敬、諍、勁、徑、宥、侯、幼、仙、豔、榛、證、澄、陷、鑑、梵。

這裏很分明的，覃談在陽唐之前，蒸登在鹽添之後，結果使收日收口二音混亂，與廣韻大不相同。可見孫氏這書，于切韻分部，多所變更，爲宋代廣韻之依據。至其韻部序次，仍與切韻殘卷相同。所以今之唐韻序次供陽聲收日收口二系不亂，這是應歸功于唐李舟的切韻。

說到李氏切韻，很可惜的早已遺佚了，如今我們可得而見的是在徐鉉所改定之說文篆韻譜。這書有二：一是馮敬亭的十卷本，即徐鉉原書，是依孫恂的唐韻的部次；一是今通行的五卷本，即徐鉉之改正本，是依李舟的切韻的部次改正的。現今所見之說文篆韻譜，即徐鉉的改正本。

李舟這書，本是參酌唐韻各本而成的，所以在分部上無甚更改，所更改的就是在韻部的序次上，與唐韻天寶本及廣韻均同，其部次，平聲上二十七韻，以痕附于魂；平聲下二十九韻，多一宣部，而無凡部；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

本來覃談二韻，是在陽唐之前，而李氏則降覃談於侵之後；藥鐸本在帖緝之後，而李氏則升於陌昔之前；蒸登本在鹽添之後，而李氏則升於青後，職德本在業乏之前，而李氏則置於錫緝之間。今廣韻部次秩然無亂，就是實源於李氏。故王國維氏謂李氏於音韻學上有二大貢獻：一，使各部皆以聲類相隨；二，使四聲之次序相配不紊。前者即是使平聲收日收口二系不相混，使入聲收日收口二系不相混；後者即是我們如今在廣韻中能夠看見四聲表者，就是李氏的功勞。

綜上以觀，我們對於陸王孫李諸氏的韻書，於廣韻的關係，其中比較互相異同之處，可謂得其梗概了。上面所謂宋代廣韻之作述，以陸氏的切韻爲藍本，而以唐人的韻書爲參考，分部依據孫氏唐韻序次，依據李舟更集合諸家之增字而成，真可謂集隋唐韻書之大成的話，如此參證，似乎是不離很遠的境界了。

隋唐韻書的源流

吳烈

(一) 韻書的產生

在未談到本題以前，試先說說『韻書的產生』。甚麼叫做『韻書』？簡單的說，以四聲韻目部勒文字，文字下又各注其反切的，就叫做韻書。韻書的產生，始創于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潘徽韻纂序說：『三倉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惟別形體；至于侵聲推韻，良爲疑混。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可是韻學的昌盛，是在漢魏的時候。閻若璩說：『文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貸。』晉律曆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這兩部書，雖是撰述的時代各不相同，要論及魏武杜夔的事，都有韻字。所以認定韻書的興起，是漢建安中，因爲漢魏間適當四聲和反切興起的時候。

四聲和反切，四聲的興起，是在漢魏之間，在周漢間只知長言短言，所謂長言短言，就是急言和徐言的分別罷了。李登以五聲命子宮，商，角，徵，羽。但是甚麼叫做宮，商，角，徵，羽呢？唐時徐景安樂書釋作：宮爲上平聲，商爲下平聲，角爲入聲，徵爲上聲，羽爲去聲。同時孫愐唐韻序論：『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間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爲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由此看來四聲的間迭，實在五音之中；後此更可推知宮，商，角，徵，羽，是爲未有平上去入的稱以前的東西。所以四聲的實質，已具在漢魏的時候，而不是創自齊梁時。

反切之學，也是起於漢魏間，反切的道理，自古時已具有二合之音，以二字合成一名。如柰何爲那，何以爲盍，之寫爲旃，者與爲緒……言辭緩急，矢口得聲，都是屬於反切的法子。所以在漢朝時的注經家，如孔安國尚書音，毛公詩

音，以及馬融注易、鄭衆注周官、應劭漢書注、王肅周易音，都是有偶然用到反切注音的。不過到了孫炎以後，才風行于世。顏氏家訓音辭篇和孫叔然勅爾雅音義，都是與韻書很有關係的參考。四聲反切的發明，實是受了印度梵文音學的影響很大。三國志崔光傳：『崇信佛法，禮拜誦讀，考而造其。』又曰：『光在大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增李彪。』光和李登是同時的人，登作聲類，以五聲命字，遂開韻書的體例了。總之，從佛教東來，梵文拼音學理輸入後，中國韻書，大有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的應時而昌盛風行了。

(二) 隋陸法言的切韻

我們要討論陸氏的切韻，必須先明陸氏切韻的來源，但想知道其來源，尤須注意他的韻部分合，以及反切的注音。法言的切韻是作於隋開皇仁壽元年。然而蕭顏以及當時諸音韻家，實爲促成這書的主要人物。因爲當時南北各地，四聲取韻，極其紛歧，諸韻家的韻書，又是乖互不一，法言因此便採取蕭顏等所議定的綱紀，撰成這部開今韻書始祖的切韻。陸氏序說：『以今聲調，段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呂靜韻集、夏侯詠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從此可見陸氏這書，實集魏晉六朝的大成，而開唐宋韻書的始祖。廣韻卷首猶題着陸法言的撰本，并載陸氏原序，知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廣韻，實以陸氏書爲藍本。以後的陳禮切韻考，更據着廣韻切語來考定切韻的韻類，以及聲類。清光緒時，有法人伯希和，在燉煌石室裏發現的唐寫本切韻殘卷，其部和次序，比較廣韻也沒有多大的地方。該書分爲三種：第一種存上聲海至銳十一韻，但在四十五行中間，稍有多少斷爛，計存全行十九，不缺爛不全行的二十六。第二種存卷首至九魚九九韻，前有陸法言長孫訥言二序。陸序前有一行說：『伯加千一字。』長孫序說：『又加六百字，用補闕遺。』又『其有類雜，並爲訓解，但案稱者，俱』

非舊說。」這兩條都是廣韻長孫序所沒有的。第三種存聲上下二卷，上聲一卷，入聲一卷；但平聲首缺東冬二韻，入聲末缺廿八鐸以下五韻，中間且多有缺少的地方。

王靜安先生對此說切韻殘卷第一種與第三種比較，韻字比較的少，注音也較為簡單，當時法言的本子，或疑她爲伯加本。但第二種，因韻裏有新添的字，而且注音中稱案的很多，定是長孫訥言的箋注本，但是，又有人說從東韻至之韻，都是長孫的箋注本，微魚二韻則從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或是從裴務齊正字本傳錄裏來的。至於第三種，則因其韻中也有新添的字，但注音中刪去案語而沒有完盡，因此假定是長孫訥言的節注本，可是在他的注解裏，和倭名鈔新引的孫愐切韻以及唐寫本唐韻有很多符相合的，就是所添加的字，也和唐韻相同，因而又斷定是孫愐的唐韻初稿。總而言之，切韻殘卷既然不是法言的原本，那末其中韻部的分合次序，是否仍然尚存在着陸氏手訂的目錄，那更難以斷定了。然而在現今所能見到的隋唐韻書，當以這部爲最古，所以這書雖不是陸氏的原書，但至少與陸氏書有密切的關係，也許是最相近的一部韻書了。

切韻殘卷的部上平聲二十六韻，下平聲二十八韻，共五十四韻。無諄，寒，戈三韻，而覃，談次於歌麻的後面。并且眞，諄，寒，桓，歌，戈等，都是不分的。至於上聲五十一韻，無準，緩，果，儼四韻，次序和平聲相同。去聲因既缺佚，無法可考。但以平上兩聲來推求，當然也無稜，換，過三韻的。入聲共三十二韻，沒有術，末二韻。所以後來的人常常以爲二百零六韻是唐韻，到此時才覺得以前的錯誤。其實陸氏韻書只有百九十三韻，而且韻部次序也有很多不同的。比如在平聲中的眞，諄，寒，桓，歌，戈的合併，開合等呼的不同，而不加分析，就是上聲的儼，儼也以字少而不另立部。這雖然在音理上無多大的違失，但是覃，談，蒸，登，諸韻的序次，在陽聲收m收n收ng的系統裏，混淆不清，而入聲和平，上去相配，更多凌亂而沒有秩序，這都是法言書留待以後唐宋時人的補遺和增訂的事哩！

(三) 唐孫愐的唐韻和李舟的切韻

孫愐的唐韻，是增補法言的切韻而作的；因當時孫氏感到法言切韻的遺漏很多，注釋又很多錯誤，如不加以刊正，則難以滿足當時人的須求。孫氏此書據他序裏說是取周禮之義，稱之爲唐韻；但在當時也叫切韻、廣切韻或廣韻。然據其自序說則確爲唐韻。這書的寫本很多，因此寫書的難免以己意爲之增損，所以部目略有參差不同了。就是字跡也有多少的不合。據王國維以卞氏書畫彙考所錄孫序校廣韻、孫序及魏了翁唐韻後序，考明唐韻底稿有開元本和天寶本兩種。

a. 開元本：

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項本爲唐韻開元本，韻目部數與切韻殘卷大致相同。現將項本韻目部數列於下：

平聲共五十四韻，上聲五十二韻，去聲五十七韻，平聲上中平二十六韻，下平聲二十八韻，與切韻殘卷同。但齊穆不分，又真、諄、寒、桓、歌、戈各合爲一。入聲三十二韻，和切韻殘卷同，但沒有曷、術兩韻。上聲五十二韻中，比切韻殘卷多一韻。王氏刊謬補切韻一書，是以刊謬補缺爲主，對於陸氏原有韻部當然沒有甚變更的；在項氏本唐韻韻目部數，和王氏一書幾乎是完全相同，從這可見孫氏唐韻初稿，仍然還是陸氏舊物無疑。在前節所說燉煌石室發現本——切韻殘卷第三種是出自孫氏，但從項王本比較看來，也許唐韻初稿是以陸韻爲準繩，而沒有多麼的改變罷！

b. 天寶本

吳縣蔣斧藏唐寫本唐韻殘卷，和魏了翁所藏的，都是天寶本。蔣氏唐韻于前清光緒末，在書肆裏得來的，只存去入兩聲，但去聲首又缺了一送，二宋，三用，四絳，五寘，六至，七志，及八末的一半。中間還缺少十七代的小部分，以及廿廢，二十一震，二十二稔，二十三間，二十四焮，二十五韻的大部分。蔣氏後記這爲陸氏切韻原本，或者是孫氏初注的本子。

魏氏說：『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又說：此書別出移難由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所以魏氏所藏唐韻的第二十八刪二十九山和切韻殘卷上平聲二十六韻中，第二十五刪，第二十六山，較之已多出三韻了。這因齊後別出移部，眞，諄分爲二，寒，桓也分爲二，所以增至二十九了。

現在再將蔣氏本殘卷去入二韻加以推求：去聲十九代，二十五願，在缺少五韻中間，當有稭韻；入聲則有術韻，由此推求平聲也必有諄韻，上聲必有準韻。又去聲中有換韻，入聲也有末韻，即平聲中必有桓韻，上聲中也必有緩韻，是無疑的了。除此之外蔣氏殘卷去聲箇後有過韻，就是平聲也有戈韻，上聲有果韻，去聲沒有醜韻，上聲也沒有儼韻。所以天寶本平聲共五十六韻，較廣韻多移部，較切韻多移，諄，桓，戈四韻。上聲五十四韻，較廣韻少儼韻，較切韻多準，緩，果三韻。去聲五十九韻，較廣韻少醜韻，較切韻多稭，換，過三韻。入聲三十四韻，和廣韻同，較切韻多術，曷二韻。從此看來唐韻天寶本諄，眞，寒，桓，歌，戈等韻都是分開爲二的，和切韻殘卷異，廣韻本則完全相同。

綜上所說觀之，孫氏諸部與注解，于陸氏都有所補正，但其序次則仍沿用陸氏的。魏了翁唐韻後序說：『今韻與唐韻序次不同，今韻絳草，談于侵後，升蒸，登于青後，又說：今書又升藥鐸于麥陌昔之前，置職德于錫緝之間。』可見今唐韻殘卷去入二聲部目序次和切韻殘卷同，故宋人韻書與唐韻實用很多的相異處。但是廣韻序次使陽聲收m收以兩京不紊亂，是始於李舟的切韻。

李舟的切韻原書已不得見了，現在能夠見到的，只有大徐刊正的說文篆韻譜。這書有兩種的本子：(1)小徐原書，馮敬亭十卷本，依孫氏部次。(2)大徐改正本，(五本卷)依李舟切韻的部次改正的本子。李氏的韻部和唐韻廣韻同。上平二十七韻，(以痕附在魂)下平二十九韻(多宣部無凡部)，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都和廣韻相同。韻書自陸法言的切韻到開元本唐韻，其韻首都無二百餘韻；但從天寶本唐韻到宋時的廣韻，其後部始有二百餘韻。李氏的部次和廣韻同，與唐韻則異。降覃談(本在陽唐之前)于侵後，升蒸登(本在外添之後)于青後，升藥鐸

(本在帖緝之後)于陌昔之前,置職德(本在業乏之前)於錫緝之間。

在六朝韻書本以清蒸耕登爲一類,到了隋唐時才有所變更。李舟以耕清青蒸登爲次,以覃談與侵添諸韻歸爲一類,使陽聲收 m 收 ng 二系不相混。使入聲收 p 收 k 二系不相雜。并使四聲相配的次序不亂,以職德承蒸登,以藥鐸承陽唐。廣韻四聲相配的次序,也是依據李氏的。

(四) 結論

綜上面各部所述,各部韻書的系統,是互相關係的,是一貫而下的,不容有絲毫的紊亂,一目可以了然。誰都知道,陸法言的切韻是集合魏晉六朝韻書的大成,而且是開唐宋韻書的始基。繼承陸書最先的當以孫愐的唐韻,其次的則爲李舟的切韻,最後便要算宋的廣韻了。所以廣韻是以廣韻爲藍本,分部依據孫愐唐韻,次序依據李舟的切韻,更合諸家增字加注而成。陸韻原只有一萬二千字。(長孫加六百字,伯加千字在內)經王仁煦裴務齊增字,至孫愐唐韻開元本,總共一萬五千字。孫氏天寶本以下當續有增加,以至廣韻則有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加注除長孫訥言王仁煦等外,孫氏加至四萬二千多言,到了廣韻時則增至十九萬一千七百字了。由此可見廣韻實是集收隋唐韻書的一部大韻書,其關係之密切,實有如祖之與父,父之與子了。

角樓裏的巴爾扎克

巴氏在青年時代甚貧苦。每日伏住在角樓裏,以麵包和清水維持其生命。但他有一奇癖,每當吃麵包時,一定用粉筆畫一菜碟,在碟內記入他所嗜的菜名,然後把一面望着那菜名,一面吃麵包,像真得享受那種佳餚般的津津有味。否則他不容易把麵包和清水吃下去。

法國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概說

振芳

寫實主義上約在從一千八百五十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之間，牠是繼承法國的浪漫主義而佔有法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很長的時期（約三、四十年）不過嚴格的說來，牠的醞釀却不是從一千八百五十年才起的，就是在法國浪漫主義全盛時代，如當時的斯當達爾（Stendhal）巴爾札克（Balzac）佐治桑（George Sand）梅禮米（Mérimée）諸作家等，早都想轉換方向而趨於現實世界之精密觀察的。至普遍的動力，將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和哲學家等，都驅至於事實的細密的研究之途上，則是在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以後的事情。

這種回到現實世界的歸程，雖曾經一部分之浪漫派的文人約略地計劃過，但這對於浪漫主義的真正傾向却是一種反動。本來浪漫主義因為反對古典主義的嚴密法度，曾經聲言藝術裏的自由原則，而對於應以想像和感覺替代十七、十八兩世紀的作家所視為嚮導的

理智。更加以一千八百五十年至七十年之間的青年，受孔德（Auguste Comte）的實用主義（Positivism）的哲學影響，故他們第一注意的事，就是探求真像。這種求真像的——精密觀察的好尚，在高蹈派（Parnassien）的詩裏面和寫實主義小說裏面，格外來得顯著。

浪漫主義的文藝因為感到擬古主義的文藝之枯燥無味，而唱着感情和想像的自由，破棄一切教義道德，避去客觀的普遍，而傾向於主觀的個性。固然，寫實主義的文藝，在形式上與擬古主義雖似一樣的客觀化，其實也有不同之點，就是擬古主義為抽象的，是在捉住事物的共通性；而寫實主義却是現實的，偏重於個性的。十七世紀的作家之所以自成為寫實派者，至少是因為他們在文學裏面加入了現實世界之一部分的寫照。但他們忽略了宇宙的自然，而僅注意於人類的自然，並且在人

類的自然裏面，他們又放棄了一切屬於下層的和過於特別的部分，而注意於那些帶有一種有高級性和普通性的部分。在這種傾向是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作家所不取的。十九世紀之寫實派要創造一個完整的寫照，所以不論宇宙的自然和人類的自然，他們同時都要描寫，並且在人類的自然裏面，無論是下層或是高級，無論是罕見的事或通常的事，他們都不肯放鬆。後來，他們竟漸漸地專以描寫惡劣的和罕見的部分為主了。於是他們所主張的完整的寫實主義，也像十七世紀的一般成了一種部分式的寫實主義了。不過兩方面所注重的對象完全相反。

在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寫實主義的小說，就由一個絕不知名者而立享盛名的作家真實地誕生了，這就是弗羅貝爾（Gustave Flaubert, 1827—1880）的波華荔夫人（Madame de Bovary）。弗羅貝爾不僅從描寫的細膩的正確態度，創造了一種新的藝術，並且因此葬送了浪漫主義。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年的時候，寫實主義的勝利，也就是由於這部書的成功而確定了。波華荔

夫人是弗羅貝爾最偉大的著作，他的文辭寫得非常細膩而美妙，結構更為精密完整。更加以他那冷靜的客觀態度，及真實而活潑的描寫，使讀者讀後都覺着那是活的真的存在了。此書的內容是描寫一個外來的紳士生活，而波華荔夫人却是一個不安於平庸生活的女人，她夢想着那浪漫的生活，於是背了丈夫，沈醉於浪漫生活和情愛之中，結果便自殺了。就是以這樣的一個平凡故事收束了此部著述。但在文學史上此書可說是一部劃時代的大作。即在法國文學裏面也是自有小說以來的第一部偉著。接着就有龔古爾兄弟（Goncourt），兄名愛特蒙（Edmont de Goncourt, 1822—1896），弟名裘爾（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生於巴黎，家產富裕，從小就愛好文學，故為當時文壇的首領，死後盡將其家產捐辦一個龔古爾學會。兄弟兩人的風格很相像，所描寫的材料，都是他們將日常所聞所見的，加以精密的觀察與剪裁之後遂寫成小說。如愛特蒙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所作的執爾米利拉舍台（Germinie Lacerlux）便是法國最早的一部描寫下層階級平民

生活的小說。此外他們的樂綠帝傳（一八六五）和左拉（Emile Zola. 1840—1903）的樂甘傳（一八六六）及魯恭馬伽家傳前部數集（一八七一）等名著，實作成寫實主義的陣容。

左拉在初期的幾種著作祇是簡單地取法寫實主義。到了後來他的小說作風便漸趨向自然主義了。故有人稱他爲自然主義之父，同時自然主義亦因此而被稱爲左拉主義（Naturalism）了。到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他在巴黎附近購置了梅堂別墅組織了梅堂社，兩年之後，發表了所謂梅堂夜話的小說集，冠以一篇富有猛進意味的序文，纔惹起了社會一般人的注意。不久左拉又在他寫的實驗小說論（Roman Experimental）中作成了自然主義的原理。

在習慣上，大眾對於寫實主義（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八〇年）和自然主義（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不甚感到有什麼分別。但是我們却不應當把這兩種主義混作一個。寫實主義不過是要用藝術去製造現實世界的忠實的和完整的寫照，因此就創造了考據小說。至

自然主義却主張依賴科學，於是就發表了實驗小說。前者僅用觀察的方法，以徵集考據去表現人生的印象爲滿足；後者呢，却在上述方法之上再加上實驗的方法，成立種種實驗——不是僅由事實的觀察所能引出結論的實驗。左拉在實驗小說論中說過：『小說家是一個觀察者和一個實驗者所共同構成的。觀察者依照他所觀察過的來發表事實，安置發動點，穩固了那個供小說人物迴旋並且供現象發展的境地，然後實驗者才出來，部署實驗。我的意思就是說實驗者使人物在一段持有的故事裏面去活動，在裏面表明許多事實的連貫，都一定是遵守那些研究的種種現象的決定哲學原理（Determinisme）的支配的。』又說：『現世紀的世界，實是科學的世界。因了這科學的進步，所謂理想和絕對不可知等說話，在世間已經絕迹了……』（註一）

照左拉這個見解看來，對於這兩個相似的主義的分別，我們至少也可以有幾個概念了，但我們不妨再舉出兩個較爲具體的比較：（一）寫實主義除了爲當代生活寫照以外，有時還爲過去的時代或遠道的地方著筆，

而自然主義則幾乎僅僅專心於目前的現實世界，(二)寫實派的作家，於小說的結構和風格很注意，而自然派的作家所需要的不過是發表人生的簡單的一個片段，所以不甚注意於小說的結構，尤其不欲使小說家的人格從小說的風格裏面流露出來。

左拉雖然以自然主義的代表自任，但是，實質上完全發揮自然主義的，還是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他是弗羅貝爾的門生，法國自然派文學的巨子。——世界的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者。就他的敘寫的精美來說，是完全繼承了他老夫子的遺產，然而就佈局結構及題材的剪裁來說，實有過於他的老師之處。他的短篇小說，在世界上和他這樣寫法而獲得成功的，除了俄國的柴霍甫 (Chekhov) 堪稱並美外，實無第二之敵手了，所以有短篇小說之王的稱呼。他用了純客觀的態度，把人生的真像照樣地描寫出來，所以他寫的不僅是外表的，而且是內在的，他的文辭是極其正確與自然，他的描寫是極其深切與生動，他的題材的剪裁是極其恰當，他的風格也是極其完美盡緻。自然主義

到了這時可以說是達到了登峯造極的時期了，從此以後，便如強弩之末，再也沒有甚麼發展了。他的著作中最有力的要算以下幾種：羊脂球 (Boule de Suif)，菲菲小姐 (Mademoiselle Fifi) 以及頸圈等篇。他到了晚年因工作過度，染了很厲害的神經衰弱症，且休養無效，甚至於發狂而圖自殺，後雖經送進瘋狂院，但亦無濟於事了，而雄稱一世的才子，便於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葬送於手槍子彈之下了。——完——

註一 這些句子，是引日本昇曙夢著現代文學十二講注釋
泉譯頁三二八面。

最長命的文學家

十八世紀前期的歌劇及悲劇作家 Fontenelle 九十五歲時，他的夫人也九十歲了。一天，他的夫人問他：『死神忘記了我們吧？』這位老文學家聽見後，忙叱他的夫人，並用掌掩住口，表示叫她莫多嘴。再經過五年，距百歲僅差六星期，Fontenelle 才與世永別了。他是最長壽的文學家。

民族及其表現

日本古屋芳雄博士作
裕孫 改譯

(一)

『民族及其表現』此實爲極不可思議之一現象。吾人對於科學與藝術，常抱極深之興趣與憧憬，並欲以此興趣與憧憬遍歷世界各國及各民族之間者，無非欲審察上述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就世界各國人，以精密的科學方法測定其軀體，頭蓋，顏面等之特徵，固屬吾人自然科學者之宿望。若能更進一步，按各民族所固有之傳統，以觀察各國之風俗，習慣，藝術，儀式等，則尤爲我輩所樂爲者也。

由科學者之立場言之，美學者及文學者之觀察法實未能稱爲科學的方法，全憑主觀，漠然不可靠也。但若由美學者及文學者之立場言之，則自然科學者之所謂以精密正確的科學方法研究文化，亦未免迂腐。蓋自然科學者皆欲以標尺測算新綠之樹梢，頗無意義也。即文學者及美學者所謂最正確的自然科學的事實，僅屬事物之最抽象的一面而已。兩方所論皆言之成理。究其實則兩方之論皆徧謬之論也。對此雙方必須加以同等的重視，同等的考究，然後能求得事物之真諦。

(二)

從此意義而立論，故吾人常敬服德國詩聖哥德(Goethe)之偉大。在達爾文與拉馬克未出世之前，哥德既能直觀人類與動物之一元性矣。在當時，互別人類與動物之特別之間顎骨，一般大科學家尙視爲難題之一。(因當時以爲僅動物有此間顎骨，而在人類則無之。)其最初，欲在人類上證明此間顎骨之存在者，即哥德氏也。毅然作此種科

學的企圖之哥德亦即遺留有千古不朽之傑作『浮士德』(Faust)，主張在人類中亦有儼然的神性之存在之偉大詩聖其人。據哥德之見解，人類所以神聖可貴之理由，實無須求之於動物與人類之生理的異點。其實，在人類與動物之間，能尋求其通的統一正是神——大自然之原理之所由成立。此即哥德氏之主張。彼所提倡之原始現象(Präformen)及原型(Urtypen)亦即發源於上述之見解。此種見解可以為花與葉之一元說，亦可以為人類有間顎骨之證明。

關於民族之觀察，若無哥德之見解，則吾人實無從發見其間之活的事象。即吾人須參照人類學者所見之民族正體與文化史家及土俗學者所見之民族正體雙方，始能發見有所根據，且為活的人類世界之調和美也。

(三)

今再為申述此項問題如次。即民族及其表現實為極有興味之研究對象。唯此問題並不需要吾人之潛心觀察。縱令吾人僅具隻眼，但能遍遊世界各地，即可以解決此問題也。吾人若遍歷日本、南洋、印度、小亞細亞、埃及，再轉入歐洲等地，以觀察各國各民族之種種不同之風俗、習慣、藝術、儀式，則吾人唯有睜驚異之眼，或歡呼，或感歎，或加以嘲笑，或加欣賞，並不覺其有何等重要之意義。在吾人之遊記中，或以日本村間之男女混浴為最有興趣之題材，或以印度女子之纏圍花條色布或塗牛糞於額等奇異風俗為資料。又如埃及女子之服裝且掩覆頭部，而僅留雙目，即其日常生活及家屋構造等，亦常給與吾人以珍奇之印象。就中如各國各民族之音樂亦千差萬別，無奇不有，而彼輩之歌曲，尤非吾人所能理解也。

如上所述，因國家或民族之差異而有種種不同之風俗、奇異之習慣，若吾人僅視為奇特之現象而不稍加注意，則吾人無由明瞭各國之國情及其民族之精神。故吾人須多加接觸，至使耳目情緒能與此等奇異之風俗習慣同化。

而後已，然後不致有所謂奇異或外國情調 (exoticism) 之感覺。吾人對於本國之歷史及傳統，不覺其奇異者，即此理也。

吾人生於現代，故深悉現代之風俗、習慣及藝術、儀式。但對於過去之舊物或陳跡，則有難相融洽者。常見有因住於大都會之中，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既經歷完全之學歷，但一入農村中，見有演木偶劇者，因驚歎為奇觀，不禁狂笑。內心且輕蔑之為腐敗、滑稽。對於本國不常見之風俗，尚如此。對於他國之風俗習慣，則更無論矣。關於音樂亦然。今日之音樂家，雖能明辨孰為貝多芬 (Beethoven) 或巴哈 (Bach) 之作曲，孰為摩查特 (Mozart) 或紹潘 (Chopin) 之作曲，但不能區別我國固有古樂之種類。此在今日固為尋常之現象也。現代青年長於黑人所發明之爵士跳舞 (Jazz dance)，而以我國舊劇動作為無意義者，此亦時代變遷之結果也。由此觀之，吾人可以明瞭，雖屬中國固有之舊文化，但若其不切於現代之實用，則終歸淘汰。此即今日電影戲館林立，而舊劇則日益喪失其觀眾之主因也。一言以蔽之，即古代文化，暫勿論其短長，既失去時代性，則不能再獲得現代人之理解矣。

(四)

因時代之轉移，而人物亦隨之變化。前一時代之藝術，至後一時代，將不能成其為藝術。表現亦然。因藝術、習慣、風俗皆各以其時代精神為其母胎，必須順應時代精神，始能理解其真諦也。例如我國女子所尚之時裝，雖自以為美，但若由外國人觀之，或僅視作一種怪狀 (Grotesque) 而已。縱令其一部分賦有美感，至其大部分則仍屬怪狀，可無容疑也。又我國人常以梅蘭芳、程艷秋之清歌曼舞誇示外人，使至外國獻藝。但若由外國人觀之，恐亦除「原始的」(Primitive) 及「單調」(Monotonous) 等形容詞之外，別無讚詞也。最多亦僅能滿足外國人之好奇心而已。

一國之表現或一民族之精神，僅在其本國有絕對的價值。若由外國人觀之，實無何等之意義。例如我國之舊劇

有種種之臉譜及虛飾之表情，若由尊重自然感情流露之阿里安人觀之，則不僅滑稽，且徒引起若輩之厭惡也。

反之，在吾人日常風俗習慣，儀式宗教之上，亦可以發見此種關係。燙波狀之髮，穿長筒肉色之襪，舉凡一切裝束，無不模倣好萊塢明星或巴黎女郎之時裝，但若令其竟日使用刀叉，咀嚼牛耙及麵包，則終必厭其無味，每當嘗及久未享用之故里名產時，則必倍讚家鄉風味之佳。此即證明一民族與他民族之間亦有難填之溝渠。唯吾人之理想，實日圖所以使其相異者之日趨於接近，而趨近於大同而已。蓋今日之時代精神並非明日之時代精神。今日之英雄，在將來，或將爲人認爲一怪物也。

時代表現之最銳敏者厥爲婦女之服裝及美人之型態。所謂細腰纖足，在古代爲美，但不適於今日男性之玩賞矣。在今日爲一般所歌讚者爲肌肉之豐，曲線之富。此無他，時代能創作女性美之典型也。最先反映時代相者即是藝術。古之藝術既爲人所厭倦，故多轉化而爲新型。

由上述觀之，吾人可以明瞭在民族和時代之固有精神——稱之爲時代精神（Zeitgeist）及民族精神（Folkgeist）——本身中，有一絕對的固有價值之存在。若不注意此固有價值，則其人實無考證歷史之資格，亦無批評文化之眼光矣。

關心自然與人生之觀察者，必須從此點爲研究。即吾人不可拘泥於一時代或一地方，而必先求其所共通之價值，然後評批東西人情及古今藝術之資格始備。

又當考察民族，觀照藝術時，尙有極重要之一事，即吾人須知其有一原則也。若無此原則，則無從窺相異民族有相異文化之實相。然則此原則爲何？曰『民族作成藝術，藝術亦作成民族』也。

『民族作成藝術』此盡人能了解者。例如阿里安民族有阿里安民族所獨有之藝術，埃及民族有埃及民族所獨有之藝術，希臘民族亦有其獨特之表現，而我漢族亦有我漢族獨特之表現。此等藝術或表現所反映之民族精神，

至爲濃厚。此等文化，不僅表現該民族在過去之最美點，且亦表現該民族在將來之理想與希望也。例如吾人之崇拜過去之古代民族英雄，卽所以勉勵民族之將來，非僅以過去之民族英雄爲偶像而已。

無論在任何時代，藝術家皆從事於表現該時代所最屬望之生活樣式。我國之藝術家決不能長久模倣西歐人所愛好之藝術以吸引觀衆或讀者。一部分之藝術家固可以從事翻譯工作，以供參考，但決不能專藉譯文以滿足讀者之一時的好奇心。因此種工作終將爲人所唾棄。凡是能表現該民族最優良之精神生活及理想者，卽有求存之生命。日本之現代文學家大都爲西洋文學之模倣者，故不產生何等偉大之作品。就中，稍足令吾人之注意者，唯夏目漱石一人而已，因其作品能充分表現日本智識階級之精神生活也。故作品僅其自身有藝術的價值，尙有不能稱爲永生的作品；必須在該民族之心中植有根深蒂固之勢力者，始得稱爲有絕對的固有價值之作品。至於以某一主義爲中心之作品，雖一時能投一部分人之嗜好，但仍將隨時代潮流而消滅，有若過眼雲煙，此並非謂其藝術價值之低下，實因此等有目的意識之作品缺乏絕對的固有價值也。

就以上所述，當可以明瞭由民族精神產生時代藝術之經過。至所謂『藝術亦作成民族』則當作如何解釋耶？今試申述之如次。唯在說明此種關係以前，須先解釋何謂民族？民族者，乃一種生物學的親屬者之集團也。若在文化史上加以釋義，則所謂民族乃有同一傳統、風俗、習慣、語言，且具有同樣之生活樣式、趣味及理想之集團也。例如希臘民族在文化史上具有希臘特有之文化形態。故質言之，民族之另一名稱卽民族精神。此兩者之關係猶之『人類』之與『人格』也。

所謂『藝術作成民族』在此意義上之解釋，卽『藝術作成民族精神』也。

如上所述，故知欲使藝術爲真正之民族表現，且獲得永久之生命，必須先能捕捉民族固有生活及理想之指導精神。果然，則對民族將發生如何之結果耶？曰：藝術實具有改革民族精神之力也。我國過去之文化藝術其能有益於

吾民族今後之發展者有幾？安能固步自封，而不力採歐美之長加以改善耶？所謂「復興民族」四字，即既昭示吾人在過去用之以涵養吾民族之大部分文化及藝術，已不足恃，而必須別求改革！奈何一方面高呼「復興民族」，一方面又以長袍馬褂——其實此長袍馬褂亦非中國固有之文化，乃由滿洲人所輸入者——自鳴得意耶？今日之投機者流，自身並無根本之研究，即貿貿然發宣言，散傳單，一則曰「提倡我國固有之文化」，亦可謂忘矣！推彼等之意，似欲逼吾人回復至於穴居野住而後稱快者。

加片塔氏（Coperter）有言：凡是民族常欲達到由彼輩之藝術所能達到之地位。斯言良不誣也。民族之此種向前進之希望正是歷史發展之原動力。故按此意義，時代所作成之藝術，乃民族將其理想移至於意識表面之手段也。吾人常欲藉吾人所理解所欲求者以成立吾人之本身。自他之所以有區別，決非僅藉肉體上之差異，且亦藉自己之精神生活內容樣式及理想也。但供給內容樣式及理想者為何？無他，時代文化而已矣。猶之民族有民族自身之表現，而自身亦藉其所表現者而成立。換言之，即須反省自身之價值，且須有由是成立自己之自覺也。

希臘民族作成其獨特的藝術，由此點可以看見希臘民族精神之濃厚的反映。但其更明顯之現象，則為希臘民族乃藉其藝術而成立為真正之希臘民族也。希臘人能寫成伊利阿特（Iliad）。但伊利阿特亦作成希臘民族。（若無伊利阿特，則一般對希臘民族，恐無如此明顯認識。）即希臘民族在從前所有者及今後所有者全藉荷馬詩人始能表現於該民族意識之上也。喚醒在睡眠中之民族意識，民族精神者，即此詩人之敘事詩。有此敘事詩，希臘民族始覺悟其本身之存在，亦由是始能留意於今後應取如何之進展方向。事實上，荷馬之敘事詩實為後日希臘之光輝的靈魂、文化及創造的努力之向多方面的表現。故若以春秋筆法下評斷時，吾敢曰：「非希臘作成荷馬，實荷馬作成希臘也。」

（完）

追隨

意大利 L. Pirandello 著
徐詠平 譯

第亞哥·布倫納 (Diego Branner) 無目的地沿着在沉睡中的接近兵營的圍牆，天然避去燈光的普拉底·得·卡斯底里 (Prati dei Castelli) 地方的台伯爾河 (Tiber) 邊，徘徊了個把鐘頭後，忽然地感到疲倦，便在樹影底下停止了，攀坐欄杆，臉向河面，雙腳懸擺。

從河上傳來一陣水流的嗚咽聲，河的黑暗的底面，反射出對岸的燈光，連續地蜿蜒的顫動。萬籟都寂，對河的房子裏沒有一絲微光；高出於房子的一邊，羅馬遠處霧中；天空裏一長串羽毛般的片雲，低壓而灰色——急速地驅向東方去神秘的聚集；月亮懸於高處，好似從雲間馳過。

這看守者一動不動地坐着，臉孔向視天際，凝視這神秘的飛程，它以勃勃的生氣點綴這月夜。突然地傳來，一陣步音。他回頭而看。

脚步停下了。

無用疑惑，是有個人跟他一樣止步凝視這景色——賞鑑這月光下經行的片雲的急速的形跡，或是在仰觀那黑色河面的幽黯而顫抖的反影。

他長長地嘆了口氣。另外一個人的在場這感覺使他煩惱，擾亂了他感到自己孤獨的憂愁的願望。但是僥倖他坐在黑影裏，或者那人看不到他。他看着，自以為可靠——注視着那個人。這人站着孤單的，幹什麼呢？他手麼拿着又是什麼東西？像是一個包裹。他把它放到塔形的燈上。一個包裹？不……多末怪……不是包裹呵，是一頂禮帽……現在，第二個是什麼？他要幹什麼啦？上帝呵！他爬過欄杆了！不！不是的！不是的……

第亞哥本能地縮過來，縮着胸膛，雙手張出，等待着那可怕的襲到下面水中。

自殺……是可能的……自殺……

他張開眼睛，往水裏探視，想着穿水的暗深處。一無所有。靜寂無聲。一片和平……沒有一聲叫喊。毫無聲息。沒看見一個人？沒有人聽到？而底下有人溺死了，或者在水中亡命地掙扎。他戰慄地畏縮地消沉地靜坐那邊。他去助救。他叫喊？太遲了。他蜷伏地坐在影中讓一個人去溺斃了……他嚇呆了，時時捫心自責：是過去了嗎？是過去了嗎？

最後，他向四方回顧。那完全是一個夢境。沒有一樣東西曾發生變化過。這沉睡的城市，在燈光的守護之下，與適才一般，輪在深奧的靜默中。燈光與適才一般在黑色的水面蜿蜒抖動的反射。是的，有些兒變化：那頂禮帽塔形的燈上躺着，是那人在那裏的。燈光凶惡地射在禮帽上，好像是在譴責他！他打了一個瘧癘，從欄杆上跳了下來，穿過樹影，跑回家去了。

『第亞哥！第亞哥！什麼是不對的？』

『沒有什麼，母親……有什麼錯誤呢？』

『自然沒有，親愛的。只僅乎……我意為……太遲了。我可以給預備床舖了嗎？』

他反斥她，激怒地說：『上帝哪！我一生中你每天晚上把這問題來問我！』

這短小的老婦人，有如被他的回答鞭打了一般，急促地離開房子，拖着一條腿走了。

他的目光追隨着他，愠怒地伴着仇恨，她從門口消失了，他才為她可憐而嘆氣；但是立刻他的不耐耐的性子又回復了。

他等候着她，不知是爲了什麼，也不知等些什麼，在那間低矮狹小的裁縫舖裏，低壓齷齪的天花板，支離破碎的裱壁紙——一間黯暗的小房子，陳列着賤價的家具，同其他裁衣用的附屬品，一架縫衣機，一張裁剪衣料用的笨重而平滑的台子，一雙縫衣匠的剪刀，可笑的安置着幾個模型，大的半身像，帶尺，一塊白粉，一堆滿積灰塵貼着憨笑的人像的時裝圖樣表——第亞哥所熟知而鮮注意的。

他曾替自己帶回，如戲院中的布景，一幕景象，天空佈滿低垂明亮的片雲，黯暗的河水上燈光的反射，高聳對峙的房屋，遠處霧中矗立的羅馬城，那條橋梁——那

頂禮帽……一切無情的東西，恍恍惚惚，一如自己。他曾在黑影中看見一個人淹死——好似他不在那裏一樣；不動不響，不去救助。而現在他回家了，昏迷困惱——所聽到所見到的東西，宛如夢魂中。

突然地一隻大雄貓，灰色而光澤，輕巧地跳上台子，坐着張着綠色深入的雙眼注視他。這是家貓，養着捉老鼠的。幾天以前，這大貓把牆上掛着養有金絲雀的鳥籠，凶酷殘忍地從籠格中抓出鳥兒，吃下肚了。他的母親是多麼不高興！即使他爲了那鳥兒的命運也覺得厭惡。但是那隻貓，它懊惱嗎？一點也不。它整潔安靜地坐在那裏，好似沒有那回事。假使他粗暴地赶走它，它定不知是什麼道理了。

唉！假使他能夠像那隻貓！假使他能跟那隻貓一樣，丟開那件罪過，而且，一忽兒後，便全然忘記了那件事，可是他的禍根，他的天罰，留在記憶裏——在記憶中，在理會中，那別的人也記着的。

不知何故他看見今夜的東西有些異樣，譬如他的母親吧，他不復看她是他的母親，只是一個矮小的老婦

人，同其他的老婦人一樣，一個笨大的鼻子，略略壓向一邊，在鼻孔底垂下一塊大疣，蒼白的臉頰上隱着藍色的脈管，微弱而斜垂，衰弱而垂老的眼睛同他的視線相接，不知何故，羞慚地下垂了。什麼道理呢？他非常明白那理由。他令人厭惡地向她笑道：

『晚安，母親。』

於是走進他的房裏去，閉上門。

這年老的母親，沿裁衣桌坐下，去完成她的縫紉，次日早晨顧客所要的。她坐着一壁工作——一邊自思。

她的兒子今夜碰到什麼事故了嗎？他爲什麼發抖呵？他的臉色如紙。他沒有喝酒——至少她沒有從他的呼吸聞到酒氣。第亞哥是不會喝酒。但是，確乎有什麼事故，他遭受到過了。他曾又碰到那班壞朋友了——那班使他敗壞的朋友了？

這是她的憂慮。

用脚尖走近他的門邊，傾聽着……毫無聲息。或者他是在床上睡着了。於是回到桌邊，勤奮地工作着，時時移動眼鏡，拭拭它們。迄第亞哥失業，她全恃少數寡婦救

濟金而生活，這數目已夠她用了。但是第亞哥失了業，他不得不努力去掙錢，除此外，她有一個計劃，便是努力工作，積些錢，斂聚起夠第亞哥到美國去。是的，她的兒子自有他的機會，這裏意大利的物事不容他插入，而這加重的間空，腐蝕他的靈魂了。

美國是的，美國是那個地方。他必得到達美國，雖然那是意謂她自己的死亡。她的兒將來有他的機會。她自己的聰明絕頂的兒子，這麼良好，這麼溫文爾雅。呵！而且又這麼伶俐。爲什麼，他會寫文章。而他的作品是印行出來了——是的，雖然是在報紙上！此後他碰到了什麼災禍？正如完全是一片稚氣的愚行——那班壞朋友的過失——那個俄羅斯人，或是波蘭人，或是不論他自己說的什麼人——那卑污的外國佬，那酒鬼，跑到羅馬來引壞了這年青小夥子，尊貴體面的家庭的兒子。那班輕舉妄動的青年的愚人，他們已經失去他們的頭腦了。當時這有錢的外國佬請他們到他家裏去，他們毫無顧忌的跟女人廝混，縱飲着酒，玩弄古董。而且那俄羅斯人是個賭博鬼，拿出拍克，堅持着打牌——是呀，堅持着哩——

於是他輸光了。唔，這是他自己的錯誤呀——他爲什麼要堅持呢？……而且——呵！多末丟臉的一回事呵！——控告他的朋友們詐欺，呈遞一張可怕的狀，詆毀那些可憐的年青小夥子們……

一聲似啜泣的聲音從他的兒子房中傳來，於是她喊道：

「第亞哥！」

沒回答。她又靜聽，把一隻耳朵貼着房門。他是醒了，而且起來了。她俯身從鎖孔往裏一看。呵，天哪！他正在唸——在唸那張刊着判決文的報紙哪。爲什麼，呵，爲什麼他又去唸它們，而且在這深夜裏？

「第亞哥！」她更大聲地喊他，打開門。

他跳了起來回轉身子。

「什麼事？媽媽！你還沒有睡嗎？」

「你呢？你爲什麼不睡？」

他伸展自己的身體，笑道：「我嗎？我在找樂兒。」

這老婦人絞着她的手。『第亞哥，第亞哥，燒掉那些報紙吧。我求求你。你爲什麼要損害自己呵？有什麼用呢？』

忘掉那件事吧……忘掉它。」

他看看她，笑了。

「光明的假使要我自已忘記它，我得使別人也忘記它！多末好呀！而且又多末便當呀！我們統一起忘記它。碰到任何故事嗎？不——不——不，沒有什麼——終究沒有什麼。監禁呵，不，自然不是。我不過跑到外國去——在一個假日中……一個精密的三年假期。」他改變他的聲調。「母親沒有用囉。讓我們談些別的事情吧。你看我配嗎？你看雖然是「你」你看如何？」

「不，不，第亞哥呵，不，你錯了！事實上是，親愛的孩子，我是看你——呢——看……你的外套破了。是啦，你得做件新的了。」

他往下看去，仔細端詳他的外套，笑道：

「所以，你想，那是人們爲什麼要向我注目的理由了！確實有點襤褸了。可是，你知道，我穿上去時是非常當心的，並且刷它，褶它，我看去很好看。我想，即使穿了這件外套，我可以被人看作一個紳士，一個毫無羞愧的生活着的人。母親，那不對。你看我配不配？」他指指放在桌上

的報紙。「禍根是在那裏——是在那裏……事實上是，我們給予大家太好的表現了。僥倖他們能立刻忘記了？他們並不如此忘恩呵，呵！我們給他們怎樣一個表現呵！怎樣一個奇觀呵！一個沒靈魂的，平庸卑污的，不敢使他們自己出人面前的，像處於一羣壯健的預備軍中的癆病鬼，這奇觀……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攔住辯護律師的外套，去掩蔽我們的羞恥……嗨！怎樣一種表現！怎樣一種表現！法庭裏那一陣大笑……當他們聽到我們怎樣的對待他，怎樣的把他打扮一個古代羅馬人，披起古代羅馬人的寬袍，穿着芒鞋——那鼻子短扁，佈滿雀斑的，臉像月狀，載着金邊眼鏡的人——我們怎樣的力量推擠那隻肥豬，用他的砒然猛擊他的頭腦，他歡喜打得越重越響越好……他喝醉了——」

「第亞哥，第亞哥！可憐——」

「他喝醉了。那是「我們」灌他醉的。」

「不，不，不是你是他們——」

「空話！我也是。母親，你知道，那是鬧着玩的呀。我們正在取樂呢，而牌拿出來了。跟一個酒醉鬼打牌，是容易

贏的——」

「第亞哥，可憐——」

「我們是鬧着玩的呢，我告訴你。只是玩玩的。且是母親，真真的呀。但是我在法庭裏這麼說時，他們大笑了！即使是審判官——事實上，審判官的大半。每個人，即使是法警。況且，真真的。我們並不明白這個去欺騙。或而知道也吧，只以為玩玩而已的。無論如何，也不像欺詐呀。只是是一些卑污癡狂的錢，從他的袋子裏倒出來……後來又從我們這裏倒轉去。我們跟他一樣，把錢癡呆地，無意識地丟過去。一個小錢也沒黏着我們。」

他跳到書箱拖出一本書。

「我唯一的懊恨呵！這是那些錢留給我的唯一的東西呵！這是我一天早晨在街上書舖裏買來的。」

他將書丟在桌上。那是一本法譯的盧斯金（Rusk）的野橄欖的花冠（Crown of Wild Olives）。

他蹙眉地注視那本書。買那書的那幾天裏魔鬼怎麼鑽進他腦來？他決定再也不去讀它了，再也不寫另一節詩了。他跑到那俄羅斯人家裏去，失了知覺，粉碎一個

夢，他的做一個文學家的夢——他的初期的夢。家裏慘澹的貧困，使這夢成爲不可能了，而他也決定去毀了它了。

這老婦人也站着凝視那本神秘的書。片刻後胆怯地問：

「第亞哥，假使再開始去寫文章——」

他給她一個令人厭惡的注視，扭曲整個臉孔，如像他含恨她。

但是她堅持：

「爲什麼不試試看呢？爲什麼放棄希望呵？你年紀這麼輕——爲什麼，你只二十歲啦！誰知道生命給你什麼機遇呢？——什麼好機會可使好的？」

他打斷她的短論，譏笑：「機會呵，機會多着啦。今夜我便有一個好機會，我在那邊當時有一個人自己投河了。我看着他，是的，我像一塊石頭，坐在那裏，看着他。」

「第亞哥！你看見自殺了……你啦？」

「是的，我看見一個人把他的禮帽放在欄杆上，於是爬過欄杆，很快地跳過去。我坐在那裏，等候着那聲入

水聲。我坐着，離他不到幾碼的地方的樹影底下。我幹了什麼？我只看看那邊，讓他去淹殺了……是的，我當我看到他的禮帽，他丟在那裏的，我便跑開了，我怕。」

「親愛的孩子，你知道你是會泅水的呀。你怎能去救他呢！」

「我會喊呀。我會試試看呀。恰却在我底下有一段石階，伸入水中，恰却在那裏——離開我兩碼地方。你知道，我看見那些石階，我看得很清楚——却佯作沒看見。於是，那末快的，已經太遲了……他下去了。」

「那邊還有別的人嗎？」

「沒有，只有我一個。」

「但是，第亞哥，你神經過敏了。只有你一個，能幹什麼呢？親愛的孩子，你爲了那件事疲倦了。你發抖呢。上床去睡吧。忘記了它吧。」

她胆怯地拿起他的手，撫摸着。他點頭回答，向她笑道：

「晚安，母親。」

「好好地睡吧，呢？」她說。她因他讓她去摸他的手而感動了。升手拭抹她眼鏡底下的眼睛，想到那苦楚的仁慈的一刻，那他允許她去給他的撫愛，於是她吹黑了

燈，上床去了。

不及一小時內，第亞哥·布倫納回到樹影底下欄杆上的老地方了。他同以前一般地坐着，臉向河面，雙腳懸擺。

天上仍是奔馳的片雲，底垂而灰色。好像禪有什麼改變……是，有點改變——那頂禮帽不見了。大約警察巡邏時看到那頂帽子，便拿開了。

忽然第亞哥從欄杆上跳下了來，迅速地跑到橋上去。他脫去他的禮帽，放到那人放過的準確的地方——笑了。

「這裏是另外一個！」他說。他好像幹這事是鬧着玩，譏弄那個警察。

回到樹影下他的位子，他坐了一刻，正同適才一般，注視着那頂禮帽，驚奇着它的光景，正如他不在那裏一樣！他突然笑了，大聲地，可怖地。那禮帽像一隻老鼠，而他是像一隻貓，看守着……

他慢慢地從欄杆上滑過去，用手攀着石階的邊緣，讓自己倒下河中。他覺得他的心中搗春着，毛骨悚然。他覺得他的把持力鬆弛了。他的手指張開了；他投入於空虛之中。

一九三四年春初於南京。

一個高貴的朋友

俄國 Anton Tchekhov 著
吳廣略譯

妖媚的安達，或者照她的護照所寫，是「可尊敬的公民娜泰斯耶·開娜孚金」她從醫院出來，她臨到了從未有過的困境；無家可歸，而袋裏又分文沒有。叫她怎麼辦呢？

她首先到當舖，當掉她的唯一的首飾，藍寶石戒指。那戒指朝奉只當她一個盧布……但是一個盧布你能買得什麼？你不能買一件時髦的短衫，不能買一頂寬大的帽子，不能買一雙古銅色的鞋，而她沒有這些東西便感到生活的缺憾或空虛，彷彿是赤身露體一樣。她覺得好似那些馬那些狗都在注視及諷笑她服裝的簡陋。衣服在她是很講究的，她時時想到衣服問題，至於將吃什麼呢，住那裏呢的問題反屬次要之事。

「只要僅止讓我遇到一個高貴的朋友，」她自己想，「我一定得到一點錢……這是沒有誰會拒絕我，我知道……」

然而沒有一個她所認識的高貴的人來到她的面前。臨當黃昏的辰光，這很容易在復興（俱樂部）遇到他們的，但是她的衣衫如此襤褸，而且又不戴帽子，他們決不准她走入復興的。叫她怎麼辦呢？

經過長久的猶疑，她感到走也走累了，坐也坐膩了，想也厭了，於是安達決意使用她的最後方針：逕自跑到一些朋友的住處去討一點錢。

她細想究竟往那一處去，「彌喀是不用說了，他是結了婚的有婦之夫……那紅頭髮的老主顧這時候一定在他的辦公所……」

安達憶起一個牙科醫生，名字叫做范克魯，是一個改教的猶太人。他六個月之前曾送她一雙手鐲，而且在日耳曼俱樂部她又潑過一杯啤酒在他的頭頂上。她想起范克魯便感到難過。

「倘若我遇他一個人在家，他一定會給錢我，」當

她行向她的目的地時，她這麼想。「假使他拒絕呢，我便打碎他室內的電燈。」

她沒有走進那牙科醫生的門之前，她想到她的計劃究竟怎樣發動：她笑嘻嘻的走上樓梯，匆忙的走入牙科醫生的房間，而向他借二十五個盧布。但當她一接觸電鈴，她心裏的計劃又宛如陡然獨自的消滅了。安達開始感覺驚惶與胆怯，她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驚惶與膽怯。在宴會上她是十足的勇敢而鹵莽，但現在呢，穿着日常的素服，她覺得自己像處在求乞的人之地位，有受人加以白眼的可能，她陡然感到畏懼與卑微了。她此刻既是羞愧又是驚抖。

「或者他現在已經忘掉我了，」她想，不敢按電鈴。「而我穿着這樣的衣服，看去宛如一個討飯婆或工女，怎麼好去見他？」

終於她猶疑地按電鈴了。

她聽到腳步聲：那是門房的。

「醫生在家嗎？」她問。

現在她願望假如那門房說聲：「不在」她便十分高

興，但門房却說在的，門房請她行入來，並幫助她解開外套。那樓梯給她的印象是華麗的，偉大的，但在這許多華美的景物之中，最刺她眼睛的是那浩大的照身鏡，在那鏡中她看見一個寒酸的樣子，沒有穿時髦的短衫，沒有戴寬大的帽子，沒有着古銅色的鞋。這在安達是很奇怪的，她現在是這樣寒酸，看去正像一個洗衣婦，或者縫窮婦，她覺得羞慚，她平常的勇敢及鹵莽的痕迹一點都沒有了。她心目中好久不想到自己是安達，而是昔日的娜活斯耶·開娜孚金了……

「請入來。」一個女僕說，指示她走入醫務室。「醫生等一時就來，請坐吧。」

安達坐下一個有沙發的圈手椅上。

「我將要問他借錢給我，」她想。「那是很有把握的，因之，總而言之，我知道他。只要那僕人離開這裏，我在她面前，我是不高興問的。她為什麼老是站在這裏呢？」

五分鐘之後那門開了，范克魯進來。他是一個高大的黑猶太人，他有着肥胖的頰及突的眼睛。他的頰，他的眼睛，他的胸膛，他的身體，他的一切都是養尊處優的徵

象，多麼的嚴莊與可厭！在復興，在日耳曼俱樂部，他常常幾是乎像爛醉的，而他花錢在女人身上又十分豪爽，對於一切惡作劇他能夠忍受，（例如當安達潑啤酒在他的頭上，他只向她微笑及搖着手指。）現在呢他有着刻薄的，恍惚的形容，看去有如警察長那樣的嚴肅與乖僻。而他嘴裏又咀嚼着東西。

「你什麼毛病呢？」他問，沒有瞧着安達。

安達看見那女僕的嚴肅面色，以及范克魯的清潔的儀容，而他又好像沒有認識她，終於她赧然了。

「你什麼毛病呢？」牙醫生再說道，他有些激怒了。

「我患牙痛。」安達喃喃地說。

「呵……是那一條齒呢？在那兒？」

安達記起她的牙齒有一條是穿了一個洞。

「在底下……是右邊……」她說。

「呵……請開開嘴。」

范克魯皺着眉，屏息了呼吸，起首檢查她的牙齒。

「是不是這一條有毛病？」他問，他用鋼質的器具

觸入那齒縫。

「是。」安達不忠實地答道。

「我將提醒他嗎？」她驚愕了。「他一定記得我。但

那僕人爲什麼她站在這兒呢！」

范克魯忽然噴氣，像蒸氣機那樣的噴進她的口裏，並且說，

「我不讓你把那牙齒留住。那牙齒無論如何對你沒有什麼好處了。」

探索那牙齒一番之後，安達的嘴唇及牙肉已被范克魯的給煙熏污了的手指弄髒。他再屏息呼吸去放一點冷的東西進她的口中。安達陡然感覺刺痛，叫起來，而且握住范克魯的手。

「這是對的，這是對的。」他喃喃個不休，「你不要驚怕！那牙齒對你沒有什麼用了，無論如何……你必須勇敢些……」

「他的給煙熏污了的手指，塗染着血地拿出那牙齒給她看，這時候那女僕前來，並放一個盤在她的嘴旁。

「當你回到家的時候，你用冷水洗你的嘴，那血便會停止不流。」范克魯說。

他站在她面前，擺出希望她走的神氣，待她走後以便安靜。

「再會，」她說，轉身朝那門口。

「呀……什麼是我的酬金呢？」范克魯用諧謔的口氣問她。

「呵，是的！」安達記起了，赧顏地，她把當戒指得來的盧布交給那猶太人，牙科醫生范克魯。

當她跑到街上的時候，她感到比先前更難堪的羞愧，她羞愧的是現在沒有一點財產了。她現在不覺得

沒有大帽子和時髦的短衫。她沿街道走着，唾血水，並深深的思慮她的生活，她的羞慚的，悲慘的生活，以及過去受人的辱罵，而那種辱罵，那種悲慘生活，將繼續到明天，下禮拜，直到她臨死的那一天。

「呀！生活是多麼嚴肅！我的上帝，多麼可怖呵！」

第二天，自然，她又回到復興去了，她在那兒跳舞。她已經戴着一頂大的，新的紅色帽子，穿着一件時髦得很的短衫，並且穿着古銅色的鞋子。後來她給一個從開城來的年輕商人帶出去用晚餐。

美意識

此即由美的態度而發生的意識，有創作與鑑賞兩方面。兩者實以同一形式，表現于不同的方向而已。至在根本上則屬同一也。表現于創作之美意識，自能產美，藝術作品即其所產。反之，表現于鑑賞之美意識，僅限于對象之玩味，由美學上觀察，此兩方向之美意識，稱其一為經驗的美學，其二為先驗的美學。前者說明美給與意識之內容。後者則闡明產出美的作用之來源。

文化小叢

民族之精神的形質

民族若在肉體的形質上有差異，則在其精神的形質上亦自有區別。因精神的形質乃依存於腦髓之構造也。故在廣義上言之，精神的形質亦不外是肉體的形質。因學者不同，固有不承認由異民族而起之精神的形質之差異，甚且極輕視之。例如黑爾慈氏（Hertz）即抱此種主張。氏謂白馬與黑馬在肉體的形質上之差異甚大，但在精神的形質上則無何等之差別。在諸學者中，確有故意誇張肉體的形質之差異可以左右精神的形質之差異者。例北歐與南歐之民族，其眼色不同，若比較其兩極端，則其在肉體的形質上之差異頗大。但論兩者之精神的形質則又無何等明顯之異點。本來眼色、皮膚色、毛髮形狀、頭蓋形態及體長等皆為重要之人種形質。至其所以重要者，因可以之為區別人種之標準也。換言之，即此等肉體的形質之異點實可以說明兩人種在往昔歷史之歧分及其向不同方向而分化之事實也。並非色之濃淡及形狀之差異本身有若何之意義。

原來人類歧分之時代遠在古昔。分化之歷史亦甚悠長。但此等乃立於人類共同之地盤之分歧及分化。兩人種之相異，與其相似之比，猶之一毛之於九牛，固極小也。例如黑人種與白人種之差，外觀上雖似甚大，但若與兩者所共有之人種上的形質相比，則僅屬其一小部分而已。且精神的形質之差常因周圍境遇而受極大之影響。尤以土地之氣候、風土、文化等實有形成人種所共通之形質之傾向。所以此種外來之影響為例外，而僅欲抽象純粹起因於遺傳質的原因之種族性情，實屬極困難之事也。

然則吾人果不能辨認由人種之差異而起之精神的形質之差異耶？關於此問題，在某一程度範圍內，固有可能。特別在所謂原始民族，其精神的素質實較文化民族低劣，此為極明顯之事實。若僅視作外的影響，則無論如何，亦難於釋明也。例如澳洲土人，穢達人 (Vedda) 霍登脫 (Hollentot) 及布斯曼人 (Bushman) 等，就其骨格而論，皆屬原始的。同樣，就其精神形質而論，亦屬劣等。在同樣風土之上之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有極大之進步。彼輩至今日仍不出太古石器時代文化一步。且其人口亦日見減少。此果何故耶？此種關係猶之精神低能者之處於腦力健全者之間，雖加以種種之調護，但終不能戰勝長期間之淘汰作用，而漸趨衰滅也。穢達族及布斯曼族即以此理由而漸趨衰滅者。究其原因，與其謂係文化設施之低下，毋寧謂彼輩之缺乏利用文化設施之觀念，較為妥當也。就中以節慾力之貧弱，深謀遠慮之缺乏，實為此等低級民族之共通性質。若就心理學上加以說明，則當稱之為想像力之缺乏。即低級民族對於某一事件絕不慮及其結果。又每遇困難事情發生時，亦無能講求處置之方法。此等性情皆為原始民族所共通之精神的特質。其結果，某一民族以酒精 (Alcohol) 破壞其健康及遺傳質。亦有以花柳病以潰滅其身心者。又有某民族則全不知貯蓄以備不時之需。甚且有不識污穢，終年不加洗滌，即無清潔衛生之觀念者。北美之印第安人經數萬年之久，皆住於銅山之上，但不知所以利用此礦山。南洋土人，同樣曾經閱長久之年代，但至今日，仍不能趨出於古石器時代文化之上。吾人當以何種理由說明此等事例耶？無他，低級民族缺乏對於利用物質之素質也。既滅亡之都拉偉達族 (Dravida) 亦然。即今日之穢達民族，澳洲土人亦仍日奔馳於山野之間以求一日之糧，完全不用牧畜與農耕。例如澳洲土人，在某一地方，雖野宿於寒冷之空氣中，仍不知所以架築房屋或縫製衣服；即其用於狩獵之武器亦不能製造銳利者，而僅使用極原始的武器。文明人雖曾以農耕牧畜訓練此等土人，但終歸失敗。

黑人種較之上述諸低級民族，較為文明。即黑人種能牧畜，能農耕，而形成某一程度之文化。又就個人而論，亦常見有優秀之人才，較之文化民族，決無遜色，尤以音樂一道為然也。至論其民族之共通的特徵，則對於將來之計劃及

企圖仍甚貧弱。較之原始民族固其進步，但通觀其全體，仍以上述智能上之缺陷爲共通之精神的形質也。故彼輩較之歐洲人多沉溺於眼前之快樂，而不顧其他。一言以蔽之，卽黑人種實爲利那主義者。試觀歐戰當時，黑人種在軍隊中之行動，皆表示歡快、柔順，及無憂慮。若令其負一部分之責任或當指揮官，則不適當矣。彼等在技術上較爲適任，但缺乏以想像力爲根基之創造才能。又彼等並無固有之藝術，亦無傳說，更無宗教。彼等唯有感覺及衝動。且遏制欲望之力較之歐洲人種爲低劣。故其患花柳病之百分率超出於有同樣生活之白種人者甚大。又盜癖亦由於同一原因，較之白種人爲多。

黑人之最優良的藝術表現當推查士(Jazz)音樂。其衝動的性質，肉感性(Sinnlichkeit)及末梢神經之傷感主義，實足以完全表示其素質。近時，此種音樂之所以風靡全世界者，實因此種表現適合於久疲於生活及面臨頹廢期之文化人之要求也。但在黑人種，則並不以此種音樂爲醫治疲勞之良藥或視爲廢頹期文化之一階段，而實係彼輩之本質的流露。

如上所述之批評，就全體言，固得其當。但恐亦有人加以非難，謂此未免過於主觀的之見解。尙幸有可解釋者。卽在近來對於黑人之精神的性能，曾作學術的檢查，成績卓著。此項智能檢查(Mental test)在美國尤爲盛行。因在政治上及社會政策上之必要，對於黑人常施行智能檢查，且多就與白人共同生活，共同環境者加以檢查，頗具成績。由克連氏(Crane)、劉塔氏(Reuler)、哈偉士氏(Hawis)及其他多數學者之檢查研究，皆達到約略相同之結論。據其結果，(卽就白人所施之智能檢查，不盡信其全部，僅採用其一部)則黑人之智能無論如何皆劣於白人之智能，可無容疑也。

以上乃就原始人種及與之相近似之人種所作之觀察也。若就於文化民族而論其相互之精神形質之優劣，則爲極危險之常試，實不可靠也。

總之，吾人就於兩個異文化的人種而比較其精神的素質時，有兩方法。其一為徵之於各種族所經過之文化歷史，而推求潛伏於其中之精神形質之方法。其二則與歷史無關係，僅就現狀以測定其智能之方法。後者今姑置不論。至前者則為多數人種所最常用之方法。若嚴格言之，則兩法均非至善之方法，因有愈入微，愈穿鑿，則距離全體之妥當性亦愈遠之傾向。又若就其部分之愈中肯綮而立論，則對於其全體亦愈失其正鵠。就中以西歐人之心理以律東方人之心理，或以東方人之情緒解釋西歐人之情緒，常有陷於極大謬誤之危險。今試舉其一例。Oberhummer氏謂日本人之刺腹自殺，係起因於一般蒙古人身體之痛感遲鈍。此固不值識者之一笑。但Lenz氏亦採用其說，並謂由於蒙古人種之缺乏熱情。此則離題愈遠矣。日本人之多刺腹自殺，實為封建時代之遺俗，並無其他生理的原因也。且日本人真刺腸自殺者，亦寥寥可數。因其有此種風氣與習慣，故一經喧傳，好奇者遂誤以為日本人之自殺皆採刺腹之手段。此即對於異人種之推測過於穿鑿附會，因陷於謬誤之一例。

總之，當論國民之素質時，切不可過於涉及瑣屑之推測及批評，亦不可為少數之特異文化模樣所迷惑，因而失其正鵠。

Lenz以為蒙古人種之精神的共通形質乃極大之應化性。此對於中國人，實為最確切之批評。中國人對於國家的團結之要求甚少，有隨遇而安之性質。若以之與歐洲人種，特別與北歐人種相比較，其間確有極大之差異。北歐人種在有史以前已分布於全歐。此固由於彼等之征服力，彼等且能忍耐北歐之嚴寒的自然淘汰。故有強健之體質。結果多具侵略的素質。至中國人，就大體言之，均取化大事為小事，化小事為無事之主義。由此一點言之，在性質上適與北歐人相反對。

綜以上所述，略可以明瞭人種之共同的素質。但若更深入一步，欲在兩民族之間作纖細之規定，則大體必歸失敗。例如Lenz主張白種人長於批判，蒙古人則長於記憶。印度阿爾亞人種(Srya)在今日，既早失去其最高之文

化及建築術。但中國人及日本人則到處仍保持其古文化，即其證明。至謂歐洲人之長於批判者，因其多具有發明的素質。結果，哲學形而上學甚為發達。蒙古人之批判力與想像力遠不及白種人，獨記憶力則甚卓越，此即明明表示蒙古民族僅長於模倣歐洲文化，保存固有傳說，自然科學性之貧弱，形而上學及抽象的思索之拙劣等。例如老子與孔子之教，與其謂為哲學，毋寧謂為實踐的倫理學。驟觀之，此似為一種卓見。究其實，僅屬文化史之觀察法而已。換言之，以中國日本之文化形態與阿里安文化相比較，仍不足以為斷定民族素質之材料。即此等民族文化形態之差異，果基因於白人種批判力之優秀與蒙古人種批判力之低劣耶？此亦尚屬疑問。若真欲決定此等民族之異點，必須令極多數之蒙古人種與白人種置於同境遇之中，而施行批判力及記憶力之測驗。但此種測驗，在事實上，實不可能。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省，曾就白人子弟與中國人子弟施行智力測驗，其結果，蒙古人種之總平均點並不劣，唯批判力劣於白種人。但此種測驗亦非完全可靠。因材料之選擇，發問法，調查數，及測驗方法本身等，皆須待斟酌。究竟依此實驗能否識明其根本的要素，尚屬疑問也。即蒙古人種與白人種之分族亦頗繁多，未能以中國人及美國人為代表也。欲比較文化民族之素質，除觀察其過去所歷踪跡，而間接斷定其素質之外，實無他法。但此方法亦未必完全可靠也。

本來文化之進展有一定之順序及階段。最少，鑑於民族文化發展之歷史，及徵之於個人在其生涯間所能經驗之社會變化上之體驗，皆證明某一時代之文化性質及形態，必起因於前時代文化之性質及形態，經過必然的變化而來者。又後期文化發生之後，欲再回復至前期文化，則屬絕對的不可能之事也。因其間有一種必然的階段及文化年齡。例如經過啓蒙期而進於古典期（Classic epoch），由古典期進入浪漫期（Romantic epoch），實有一定之階段，不能取逆的方向回復至啓蒙期也。

如前例所述，蒙古人種與阿里安人種之所以有其獨特之文化，固起因於其素質。但由環境之決定而起之文化

現象則可視作由新事情所促起而向次階段之變化及發展。Lenz 說明白種人，特別為北歐人種，長於發明，故深嗜自然科學。但此民族經過長期之中世時代，直至十五六世紀之文藝復興期為止，在自然科學上並無何等之發明，亦不見有自由的哲學的思索，即文化民族早應具備之活版印刷術亦無所發明。此果何故耶？無他，中世之宗教的黑闇實為全歐民智之桎梏故也。即北歐民族雖具有發明之可能性之素質，因該時代無發明之需求，故此發明的素質無從覺醒。故知文化形態及時代精神有時可以啓發民族的素質，有時又可以蒙蔽民族的素質。此即證明縱令有特殊之素質，但非必能常向外表現也。

蒙古人種之無何等發明及自然科學之不發達，且無與西歐人相似之論理學 (Logik) 辯正法 (Dialektik) 等學問之發生，實因東洋文化在長期間皆停頓於不需求此等學術之狀態中也。(即如西歐之中世期狀態) 特別因言語與文字，在決定吾人之思索之形態與性質時，有重大之關係。當吾人作形而上學的思索時，雖一般運用頭腦，但在方法上，則需要充分之言語文字為表現。西歐之印度日耳曼語系，在作成論理學及辯證法之哲學的體系時，至為便利。但我國之象形文字則極不適於作成論理學及辯證法的學術系統。唯文化人對於真理之要求，即對於哲學思索 (Philosophieren) 之要求，則原無民族之區分。故哲學在我國取另一種形式而發達。例如老莊之哲學加入佛教與道教之教義，哲學內容乃日趨複雜。又如佛教流入日本之後，再有一番變化，而另創一種特別的表現式樣，即為一種『不成文之哲學』，不注重於文字上之意義。例如大乘起信論中有所謂以實在有為『非有』，但忽又以之為『非非有』矣。若以西歐人之論理的頭腦決不能了解此中奧妙。因為西歐人乃極注重言語所規定之概念。西歐人本有在一個概念上樹立他概念之習慣。即彼輩之頭腦乃習慣於廣義的論理學的頭腦。故以大乘起信論一類之理論為非論理的。Lenz 且謂為 (Kopferbrecher) 自尋煩惱之素因之意。故彼謂孔子與老子之教義僅屬實踐的倫理學而已，且加以批評曰：

「中國之有名哲學者處理哲學之一般問題時，常表示彼等所特有之不明瞭與曖昧。」

此確係 Lorenz 氏之真摯的批判。但在我國人却能理解老莊之心境。即老莊之哲學是在無窮遠之直觀。唯欲以言語文字表現其所欲言者時，聽者及讀者因受語言文字之概念的支配，常有說解其真諦之虞。為預防此種誤解，故欲稱為「非有」者更轉化其義為「非非有」矣。老莊哲學之目的在使人能領悟其真諦。至在語言文字間之徘徊，僅一手段而已，固非重要也。本來哲學之目的，最後是在對於真理之覺悟。故上述之方法亦可謂係極有效力之方法。即使最不適用之語法能發生最便利之作用者，當推老莊之哲學為最不可思議之例。故難怪異民族之歐西人不能理解也。

至象形文字確為自然科學之障礙。因自然科學之方法完全以物質的概念之規定為生命。文字語言之概念朦朧不明，實為自然科學上之大敵。故知在東洋方面，自然科學之不發達，決不能以民族之無此素質為原因，而實起因于種種之文化情事。（語言即其中之一項）最近，日本科學之發達即其證明。因日本對於其不適于今日之舊有文化盡能加以廢革。我國人苟能盡量提倡學術文化之改革，並養成科學教育之氛圍氣，則中國人之自然科學當亦能追及西歐人及日本人也。

由上述，故知僅觀察一民族文化所經歷之足跡及其文化形態，即斷定該民族之素質，實至危險，而不能達到正確之結論也。但兩個人間尚有先天的性質之差異。何況兩民族之間，當然亦有精神的形質之差異。此則須特為注意者，唯頗難獲得此種證明耳。

但在約略相等的境遇中之兩民族，若各取不同之文化發展途徑時，又在其所經之歷史中，常取一樣的形式時，則吾人在某一程度亦可歸因于該民族之素質之差異也。

其最明顯之例當推猶太人。猶太人在今日之西歐諸文明國，分布甚廣，其與他人種之混合，亦至普遍。其共通之

民族情厥爲錙銖必較，及孜孜不息。但究其原因與其謂此種性質在數千年前即既存在，毋寧謂彼等所經數千年之生活實養成此種民族性也。猶太人之發祥地原在前亞細亞。前亞細亞人種之特性，在今日亦約略與猶太人相近似。故知彼等之根本的民族性雖既存在于彼輩未離其鄉井以前之時代，至其主要之習性則實起因于脫離鄉井後之漂泊生活也。

彼等所選擇之職業，從來皆以商業爲主。其所向之地，亦皆爲人煙稠密之都市，即不願入不毛之地，從事開墾以創造自己固有之文化。被輩唯選擇繁盛之都市，雜居其中，專從事商業及交易，以剝取利潤，貯蓄富財。故在近代生活中，彼等多從事于商業，貿易，銀行，報館，演劇，電影，音樂，著述，出版，及醫業等，即多屬移動性之職業，而忌避農工。又近代繁華大都市之時式服裝（所謂摩登服裝）亦多由于猶太人之考案。彼輩對於此等都市的職業實具天才。故現代大都市之經濟界實權大都掌握于猶太人之手中。

彼等爲極端之個人主義者，對於國家之組織，全無興趣，亦乏能力。前時曾有多數猶太人回至巴列斯丁那，欲組織國家。據 Salumann 氏之考察，則此等有志之大部分皆爲含有其他民族血液之雜種也。

又據智力測驗之結果，猶太人之智能實遠勝于德意志民族，特別在自然科學方面，具有優秀之才能。例如在物理學，數學，醫學，心理學方面皆產出卓越之學者。斯賓挪莎，與愛爾斯坦固屬例外。至在人類的社會的方面之研究，優秀學者實畫出不窮。例如在精神分析學上有佛洛特（Freud），在個性心理學上則有阿德拉（Adler）。又性慾學大家亦多爲猶太人。彼輩對於一切感覺的藝術，賦有特別的天才。例如在音樂方面有 Mendelssohn, Meyerbeer, Offenbach, Rubinstein, Joachim, Bizet 等；在俳優方面則有 Sarah, Bernhard, Moissi Reinhardt 等。

最後，破壞性與攪亂性亦爲前亞細亞人種之一的性質，故喜研究社會學及從事革命運動。馬克斯爲猶太人。此外如 Toller, Trozki, Eisner, Luxemburg 等社會運動家亦爲猶太人。一般言之，彼等之性情實以尖銳性

與感覺性爲特徵。故形成近代歐羅巴文化之主要素。換言之，在頽廢期之歐洲文化即表示受黑人及猶太人之性質影響甚深也。

以上所述，爲猶太人之性向之概觀。至其中孰爲由于環境所促成之後天的性質，孰爲先天的素質，則頗不易辨別。雖屬同一文化與同一境遇，若仍表示與其他人種有不同之特殊的文化之發展，則其大多數不能不視作起因于先天的民族形質也。

此外，就其他人種，如地中海人種，前亞細亞人種，東方人種，北歐人種等試加以大略的觀察。

地中海人種一般較之北歐人種爲活動，而富于熱情。但在理性與沉着兩點，則劣于其他之歐羅巴人種。現今之希臘人及意大利人，在智能上之成績均較劣。彼等對於古代埃及、美契尼、希臘、羅馬、伊士蘭等文化，雖曾參與若干之力量，但具有創造之力者，仍屬北歐人種也。

東方人種與前亞細亞人種雖爲地中海人種之一分歧。但在智能、忍耐力諸點，實勝于地中海人種。又如菲尼基人之性質最爲勇敢，且一切以『實際的』爲其特徵。文字及阿剌伯數字之發明，應歸功于此人種也。如前所述，阿剌刺巴比倫之文明及希伯萊之文化，皆從東方人與前亞細亞人之混合文化而產生者。

前亞細亞人爲東方人種之兄弟。特別如前所述之猶太人之形質，即與此前亞細亞人種相當。但阿爾敏尼亞人則較猶太人更爲狡詐。故俗稱：七個猶太人趕不上一個希臘人，而七個希臘人又趕不上一個阿爾敏尼亞人。但此人種無團結力，常喜混入于他人種中而生活。Luschan 論阿爾敏尼亞人曰：『在政治上從未見有如此愚鈍之人種，亦從未見有如阿爾敏尼亞人之不能自爲統制，又不能受他人統制之人種也。』但彼等皆極狡詐。故 Fischer 氏謂：『阿爾敏尼亞人常爲社會生活分解作用之酵素，且亦爲進步之酵素。』

北歐人種爲歐洲人種中之最優秀之人種。多數大學者皆出自此人種。此即彼輩常以此自誇者也。其他問題，今

姑措勿論。至北歐人種爲最富于理智及性質最沉着之民族，則可無容疑；實足稱爲具有大國民度風之人種也。

北歐人不僅在肉體上，即在精神上，亦成爲最強健之人種。此不能不歸因于自然淘汰之力。若以沉着、冥想等性質爲氣候及生活狀態之直接影響，固未妥當。但謂性質輕薄浮動之人不適于北歐之自然與環境，故有漸趨死滅之傾向，結果遂作成現存之人種；此種論斷，則似較適當。即此非由于拉馬克之所謂環境，乃作淘汰要素之環境之結果也。

關於北歐人種之智能測驗，在歐美常見施行，所得成績，皆表示北歐型之要素愈濃厚，則智能指數 (Intelligenz Quotient) 即以實際年齡除智能年齡所得之數) 亦愈大。

從歷史上爲觀察，北歐人種實爲印度日耳曼 (阿里安) 文化之創造者。彼等分布于全歐各地，到處稱霸，此得由古墳發掘學及言品學之研究而推知者也。即印度、希臘、羅馬、契爾特、條頓斯拉夫等人種皆具有同一之文化及同一系統之言語。

西歷紀元前約一千五百年之時代，既有北歐人種侵入印度，征服原有之前亞細亞人及東方人而建立印度日耳曼文化。此得由屈拉斯塔拉教 (Lehre der Zarathustra) 之教典 (Avesta) (伊蘭地方最古之文明紀錄) 證明之。不僅言語，即一切之教儀式典，皆北歐人種之產物也。

其次，古希臘文化亦成于北歐人種之手。此說至最近頗爲有力。最少，當最初創設文化之時，稱霸者似爲北歐人種也。Polemon 氏亦謂：當時之純粹希臘人身體甚高，皮膚潔白，毛髮作黃銅色，即古墳發掘學亦有此種之證明。此外如當西班牙、葡萄牙、埃及、法蘭西、斯拉夫等之建設文化，此種北方要素亦曾參與最大力量也。唯至今日，彼等之形質，因社會及自然淘汰，既消失其大部分，原住民族之形質遂再起而支配其文化矣。此即如前所述，猶太人文化及黑人文化之瀰漫全歐美也。

倫敦協定專待德國來點睛

法國赫里歐講
黃獨芳譯

本年二月三日，在國際環視之下，所締結的倫敦協約其目的不消說是想對歐洲和世界的和平有所貢獻而已。不過當嚴密批判這項協約的重要性時，不能單純地批評已經公表的多數人的意見，必須更進一步，分析該協約本身加以論理的檢討。

第一，一般人所懷疑的是：『今後的國際政局仍然是循着軍縮會議和國際聯盟所設定的路線而進行麼？抑或是』一方面不脫上述兩機關的範疇，一方面則想回復至往昔的締結同盟的時代麼？倫敦協約確是提出了這個重大的問題。我是想丟開一切的偏見，專檢討構成該協定的基幹之三點，即：

(1) 奧國獨立保障問題

英國已經聲明了奧國的獨立，若受了威脅的時候，一定要和關係諸國相協力講求對付的政策。即英國已經改變了不干與歐洲政治的態度，而進出於保障奧國

獨立的舞台了。翻觀任何報章，似乎都忽視了這個問題。其實這次的協定之最重要的發展還是在保障奧國獨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裏面實包含有：(a) 外國對奧國之干涉，(b) 偶然的或計劃的種種內爭，特別如哈布斯堡皇室之復辟等許多的難題。這些難題都是像就要炸裂的爆彈，表示着可怕的景象。不過，無論今後有怎樣重大的事變發生，只要像英國那樣聰明而老練的國家振臂出來，那末，莫說奧國，即全歐洲和平之保障，也是充分有希望的。

(2) 德國再軍備問題

德國在條約上雖尚未獲得單方的改革軍備的權利，但在事實上已經是一無忌憚，傾其全力以擴張國防了。對於這樣的情勢，英法兩國因要求德國共同協議這個再軍備的問題。若能舉行這個會議，德國又承認東歐洛加諾條約及參加中歐協定時，那末，凡爾塞條約第五

篇關於陸海軍限制的條項之廢棄是很容易使其實現的；同時也想圓滿地解決德國回復至國聯的問題。最初，德國對於倫敦協定，在慎重的注意之中，尚表示着若干的善意。但近來，對於此項協約，在德國，反對的氛圍氣仍然是非常濃厚。因為德國若參加了東歐洛加諾條約及中歐協約，就非放棄作德國外交政策之中樞的德奧合併及東方發展政策不可了。於是，德國對於英法協定提出了許多的條件。表面上似乎是想作外交的還價，其實是想掩飾她公然的反對倫敦協定的態度吧了。不過，如上所述，目前的國際動向，實在是要看德國之答覆如何而決定了。

(3) 空軍協定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倫敦協定的生命。締約國之一員，若不是自行挑戰，而受了其他一國之空中襲擊時，其他締約國須立即起來共同討伐該侵略國。即此項協定是，想在西歐的五國間締結空軍的洛加諾條約。意大利和比利時已經欣然地表示願意參加了。萬一德國拒絕參加，那末，為對付這個問題，我們更可付加以嚴格的協

定事項。關於空軍的協約，德國從未曾被邀請參加過。故這次的邀請德國，恐怕即是暗示凡爾賽條約之實質的廢棄吧。

本協約裏面確有兩個新原則，和洛加諾條約不相同的。這兩點正是所以補足洛加諾條約之不備。即：

(a) 相互援助主義 英國若不向他國挑戰而為他國空軍所襲擊的時候，法國應當立即以空軍援助英國。法國也以同樣的條件受英國空軍的援助。有了這樣的協定，那末，從洛加諾條約所不能享受的積極的安全保障便得到相互的保障了。

(b) 無提訴國聯之規定 這點與洛加諾條約完全不同。本協約，關於有發生可能的一切國際紛爭，無提訴國際的規定，唯對侵略國，圖速行報復，可以立即採取自由的行動。

除上述兩點之外，在兩條約之間，可說並無何等相異的地方。故知對於洛加諾條約實有重新確認之必要。我們敢說：蔑視洛加諾條約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問題。

由以上說明，故我們可以明瞭倫敦協約決不是回復至昔時的同盟形態的協定。二月四日，佛蘭亭內閣總

理也會演說，表示倫敦會議祇是爲防止軍擴競爭之熱情的表現而已。不僅軍事條約，舉凡國聯之一般條約及與之不相牴觸的安全保護，關於此等相互的援助之局部的條約，法國政府都極願盡其忠實的履行等一切手段，以維持世界和平。故知一般軍縮會議之能否再開，完全要看德國的意思如何始能決定的了。英法兩國——

尾崎行雄之『擊鼓罵曹』

李衡譯

日本軍部，不僅對外窮兵黷武，近二三年來，且進而干涉政治，破壞憲法，在財政上則以軍費掠取國幣之什九，在外交上則舉在半世紀間從來日本外交家所築成之國際信用，廢棄無遺。日本國內大多數之有識者及政治家對其軍部之專政，皆敢怒而不敢言，蓋亦如我國之文人政客盡懾於有槍階級之淫威，無一人能挺身而起，以糾正軍部之錯誤最多，亦唯腹誹而已。獨有以護憲之神聞名之尾崎行雄氏，痛心於日本軍人之無道，因毅然屹立，以指摘其非，並多方加以諷刺。其所述雖多屬微濕的論調，然在今日唯有軍人獨攬大權之日本，則確屬鳳毛麟角矣。今試節譯尾

誠心誠意愛護和平的兩國——在國聯的領導之下，試借用佛蘭亭氏的說話，『在諸國民之國際的精神之統制下，』互相提攜，爲確立世界的和平而協力。現在我們兩國極願披露至誠，以求德國之握手。德國如能接受我們的請求，那末，我們真是不勝其欣幸的了。(完)

崎氏之時局漫談數節，以見日本今日識者對其軍部之感想也。

抑猶有所感者，日本軍人大都以其愛國熱誠，進而干涉政治；所可非者，唯手段及方法之問題而已。且彼輩生活平時均能與一般平民生活相齊一，即在軍中，亦能與士卒同甘苦；惟因對國內政治，操之過急，遂不能獲得該國人士之同情。然則，無日本軍人之德望而在物質之享受上則千百倍于一般平民者；其不能獲取民心，固無俟言矣。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者何？使全國人民皆能享有水準以上之生活也。足兵者何？則在平時須有充分之國

防也。惟在足兵之先，當能足食。不能足食，雖足兵，不可恃也。日本軍部即蹈此弊而不自覺。至我國現狀，距言足兵固甚遠，距言足食更屬幻想耳。吾人將何以實現先哲之此格言耶？

(一) 由薩長內閣至政黨內閣

王政維新以前，門閥政治之遺習尙殘存。至於明治十八年，太正大臣及左右兩大臣，仍以公卿及諸侯充任之。在士族平民中，雖有西鄉大久保，木戶等偉大人物，惟不能升進至參議以上之職。但自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改革官制，實施現存之內閣制度以來，即公卿諸侯以外之人，皆得任內閣總理。由今日觀之，本無足奇。然在當時，則確爲一大改革也。

當時改革官制之目的爲何？無他，蓋欲不問其人之身分階級如何，唯舉賢選能而使之當國也。凡屬日本國民，不論其出身何地，或何階級，皆可以任總理大臣。不幸當時仍屬藩閥全盛之時代，無論如何偉大人物，皆不出薩長兩藩屬之外。內閣總理固無論矣，即一般大臣亦非

其他藩屬出身者所敢染指。不僅內閣，此外如海陸軍部及警視廳之主腦部亦盡爲薩長人所專有，不許普通日本人過問也。故在明治年間，唯有薩長兩閥交互組織內閣。是即當時政治之常道。但至明治十四五年，漸見有所謂政黨之抬頭。藩閥政府乃不惜傾其全力，欲加以撲滅。然結果適得其反。政黨勢力，由是日見發展，終至取薩長之內閣而代之矣。故由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之間，兩大政黨之首領交互組織內閣，是謂憲政之常道。

就有伊藤博文公爵其人，在多年之間，固執其德國式之內閣制，而爲反政黨之首領。但最後，伊藤氏忽又豹變爲政黨主義者，親自組織政友會矣。於是吾輩政黨主義者遂獲得最大之勝利。

(二) 政黨之官僚化及其墮落腐敗

最可惜痛者，則吾人傾畢生之心血所組織之政黨，因漸次獲得勢力，遂日見變質而趨於腐化。最後且擁戴出身藩閥之官僚爲黨首。試觀今日之政友、民政兩大政黨，當明治初期以艱苦卓絕之精神創立政黨之志士

老成或既凋謝，或已退隱。今日蟠居黨中之高級地位而發揮其勢力者，大都爲舊日之官僚及其爪牙而已。

政黨之所以有今日之狀態者，實因吾輩組織政黨者德不足以感人，能不足以服人之所致也。吾輩唯有深自譴責耳。此外尙有何話可說！

但若加以深究，則亦未能徒以此爲吾輩及後繼者之罪也。全國民實亦與有責焉。全國民之大多數，若能稍富於理智，並能洞悉憲政之本義時，則政黨亦決不致墮落至此。因政黨墮落，必將滅殺其黨勢，結果其反對黨之黨勢必因之而擴張。此間卽有矯正黨弊之自然作用存在也。至今日之現象，則適與吾人之理想相反。政黨愈腐敗，則黨勢愈擴張。故各政黨皆以墮落相尙矣。政黨固有罪，歡迎墮落腐敗政黨之國民亦不能辭其責。

在健全之立憲國，凡在野黨，當選舉競爭時，較之在朝黨，常多勝算。但在日本則恰成反對之現象。此因國民之多數仍多存官尊民卑之固陋思想，而不明憲政之本義使然也。此外道義心尙極薄弱，尙正惡邪之熱情未能使之充分發展，亦爲其一因。

(三) 政黨腐敗之最大原因

以國家爲本位之公黨，常墮落爲朋黨的私黨，比已爲無可諱言之事實。今試舉其最重大之例。當台灣、朝鮮、滿鐵等職司及其值地方官之選任時，政黨常以己黨爲本位，而濫用私人。不僅政黨如是，舉凡國內之各種團體，亦皆有此類缺點。例如海陸軍大臣及新領地總督皆爲行政官，本應任用富於行政智識及經驗之文官，始有益於國家也。此得由歐美諸先進國證明之。不幸日本軍人仍固執武官主義。台灣自改爲文官總督，或績較武官總督時代爲優。但在朝鮮及關東州，則軍部仍固執其武官主義。有此種事實，則徒責政黨之墮於私利，似欠公允也。

政黨腐敗之最大原因，厥爲當選舉議員時，須費極大之選舉費一事。每當總選舉時，若無需支付巨大之經費，則政黨當無爲金錢而腐敗者。最初之政黨黨員，皆爲寧願犧牲本身生命財產以奔走國事之人物。卽其後參加政黨之官僚，亦多屬該輩中之翹楚，皆能潔身自好。原敬、加藤高明、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諸氏，莫不皆然。不幸

諸氏一任政黨首領之後，在金錢上即受輿論之非難。由此觀之，政黨腐敗之原因，固不在政黨本身，而當求之於其他也。

一經被舉為大政黨之首領後，即須在國會中獲得過半數之議員。因此，當總選舉時，必須支付數百萬金之運動費。若不腐敗，何由籌此巨款？故吾以為兩大政黨腐敗之原因，實不在黨首，而在選舉人。全國多數人民苟明瞭憲政之本義，並深悉議員即為我等多數人之總代表，則當踴躍進行選舉，何至需鉅大之經費？又舉廉潔奉公之黨員為黨魁，則縱欲墮落，亦無從也。

對此弊端，如欲加以根本的改革，則除開發大多數國民之德智而外，別於他途。唯此乃百年事業，在倉猝之間，殊難見其成果。故吾人在一方面須施行政治教育，在他方面則須從一時之機宜，而組織超然內閣，暫時剝取政黨之政權，蓋以促政黨之反省為目的也。

此超然內閣說竟獲得意外多數者之贊成，於是遂亦以意外之手段開其實行之緒端。自犬養首相被暗殺以來，以政黨外人組織內閣者二次矣。故政黨中人，果如

吾人之所逆料，政友與民政兩大政黨皆發生變動及分化，或其總裁去職，或提唱兩黨之聯合運動，關於經濟方面，則提出募捐黨費及其他種種改善方法。

今後若仍不許政黨之首領組閣繼續至於三四次，則政黨必將大加改善，否則亦必四分五裂。傾倒吾人畢生之心血所組成之政黨，今竟因是而瓦解，固屬憾事。然著為結黨營私之政黨，則有不如無。其瓦解亦不外贖罪之意而已。

(四) 由奪取天下至為國服務

一般人多誤解天下由我之領袖取得之，其權利則當由我輩一派享受之，而不知為國服務。此其至愚，誠不可及。源氏平氏，以至豐成秀吉，德川家康等時代之團體，皆為朋比為奸結黨營私之私黨，徒利用之以奪取權利而已。在明治維新以前之薩長土肥雖亦標榜勤王大義，曾為國家而奮鬥。不幸自源平以來之七八百年間，積習難改。其政治行動仍多以爭奪政權為目的。最少其部下幕僚皆確信領袖之奮鬥不外為一派之嘍囉爭噉。

飯地耳。在事實上，亦有此種證明。即凡屬其一派者，不論親戚故舊，同鄉同門，盡皆身居要職；至其是否有此學識才力，則非所問也。加之當時指揮勤王軍之薩長將軍中，竟有人向吾人豪語曰：『我輩坐馬上揮劍取天下。君等欲以何手段取天下耶？』縱非薩長人之全部，但其大多數，雖未明言，但必作如是想，則可斷言也。吾人組織政黨之目的，固非欲取天下，乃欲爲國服務而已。（下略）

（五）薩長海陸軍至軍部之日本

迄明治末年，凡非薩長之人不能就海陸軍之要職。如元帥一職，除皇族之外，盡爲薩長人所佔有。（其中唯奧元帥一人而已。然奧氏亦爲準長州人也。）若爲薩長人，則不問其是否適材，雖牛溲馬勃，亦可佔海陸軍之要位。至若普通之日本人，縱令爲傑出人材，亦不能就海陸軍重職也。

西鄉從道侯爵，樺山資紀伯爵，本係陸軍將官，然又可轉任海軍將官。故惟須薩長人，今日可爲樵夫，明日又可以爲漁夫。當時，吾人對此，實不勝其憤慨。故予在國會

中，大聲疾呼，以痛叱其非。予彈劾當局曰：『惟見薩州之海軍，長州之陸軍，並不見日本帝國之海陸軍矣。』當時此言極觸當局之忌云。

至大正年間，日本軍人既深明大義，故始見有帝國之海陸軍。即有爲之士，不必限於薩長人，亦可以就軍部之要職矣。有時且因籍屬長州及妨礙其昇級也。

惟吾人之希望本無限際者。既求得其善，尤希望其至善。此固人情之常也。即吾人希望於薩長人之主持海陸軍政者，勿僅注意於其分內之事，須就國務全體多加考慮，勿令其他行政有偏枯之現象。國庫歲入僅十四萬萬圓餘耳。乃海陸軍費竟要求至十餘萬萬圓之鉅。是無異於欲置其他行政於死地耳。然則漸由薩長海陸軍之羈絆解放出來之帝國，再轉變爲軍部之日本矣。

苟帝國能永久昌強，日趨強盛，則屬軍部之日本亦所樂從。惟吾人所最憂慮者，即如歐戰前之德意志帝國，實可爲吾人之前車。當歐戰中，德國在軍事上固未常失敗。然卒不免於滅亡者，蓋有其他原因在也。吾人又安可蹈此覆轍耶？

(六) 軍人與政治家之安全率

軍人動輒曰：『吾人以生命爲孤注而立世。』此語當非『以他人之生命爲孤注而操縱兵器』之意義。軍人果有此種精神，誠足欽佩。其實凡爲軍人，亦必須有此種精神。

但對外若無戰爭，則軍人亦無從以自身爲孤注而犧牲其生命也。縱願犧牲，亦無人得而斃之。退一步說，縱令發生戰爭，則衝鋒陷陣者仍爲多數之兵士與下級士官。校官之戰死者至尠。至於將官則幾無一人之犧牲者。若予之載憶無誤，則合中日、俄日兩大戰役，少將之戰死者僅二名，中將以上戰死者似無一人。故『以生命爲孤注而立世』一語，在事實上，僅可適用於下由兵士上至校官之一羣軍人而已。至於將官，實難獲得戰死沙場之機會。

翻觀政治家則何如？政治家之地位愈高，則不得善終之率亦愈大。自明治以後，其可以與軍人方面之元帥或上將相當之人物，曾遭暗殺者，計有廣澤真臣、大久保

利通、森有禮、伊藤博文、星亨、原敬、濱口雄幸、犬養毅、井上準之助、武藤山治等人。其中雖幸未斃命，但亦已負重傷者，則有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兩君。此外如西園寺公望、牧野伸顯、若槻禮次郎、鈴木喜三郎等亦曾受刺客之狙擊。可見政界之第一流人物，其不以生命爲孤注者，實無幾人焉！其次論實業家，似應能享其生命之安全者，然安田善次郎與團琢磨既慘遭暗殺，而澁澤榮一君亦曾被狙擊也。

根上所述，在軍人、政治家及實業家三者之間，以軍人之生命爲最安全。縱令戰斃沙場，亦極光榮，死且不朽。至於政治家之遭暗殺，乃死於同胞之手，且多不明言其必死以罪，是無異於宰豚犬耳，實爲無謂之犧牲。暗殺者至後日始云懺悔，此豈非欺人？（以下六行原文被日本檢查機關檢除）

(七) 徒事虛飾之呼聲

一國若無誠意履行國際間之條約時，則不如在當初不締結之爲愈。自明治皇帝以來，常尊重國際信義。若

不欲履行之條約，他國縱要求我之加盟，亦當拒絕。乃近來我日本之外交傾向，不僅徒醉心虛榮，每事欲與文明國家爲伍，並且不顧前後，而與外國締結種種條約，人云亦云，而發出虛飾之呼聲。列如聲明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加入國際聯盟，締結九國條約及不戰條約等，並不稍加研討，即匆匆加入。至於歐美各國，或拒絕加盟，（如美國之對國聯）或要求例外。（英國之對不戰條約）而日本則並不加以考慮，亦不附加條件，唯舉雙手表示贊同。一旦須實行之時，始覺其左右牽制，進退維谷，於是力謀退脫，而設種種之遁詞，喪盡國家之威信，莫此爲甚！

例如滿洲事件。自暴發以來，於今滿二週年以上矣。最初苟能多加考慮及檢討，爲國家將來計，亦可以供參考。即最初若能如美國不加入國聯，則亦無須受十三對一之否決之恥辱。又能如英國要求以滿洲爲例外時，則今日亦可不受違反不戰條約之攻擊。又當締結九國公約時，能即行聲明中國非統一之國家而拒絕其加入，則亦不致受今日世界輿論之攻擊。乃可爲者而不爲，可言者而不言，唯輕狎參加，遂造成今日以全世界爲敵之地

位，猶復牽強附會，愈捉襟則愈露其肘，幾令吾懷疑我日本國民尙有良心信義否也！

最滑稽者，無過於宣稱『滿洲國』爲根據民族自決之獨立。所謂民族自決之文化的行動，應取決於該地方住民之一般投票。（以下七行原文日本檢查機關檢除）

（八）愛國心之誤解與濫用

我日本國民常以國家爲無上高貴之存在，並誤解苟於國家有利，即作惡爲非亦有所不惜。此類愚人，無國無之。在我日本爲最多耳。彼輩以爲祇須愛國，則雖顛倒曲直善惡亦有所不惜。誠謬矣！

英國本有『爲國家計可不問其是非』一語，然此僅一空諺而已。乃竟有欲實行此種空諺者。在往昔或不至受何等之非難。但在文化既進展至今日之程度，則不顧是非曲直之愛國心適足爲亡國之導線而已。德國人之愛國心決不後於其他之任何國家，因不顧是非而侵犯比利時之中立，遂引起局外列國之反感。又因不問曲

直擊沉魯西塔尼亞號，亦促進美國之參戰。德意志帝國遂由是覆沒。當滿洲事變暴發時，日本國民固宣言舉國一致，爲愛國而佔領滿洲。但世界全體之正義觀念適與日本人所希望者相反。蓋時代之潮流也。

關於滿洲事件，因觀點不同，雖有種種之論調。但在

國聯理事會以十三票反對日本之一票。又開總會時，亦無一國贊同日本之言論者。即李頓調查團，固由英法美德意五國人物所組成，亦無一人贊成日本之主張。列國中，同情於日本之政治家雖不少，獨對滿洲問題，則一致表示反對。此果誰之咎耶？（下略）

巴爾扎克之赤馬會

有一天，巴爾扎克招請 A. Car, T. Gautier, G. de Cassagnac, 等人在名赤馬樓的一家小菜館裏聚餐，並提議說：

『我們現在要創立十二文豪的同盟，保持相互扶助的友誼，向外則須計劃如何對付輿論之支配，此會目的當然是在謀吾人的利益。』

巴氏第一先提議，爲提高稿費計，十二人須暫時不爲各新聞雜誌撰稿。大家同意了。因稱此會爲赤馬會。但是，自此會成立後，有些報章及雜誌上仍有極有趣的小說登載，但是作家姓名却是從不見經典的。經他們詳細的打聽，才知道是巴氏的假名。他的同志聽見後，都駭得哭笑不得云。

悼音四絕

沙漠中人

死生一轉輪，斯意何深刻，春草帶愁來，東風空費力。
天堂與地獄，似在蝸牛角，風雨忽連宵，遠山何濯濯。
君如水中萍，妾似枝上露，枝上露易晞，水中萍難住。
月淨天風寒，樑空燕泥落，燈前一炷香，細看烟沉着。

感舊百首續選五首

參橫月落舞回波。嫋嫋腰肢踏踏歌。別墅桐花憐夢斷。十郎才調已無多。

嫣然一笑夢中論。歸對梨渦欲斷魂，背立腰肢渾可掬。若教回首有痕痕。

桐館春回人似玉。香臺秋去月如煙。門前未種相思樹。卻解相思二十年。

傾腸倒胃問前因。慷慨投鞭恥帝秦。懷壁竟同秋草沒。摩空勁翮更何人。

天風吹夢落桐陰。彷彿蒼苔屐印深。萬里勞歌慨幽獨。一箋遙寄式微吟。

張鳳活體詩話(二)

能唱的詩——樂音化的詩

(九年十二月在浙一師)

(一)

這個名詞完全是我杜造的，這宗詩體不是我倡行的。

西洋詩歌中，不是有抒情詩，一類可以歌唱，可以絃誦，他們各按照他們的風俗，習慣，歷史，民情，自有他們的做唱法。(略見拙譯西詩一斑)現在我講我所主張的「能唱的詩」，倒也不必引他來做幌子，說「能唱的詩就是同西洋的抒情詩一樣。」這種張冠李戴的說法，是不行的。

然而照事實上看來，現在一輩做新詩的人，漸漸地分道揚鑣了，他們所做的，顯然不能給他一個含混的名稱叫做新詩就罷。他們所做的，顯然有抒情的，有敘事的，有教科用的，有鄉村體的，有雜體之不同，他們做着，祇不會自己標寫出來罷了，這要待選詩的人，用分類的眼光去看，便可看見各人的作品，各有他的顏色。懂得這層道理，我們用他來當一副眼鏡，就可以選詩，也就可以評詩了。

從前我國選詩評詩的人，只斤斤於家數時代的異

同，從而黨同伐異，是丹非素，鬧箇不了。這幾乎把至公無私的藝術，書作私人的裝飾玩好，如何是可，現在評詩的出版物，雖還不多，就他們所已經見到的，就是虛實兩字。他們總說某詩某句。太凌空，要具體寫才好。（胡適評新詩）不知具體寫果然要緊，然凌空寫也未可偏非，祇要空得好就是了。我們不論別的，就論胡適的應該一詩，句句空，却句句好，就是選曲家所謂言情如水的好處，所以虛實兩字還不是評詩做詩的要旨——論到選詩的眼光，雖則各人有各人的眼光，然而總要有一種標準才好。近來見上海有一種出版物，叫新詩集，他們硬派各人的作品分做寫實寫景寫意寫情四項，我們不知道他根據那一家的說數，就輕輕的分成這樣平均的四個大綱，內中最沒有道理的，要算寫意一項了。你想無論什麼作品，不要說詩，沒有意思，做得成麼，再想其餘三項寫實寫景寫情中，難道就沒有意思麼。

總之，詩的分體，是要緊的，現在我講這一題的目的，却不在分體，我要講「能唱的詩」。什麼叫唱？古人說朦朧詩，又說長言永嘆，曾國藩說密詠續吟，教堂裏的人說

唱讚美詩；從此看來，所謂唱，是要發聲的，要有抑揚的，近時康白情也說：「新詩也可以唱的」胡適說：「尹默君所做三絃詩中，有句『一段低低的土牆擋住了三絃的聲響』很能把三絃的聲音寫在紙上。」可惜康君沒有說明那一種詩可以唱，或什麼樣唱，胡君所舉的句法不是偶然做到的。但是他們雖然沒有說明做法唱法，倒已說到新詩也有唱的可能性了。

新詩果然可唱，但是這箇名字，我却躊躇了多時，沒有給他定出，同朋友們函札來往，有時說律文詩，有時說新律詩，有時說詞曲解放的詩，有時說或種新詩，終不能確定。現在姑且勉強的叫他「能唱的詩」罷！這是我杜造這名詞的來歷，現在再要說明這種詩體，不是我倡行的一番說話。

附注

名「能唱的詩」是九年的事 名「樂音化的詩」是十五年由巴黎回後所定的 名「或體詩」是十九年印五月集時所定的 五月集出版後有人譽之為「國體詩」實不敢當今二十年改定稱「活體詩」是一個不相關的朋友他無心地寫了一個別字作「活體詩」過後我仔細一想稱「活體詩」大妙現準稱「活體詩」不再改了

前面我已把杜造出這名詞的意思，聲訴一過。講到這宗詩體的產出，是跟樂音的程序，自然唱出，不是要有意造作他，他便存在起來；有意要破壞他，他便保存不來。

從中國歷史講來，三百篇，漢魏樂府，唐詩律句，皆可入唱，宋元之詞曲，顯然與詩章分述，完成其為可唱的句調。但是詞曲到了今日，要按着字眼，死板板去填，還有什麼『牌名套子』等嚴刻的規律，要人遷就去湊他，別的人我不管，因為現在仍舊有用白話去填詞的人，我從前同故友載綬章君，講究填詞的時候，雖然胡亂編成了一環『綠詞』一卷，『翦紅詞』一卷，我終不肯學，自己填了幾支月兒高等自度曲。另教老友陸志澄君，製成了譜，自己唱唱。

直到如今，又索性去做新的白話詩，人人家說『別人都靠不住，自己總靠得住的，』不知如我治學，如此大來大往，還說自己總靠得住麼？

但是我做新詩，並不是要趕熱鬧，也不是要立異，我想宋朝的姜白石，他何以要做自度曲，豈不是因為不肯

犧牲自己的意思，去就人家的縛索麼？又想明朝的歸玄恭，他做的萬古愁曲（按日本印的萬古愁曲有牌名）滔滔唱去，何等自由自在！又想清朝的徐靈胎鄭板橋金冬心等，所做的道情和自度曲，為什麼都不肯仰別人家的鼻息，自己却伸着嗓子去唱他自由的調兒，那麼我曉得他們當時已經覺得這些詞牌曲牌是欺人的東西，是擾人的東西，是束縛人的東西，所以要打破他，脫離他，不遷就他，而自家唱自家的調子諸君！他們便是做『能唱底新詩』的前輩，所以我說這宗不是我所倡行的。

宋元明清的且不必說，單說到現在做白話詩的一派人，如胡適之郭沫若等，他們已早做出『能唱底詩』他們做時，雖然不自以為是『能唱的詩』，我用詞曲的讀法讀去，我知道他們所做的詩，也有是能唱的詩，現在我抄幾首在下面，做一舉例：

一，胡適之做的嘗試集內之鴿子，新婚雜詩，希望（譯詩）送任永叔回四川，又嘗試集集外之我們三個朋友，湖上，茲寫他的鴿子一詩：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迴環來往，夷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

二、郭沫若在三葉集內翻譯的海涅詩七節，節節可

唱，茲寫其第二節：

那兒的那位先生，

是痴呆？還是在硬鍾情？

他怎麼那樣地傷心，又那樣地高興。

分明是在高興，同時又在傷心。

三、鄭板橋徐靈胎所做的，也寫幾節：

撥琵琶續續彈，

喚庸愚，警懦頑。

四條絃上多哀怨，

黃沙白草無人跡，

古戍寒雲亂鳥還。

虞羅慣打孤飛雁，

收拾起漁樵事業，

任從他風雪關山。

(右鄭板橋道情之二)

一頃良田，十畝桑園，

兩隻耕牛，一對農船，

柳杏桃梅，籬間岸間。

雞犬豬羊，欄邊樹邊。

看了蠶，收起絲棉；

穿得來花樣鮮，渾身軟。

過了黃梅，把青苗插遍，

到得那稻花香日，正又是明月團圓。

收成好，滿場米穀，柴草接連天。

手擁着爐，背負着暄。

抱女呼男，擦背挨肩。

宰一只鷄肥，捉幾個魚鮮。

白米飯如霜似雪。

吃得來喜地歡天。

完糧日，到城中，

買一面逢逢社鼓，

只等賀新年。

另舉

(右徐靈胎道情之一)金冬心自度曲亦有專集不
看以上所舉諸例能唱詩的一斑也可看見了。

三

什麼樣唱？講到唱法，九腔十八調，言其多也。倘再加以音樂的伴奏，高低，遲速，頓挫，抑揚，闖入聲歌的境域去了，照此唱法，勢必每一首詩句，附以宮譜，始可上口，將不勝煩重，詩人而又要兼辦歌者與樂人的藝能，不亦太苦而亦太苛了。好在唱有不必伴以樂器，而有徒歌的可能，詩的可唱，可就徒歌一層講，「律和聲，聲依永，」徹古徹今，無中無外，皆有此種唱法，不必每詩各附以五線譜，而始能唱出。世有音樂家，倘表同情於所見到的詩，不妨引商刻羽爲之。但是徒歌也有幾種方式，也有各處人的習慣不同。譬如一首七言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可以當五更調唱，也可以當孟姜女調唱，也可以當大鼓書唱，也可以當小熱昏唱，也可以當皮黃唱，也可以當七言古詩唱，當山歌唱，當小調唱俱可，這些都要裝腔作勢，扭扭搗搗，不是唱詩的正當方法，而舊時文人的搖頭擺肚的

讀法，亦覺可厭，那末唱詩的聲調，究當怎樣呢？我以為只要朗讀，朗讀的條件，一要讀準字音。平聲歸他平聲讀。仄聲歸他仄聲讀。二要把句中的詞性分開，應聯則聯，應斷則斷。不必論全詩或一句的意旨側重在那裏。只須照平仄讀出，已有字聲的輕重（因爲平仄的本聲即是樂音）照詞性分開，已有句意的表現，倘要分某句某字着意應重讀，或某句某字不着意應輕讀，那末試想一字放在句子裏，各有他們的職責，何可怠慢！我們當一視同仁，字字讀出，現拈三例如下：

(1) 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

 將謂——偷閒——學——少年。

(2)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按怎敵他三字，是

襯字，或名虛字，宜快讀。)

(3) 看——行人——往往——來來

忙裏——偷閒

喝杯——茶——去

到——這裏——談談——說說

苦中——得樂

拿——壺——酒——來

右舉三例不過把調性分開教人不要誤讀破句其平仄自在句中也不要誤讀破音是了。這種讀法我們尋常在客地中在大眾間往往遇到聽到；又在舞臺上在傳奇中，上場人物之對白或是一詩或是一詞，或是對句，都是如此唱的，唱時惟恐有一字一句不易使人領會，所以字字平朗，不肯放過，不作腔調朗讀如對話一樣，最為平易可能的。

四

但又什麼樣做？從前律句詞曲之難，難在成格之束縛，現在成格既經解放，便無難處，只消懂得四個音調，其式如下：

單字音
(平)……1

(仄)……2

雙字音
(中平)……3

(中仄)……4

注 (中)是可平可仄的字音做在句子中，即舊說

一三五不論。又這裏所講的平仄，只是讀時時

間上的長短，論不到四聲或五聲，及嚴刻的科

學中之樂音，所以平仄兩字，可換做長短兩字。

爲什麼很復的音調，只有四個式子？還一層却未經

前人道過，我敢斷斷的說：『只消有四個，多一個不可，少

一個不能！』這因爲中國字音簡單，沒有三個音分不開

的詞類，而且這四個式子，隨便彼此疊來架去，(如 1 3

4 2, 4 3 2 4, 3 1 4 2, 4 3 4 1, ……)都可以做成『

能唱的詩』句，只不要疊用 3 3, 4 4, 以免呆板。有是要

做拗澀的句子，則不妨間或疊用一下，但亦不可至再至

三如舊詞調中之繞佛閣一曲，連疊 4 4 4 4, 不免艱詞

柴口了。現把這四個式子應用如下：

香塚銘 塚在北京宣武門外無名氏作

濟自作

聽雨 張廷濟題王椒畦畫冊詞見宋人集中非廷

少年 聽雨 歌樓 上

浩浩⁴ 愁¹ 劫² 終¹ 短歌³ 明月⁴ 鬱鬱⁴ 中有⁴ 碧血⁴ (拗句, 4 4 疊用)
 亦² 亦² 有時³ 盡² 血² 亦² 有時³ 滅² 一縷⁴ 煙痕³ 無¹ 斷絕⁴
 是耶³ 非耶!³ (拗句, 3 3, 疊用)
 化爲³ 胡蝶⁴

銀燭⁴ 昏帳⁴ (拗句, 4 4 疊用)
 中年³ 聽雨⁴ 客舟³ 中¹
 天潤⁴ 雲紙³
 斷雁⁴ 叫² 西風³
 而今³ 聽雨⁴ 僧廬³ 下²
 鬢已² 星星³ 也²
 悲歡³ 離合⁴ 總³ 無情²
 一任⁴ 空階³ 點滴⁴ 到天明³

附聲調圖譜及說明



按上列極簡單的圖式, 足以包括一切韻文詩詞的聲調。此即按照前說第四節的分析, 歸納下來, 從中字起或順讀或逆讀可以自由造成二字句至七八字句的樂音化聲調如:

中平 中仄

中平中

中仄中

中平中仄

中仄中平

中平中仄中

中仄中平中

中平中仄中平

中仄中平中仄

中平中仄中平中

中仄中平中平中

.....

自這篇發表後，一二知好逐時送來的回響，不分贊
同和反對，一一列後。
天方記

附鈔活體二首（在巴黎作）

五卅訊中送半農東歸

榴紅噴怨，

蒲綠將愁，

蒸沸波濤撼亞歐。

嘆紛紛！

干戈草木，

螻蟻王侯，

不抵這蒼莖不死，

記牢創痛在心頭！

★ ★ ★ ★ ★

此際送君歸去，

重事鋤耨。

要籬苗深蒔，

穉葉勻抽，

幾番風雨後，

處處聞鳩，

好待他時，

策杖作新遊。

★ ★ ★ ★ ★

飛行——偕丁震五從蒲耳才坐軍用飛機遊行巴

黎

輪滑盤旋，
 機推身進，
 向廣場前。
 混混眼前碧草，
 浮浮足底青煙。
 有揮巾女伴，
 送我登仙。
 ★
 人我低昇。
 抬頭空闊，
 天地爲航。
 快意凌雲遠處，
 長風破浪身旁。
 倘聳身入月，
 心地傍徨。
 ★
 與世浮沉。
 翻騰慕地，

旋乾轉坤。
 斗絕彌樓欹仄，
 紆迴長水縱橫。
 怕江干鐵塔，
 猛向身傾。
 ★
 因風左轉。
 惶恐前途，
 自家難怨。
 將身牢縛牢扶，
 遮眼不聲不敢。
 發發打頭風，
 血凝微管。
 ★
 掉頭右傾。
 茫茫兩大，
 欲我無生。
 冒險真成風葬，

登高何處招魂？

向飛鷹叫苦，

輸與身輕。

飄然下降。

胆怯猶寒。

口呆心想。

幾疑落月天邊，

又似輕油水上。

握手道人前，

★
★
★
★

「布帆無恙」

又七絕四首

漫許同舟郭李看。春風天上不勝寒。因緣縱得軒然舉。局背兜頭究未甘。呱呱墮地到今日。蛻去汗泥此一回。欲懺塵緣力猶薄。道心微動滅如灰。扶頭魂夢奪花紅。偶想冷然學御風。才出夢中仍是夢。微茫南北路西東。世路崎嶇人盡憐。誰知天路未便便。星辰顛播多張角。誰信飛行入月仙。

文壇風景綫

徐中

一 我們的小品年

有人說：「一九三四年是小品年」的確，這一年裏我們的雜誌出得夠瞧了。雜誌上的文章，除了小品文外，似乎難得有大品文章看到。與其費盡心血，用幾十年功夫寫一部大著，吃力不討好，何如玩玩小擺供，而且書店老

闖倒狼歡迎呢？

愛惜腦筋，又得稿費，這不能不說是聰明人的聰明算盤。

我但願他們「能從蒼蠅之微，得知宇宙之大！」同時要奉勸我們的聰明人當心蒼蠅腳上的傳染病毒。

二 古人從棺材裏爬起來了

看到過去一年的大印×中郎小品，×中郎全集，而且風行一時，我們知道古人已經從棺材裏爬起來了。幸虧死得還不久，用香水脂粉重新打扮一下，我們的容易打發的讀者還不致嗅出腐爛的尸臭。

難道除了陳死人外，就沒有活人的東西可印麼？你要知道，現在天天拿筆桿子的人是否吃得活，還是疑問。等到明朝的古墓發掘完了，再有晉朝的可掘，年代要愈遠愈好。反正這事無關軍國大計，沒有殺頭的危險。可是×中郎能得知已於幾百年後，死而有靈，可以瞑目矣！

三 名家和地盤

刊物雖然多，但是地盤多給「名家」霸佔了去。凡是名家所寫的沒有一篇不是好的，而無名小卒就是寫一萬世也寫不出偉大作品，這是我們的新邏輯。據我看來，名家放個屁也要比無名小卒的香。

發牢騷的也會喊：「偉大作品在字紙籠裏！」但是名家總是名家啊！等到你自己成了名家，你照樣會看也不看一眼地把無名小卒的心血擲進字紙籠裏去。——總

算出氣了。

一二個刊物上爲了新銳作家特闢一欄，讓無名小卒得到個把練習訓練的機會。這樣子「地盤公開」在中國是被認爲傻瓜的。

四 文壇登龍術大流行

文壇登龍之術，層出不窮。讀者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大概出風頭和罵人（越有名的人越好）兩章本學會了，決不會吃虧。常常在報屁股上見到你的大作——提倡這樣那樣，人家已會知道你某某人已經變了大作家了。罵人者，別人會還罵你，罵得利害，少不了看熱鬧的人。

因爲要急於登龍起見，有時做做文抄公，文偷公也。不妨化了名在別的刊物上捧自己的文章寫得好，更不失爲一種名利雙收的辦法。

不知一九三五年度的文壇登龍術流行不流行？那有關乎文壇氣運，在下不是預言家。

五 想不想拿出貨色來

馬上就叫人家拿出貨色來，自然太「性急」一點。所

以我這句話，已經退一步，再退一步，只問他心裏想不想？如果心裏根本不想，而嘴上儘怪別人催貨催得太緊，恐怕不是十分硬碰碰的事。

真有好貨色，不怕沒有銷路的，並不像某種人所設想的大家完全不識貨，會得埋沒了偉大作品。

最壞不過的是拿壞貨色來冒充頭等牌子，別人上了當還不算，有時買了後反而受害無窮。賣貨色的一點不負責。

我根本不應該問這一句笨話。是不是？

六 大眾還沒有給人遺忘掉

我最初認為大家掘古墓掘得辛苦了，一定會把現在活着的種田人做工匠遺忘掉。出乎意料之外，（流年吉利之故）大眾還沒有被人家拋在腦後。

大眾語運動的鑼鼓敲得狠得勁，真的一件事情的起頭總得敲幾句開場鑼，以便吸引觀衆。鑼鼓敲過以後才是正戲呢！

我們知道大眾所吃的食物是大餅和油條，精緻的小點心，好看而不中吃，根本沒有他們的分。我想大眾語

運動者，該不會忘記大餅油條的製造。比賣小點心還要緊。你們要為大眾的口腹着想，老闆的荷包算得什麼？

七 從小品年到翻譯年

這是一個好現象，從小品年一跳到了翻譯年了。講到翻譯，我說最好是先把外國文字弄得通一點，拿本字典逐字硬翻總不是事。

在過去，不要說翻譯的數量很可悲觀，西洋的名著沒有人肯有系統的介紹過來，質地也並不十分高明。結屈贅牙，比原文還難懂。

翻俄國小說吧！一定從英文轉譯過來。翻德文書，普通都是拿日文譯本做藍本，幾個轉折，原書的可靠性你可知了。

至於書店裏的出了一本翻譯的教科書，稱為西洋如何如何的名著，本書應如何如何的有貢獻於文化，更可以把人的嘴笑歪。

八 傢伙不再是少數人的了

中國字的難寫難記，向來只是少數文人專用的東西，大眾連斗大的字都不認識一個的。這少數文人就靠

着他的多認得幾個字，在社會上占了特殊的地位。

最近，教育部開始注意了簡字運動和國音字母的普及，只要有始有終，虎頭不落着了個蛇尾，我想信幾年內文盲一定可以減少大半。而我們的文人的畸式現象也可消滅了。

據說一個大衆都認得字的國家，出版物的銷路是很可觀的。搖筆桿子的人將能賣更多的錢，書店將多開幾月，雜誌將多辦幾種，這是我的樂觀的推測。

九 到底不是洋人

到底我們不是洋人，祖宗遺傳了給我們一副黃面孔，儘管你棒的洋人的臭脚喊「香得來」，還有沒有用。文學何嘗不然？太歐化了好像會變做不是中國人寫出來的東西。

最近十教授的一十宣言，我們認爲能「君子不其本」可以給洋化的紳士一個警告：「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呀！」

做了中國地方的人還不算，尤其不要忘記是這個

時候的中國人。所謂文化的空間性和時間性，不守舊亦不「維新」，對於一味洋化的出風頭主義者恐怕是不容易了解的。

我們自己的文學在那裏呢？在建設中。永久是建設中。

十 一個小嚶嚶的希望

不知道一個小嚶嚶如今沒有權利可以希望？我們的文壇加速率的進步。

話從最卑卑不足道者講起：我希望這年度裏，我們要普及大衆讀物，替兒童們想着想看，黃色的毒物肅消一下，翻譯中像「我笑在床上」這種句子少來爲妙。雜誌的價錢公道些，無名小卒的文章看過一遍不再丟在字紙籠裏，報屁股上不再捧角倒角，大衆不再讀了十年經書，還是肚裏不通，不通。簡字個個人大都會寫。

.....

二四，二，一五，於故都古廟

毒化

江西省立南昌
第二中學高一 晏英

(一)

晶瑩底月光，照徹了大地……

(二)

大桃村的一個角落裏，率率地有人在蠕動。

「禿大哥！悔不該咱們早先不答應矮鬼，現在可夠麻煩哩！」

「媽的！悔什麼呀！無論怎樣，鴉片可種不得的。矮鬼硬來吧，咱們村裏還沒死絕哩！怕他怎的！」

「禿大哥！輕點！悄沒聲的。矮鬼聽去了，可不是玩啦！咱們且聽聽二哥說矮鬼待怎樣麻煩咱們法呀！」

「聽說吧，大哥！自從去年矮鬼強迫咱們全縣栽種鴉片以後，咱們村裏不是至今都沒種嗎！所以矮鬼恨死咱們村裏，想用武力完全解決咱們。可是，咱們村裏，有這

麼多人哩，並有咱們頂呱呱的你——禿大哥，所以沒敢下手。今天縣裏派了十幾個矮鬼下來，大概是忍無可忍吧，硬強迫咱們村裏，明天上午每人要出十萬大貫，作為什麼「懶捐」，有不的吧，說要見一個做一個哩！禿大哥！你想想：這不是硬拿咱們為難嗎？不要說一個人出十萬大貫，就是咱們全村都沒這偌大的數目呀！大哥！這可怎麼辦呢？」

「怎麼辦，等死嗎？依我說幹了他媽的，不完了嗎？」

「二哥！不必着急！咱們今天也是死，明天也是死，不如依了大哥，乘這月夜，矮鬼沒防備的時候，做了他娘的，也好給咱們村裏吐口氣，給國家吐口氣。橫直咱們現在有這麼許多人，怕他十幾個不成！」

「着哇！三麻子，真你的好！走哇！殺呀！」

「好好好！」

「殺殺殺！」

「……」
「……」

(三)

晶瑩底月光，照徹了大地……

大青山脚下，隱約地有一排黑影在舞着叫着。

血血肉肉——矮鬼的血肉在晶瑩底月光下，流着！

飛着！變成了黑色……

大禿子粗黑的手，一隻提着一把銀色的大砍刀，一

隻托着三個血肉模糊的矮鬼的頭，在晶瑩底月光下，舞着笑着！

「噓……」禿大哥昂頭一聲長嘯，山谷起了尖銳的回響。

國仇，家難，身辱……都在這嘯聲中毀滅。

(四)

茅屋的影子，被太陽拉過了河……

村長的衙門口，新掛了一張告示；

「……爾等爲國爭光，爲鄉求福，忠勇可嘉。着爾全村居民，明日清晨，齊集西坪，聽候嘉獎……」

頭，在村長衙門口攢動；眼，在告示板上亂晃；興奮的情緒，充滿了全村人民的心靈。

(五)

薄霧朦朧，籠罩了大桃村。

廣漠底西坪上，黑壓壓地雲集着全村人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嘉什麼烏獎，別的又是村長搗鬼吧！」大禿子急了。

「丟他媽的，你老準昏了腦袋吧？村長可會騙自己的？」又是一種聲調。

「……」

×××××

村長來了，帶着許多日本人。

獎品來了，——一尊龐大的機關槍。

人——不像人——一層層的倒下去，鮮血造成了

一條紅河。

天也紅了一半。——大桃村火化了。

日本人笑了，村長——中國人——也笑了。

『支那狗！支那狗！』

婚 後

像黑暗裏的原野，像沙漠中的旅客，他孤獨地睡在這寢室裏，沉醉在這死水般的空氣中。

半支獨光，像寒夜裏街頭的丐兒，微弱的戰顫着，在灰白的牆上，閃掠着淒涼的陰影。這時正是自修的時候，同學們都完全在自修室裏，所以寢室裏除了校工以外，也只有他這個孤獨地病人了。

這四周的一切，恰反映着他心頭的煩悶。他睡在床上，奮怒的時候，像一頭餓虎，全身被火燃燒着；他緊握着拳頭，像是要同誰決鬥。但漸漸地像心頭上潑了盆冷水，他全身蜷伏着，像一頭將死的小羔羊！

呵！這枯寂的生活呵！他忽然大聲的悲呼着。

『……………』

(六)

黑了天……

一九三五，二，於南昌二中。

安徽省立
高中高二 方達人

他才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個身心健全的青年；不幸在去年的寒假中，他已葬送了自己的青春；散失了前途的光明；是被父母逼迫着，同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結婚了。

還記得去年寒假歸家的情景，他一進大門，孩子們便自然地喊着新郎來了；他忽然一驚，曉得有不幸的事將要發生。果然當日的晚間，父親母親便宣佈着他們的計劃，說是所有的都預備好了，只是候他一人的歸來；起初他當然是不願意的，但經過父母幾番軟硬的苦勸；這時他完全包圍在慈愛，威脅……種種迫力的夾攻中；終於他受了父母慈愛的感動，他失敗了，妥協了。

婚期是決定了在他歸家後的十天，平時冷靜的家庭，現在也居然頓時熱鬧了；許多有關係的人們都來慶賀着。老母的慈容，也整日的掛着笑影，他眼看着這般的情景，心裏說不出來的一種怪味：像未熟的酸梅，黃蓮的怪苦，說是十分的歡欣麼？他倒還不是那種糊塗的青年，說是悲痛嗎？那倒未必盡是。呵！他心裏真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怪味呢！

女人的引誘，像一塊香糖在孩子面前跳躍，吸引；況且他還是一個從未接觸女性年紀青青的處男子，第一次接近了女性，怎叫不會吸引了呢？雖然從前他倆從未見面，但當這新婚的第一天，這精緻的新房裏，像襯出了一朵簇新的鮮花；那緋紅的雙頰，玲瓏的雙眸，處女的羞澀，叫誰不愛戀呢？呵！他沉醉了，在斯婚的麻醉之中，屈服了，在女人的誘力之下，平時的大志，將來的希冀……什麼也忘去了。

本來以前素不相識的他倆，現在的情感却也像膠也似的濃厚着，山也似的甜蜜了。但快樂的時間，總不能永遠的長的，寒假四星期的光陰又匆匆的去了。爲了自

己的學業，前途，不得不又要與她別了，記得離別的前夜，她淚光在兩眼裏閃耀着，離別的怨恨已使他心頭異常的悲痛。可是爲了二人的將來幸福，丈夫的前途，她又不得不不在他的面前勉強的裝出笑容。他呢？到還算一個比較的聰明，咬牙的壓住了離別愁恨，忍心的按住了暫時的悲痛，同她別了。

人類的情感是不講理性的，雖然理智是暫時克復了情感；但他倆心的中間，像一根風箏的綫，不息地的流水，仍然是分離不開。

到學校裏，已經是正式上課了。第一天的上課，他就感覺着莫大的興味。及至以後的幾天，他開始地又想起了家了，紀念着她了；上課的時候，他就不知道先生講些是什麼，他的心呵！已經被綫拉回家了。晚上，一個人睡在床上異樣的難過；思想像潮水一般的怒湧着，新婚的甜蜜呵！女性的溫柔呵！……不斷地在腦中回映着。在夢裏，他總是似乎置身在家裏；在他的笑影裏……可是醒來不過更促一層傷感罷了。

學校裏的同學們，教員們誰都驚異的議論着；一個

本來身心健全有為的青年，怎麼突然的現在變成了這
類發，浪漫，憂悶的人了呢！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呵！
從此他完全失去了平時的活潑的精神了，他終日
地悲傷着；整日她的笑影在他眼前回憶着。從前的什麼
大志，英雄思想……也完全躲去了。現在他僅是思想家，
長上兩翼飛回家裏，飛到她的懷抱裏。

月圓

平市四王成燁
中高一

月又圓了。

靜悄悄地夜裏，二更天的鐘聲響過了，軋軋地織布
機停止了，賣夜食的叫喊也消失了，斷續的犬吠呢？雜亂
的人語呢？細碎自然的交響呢？——是多麼寂寞虛空的
夜啊！

她——年方二八的她，坐對一盞棗核大小的豆油
燈，煌惑四射的光芒，在她眼臉開合的剎那間，現出千萬
絲幻滅的轉變——那是她愛火煎沸的心潮？是她青春
煩悶激起的腦海之花？

如是他病了，他孤獨地睡在床上，嘗受着這孤寂的
苦味；呼吸着這將死的空氣。

一個從前有為的青年，現在竟這樣頹發浪漫麻木
着。改變了原來的光明大道，轉變向別一條黑暗的方向
奔跑，這却是誰的罪過呢？

(完)

思憶的靈敏，在這月明人靜的寒夜裏，她想到：肥胖
可愛的孩子已經偎在母親溫軟的乳房下甜睡了，多情
的少婦已經躺在丈夫親密的腕抱裏安眠了，就是垂着
髮辮未出閣的姑娘也會夢想着理想中的情郎，預料着
未來的幸福啊！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夜，是勞者的休
息所，有情者的娛樂室，是——是自己的刑場！

四年了，也是這樣一個圓月當空的冬夜，花燭輝煌，
禮樂交歡之下，一對年青男女含羞帶笑的入了洞房，幾
夜的情人的撫慰，——也就是她這生僅有的幾夜啊！別

了，別了……

她是個可愛而多情的鄉女，郎君含淚告別時，曾緊緊的握住她的手，用安慰孩子的摯情和她說：

「我愛你，你決不要因為我們暫別而難過。我是很鍾情你的，二年後大學畢了業，一定可以和你共同脫離這困苦的家庭，在這二年內你要好好侍奉父親，暫且忍耐，咱們的幸福在後頭。」

她那時雖然也覺得「別」的滋味像吃藥，可並不太難過，她以為只要這碗藥一吃下去，什麼病都會醫好，立刻眼前就會充滿了幸福，充滿了快樂。二年，還不是很容易過嗎？固然後婆婆是當牛馬使用她，當豬狗對待她，小姑也常從中挑嘴撥舌，故意和她為難，只要一個「忍」，百事都沒了。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一月一月的過去。每當月亮一圓，她便曲着指頭計算：

「還有——」

兩年的時光就這麼曲了二十四回指頭，很快的過去了。她暗裏鬆了一口氣，以為這走向幸福途中的難關算是平安渡過。此後所要設想的是怎樣準備着郎君的

歸來，怎樣準備着成一個快樂的小家庭……預計的微笑，月亮是窺得到的。

可是二年後，又過了一次月圓，兩次月圓，三次，四次……郎君還是不見歸來。她固然等得有些焦急，可也並不完全失望，她想到：「……我是鍾情你的，二年後大學畢了業一定……」一定兩字他說得是多麼決定而懇切呀！他決不會……

月又圓了。

這是她婚後第三週年可紀念的月圓。後婆婆小姑更加倍的苛待，公公也氣得常感嘆：

「唉！中學大學，花了沒數的錢；畢了業也就忘了家，連封信都不往家打。」

日子是越過越苦腦，越冗長，月一圓，她的淚便淌滿了衣襟。床上的被褥是冷冰冰，屋的四角是虛空空，眼見到的，除了牆上默默無言的黑影便是鏡裏愁眉瘦臉的枯裝，耳聽到的，除了自己呼吸急促的嚕咽便是廟裏夜半的鐘聲，惡浪滾滾渺茫萬里的苦海啊！何時渡過！何時渡過！

一封家信，帶來了好消息。她從公公口語聽裏出來，郎君今年寒假要回家。

這並不是夢，真的郎君回家了。禮帽，皮氈，革履，比四年前闊綽得多，她暗想，作了官啦。

晚上她很高興的把鎖在櫃裏的棉被拿出來，桌子擦了又擦，臉洗了又洗，一切的一切都小心謹慎的按排好，望望鏡子，不由的笑了笑。

門帘一提，小姑巴了巴頭，可是立刻又縮回去。

「還笑呢，明天就往家滾吧！」

她心一動——

「明天明天就走？那麼，今年在北京過年去了。」

她想到明天走是應當帶着什麼東西，把幾身着的
新衣，幾雙新鞋，幾件首飾都找出來，一面收拾着一面想：

鄉公所的一幕

北風呼呼的邁着大步，走遍人間。暗慘慘地陽光穿過禿頂的老槐，直射入北屋的玻璃窗上——鄉公所，冷

「半夜了，怎麼他還不來睡覺。」

她整整靜坐了多半夜沒合眼，郎君還是不去睡覺，只聽得公公屋裏許多人亂嚷嚷的在吵嘴。

到天明，公公從草棚裏板出來一把鋤刀，怒冲冲地向院裏一摔。

「你休！你再說休就得先鋤死我！」

郎君來得更凶。

「你再不叫我休，就死，鋤死我！」

一場劇烈的父子戰，後半天，郎君走了。

戰的犧牲者是誰呢？

月又圓了。

月光從窗縫裏窺見一個胸前插了一把剪刀的女尸。
二月二十八日

河北省立正
定中學初二 沈增文

清清一個人都沒有。

「真的，這般時候了，誰都不來！請也找不着個影子。」

「馬村長朝着手帶怒似肉自語，走向鄉公所去。」我眯着哩，誰都不用來！咱們直等到上司來催再說。」

馬村長從衣袋裏取出兩盒刀牌烟捲，燃一顆坐在坑上慢慢的吸着，等着。眉頭上的皺紋始終沒有鬆懈一刻。

「何先生來啦。不是你到S埠去了麼？」村長聽得由遠而近的脚步聲，不轉睛的打量着何先生說。

「誰說得剛才起床。」何先生答着，一邊選了一個臨窗的座位。

「呵！村佐也來了。」何先生對着玻璃窗孔說。

「人不少了。你們就開始動筆罷。這麼厚的傢伙。」

村長說「這樣寫法，就沒有時候完了。」

「天長日久，終有到頭的一日，祇要此志不懈。」我勉強地說。

「汪家也不來人啦，我們管牠哩！」何先生寫着說。

「唉！不用提啦。他們——王家——在咱村還算是首富，再說他們明年就是村長，昨天請了幾趟達福才來了，今天又不着面了。」

「是呵，祇要人到了，工作與否那有什麼關係。」素日不愛談話的村佐，今天不知怎麼也擠出兩句氣憤話。

「真他媽的混旦！你也不想，什麼事都有挨到自已頭上的一天。橫豎今年將了，明年尙未開始，假如現在我們停止謄寫，試問明年那個王八糕子着慌。」誰都承認說話利害的何先生，放下毛筆擠眉弄眼的嚷。

「到底是怎麼和平怎麼辦，何苦哩。」我台起頭和事老的神氣。

「何際！你歸家才有幾天，那知道咱鄉的內容？咱好意說大家共同清理一下，早日將工事辦完，不是就算完了嗎。誰知弄了半年，使我東西奔跑，連人都找不到幾個。唉！」村長說着口裏的唾液星噴有一尺多遠，極吃力的樣子。

「我說咱們不如停工。年關已到，誰家沒有個大小事情我現在就是寫也沒有心的。債務又沒有算清，真不知如何度此年關。村長停工吧？我要借債去！」何先生說：「你？我呢？現在老二病了，家裏一切帳目，一概推到我身上，這裏又不好推辭。唉！使得我「四火燒心」（俗語

極言心煩)誰願意幹這傢伙!

拖拖……脚步聲漸漸走近來。

「來人了。」村長低語說着。

大家都注視着門口。

「先生在嗎？」

大家失望了。

「先生給我寫幅春聯吧？」街坊老李，拿着一捲紅

紙條，進門來向何先生作懇求似的說。

「好罷，不幹這東西了。罷工寫春聯。」何先生立刻

放下筆，伸個懶腰，微笑着堅決的說。

「抄什麼的？」老李走到桌前翻着舊戶口冊問：「

這是什麼？」

「戶口冊籍。」

「哼！又調查戶口！唉！真糊塗！怎麼不是你們幾位多

費些時候。」

「誰說不是。」村長更助老李火上之油。

「就我村說罷，像近年搬來大多數的客籍，沒有一

個好東西！試問他們有什麼職業？家庭男女間的關

係？爲什麼每天吃得饅頭，穿得像個闊老，出門必須洋車

……他們這一類東西，在S市不能安身了，這才搬到我

們鄉間，他們說什麼S市消耗太大的鬼話。我們都是爲

得每月五角錢的房租，誰還管他媽的什麼人哩！假若自

己村裏大家不出來仗義打跑他們，調查戶口中什麼鳥

用！」老李滿胸義憤的話完全傾吐出來。

「對，對，我有好多話，都到咽喉重又嚥下去。

「不寫就不寫。咱們一骨腦兒把它鎖在箱子裏。祇

求能夠抗過就得。」馬村長這回臉色有些發赤。

「幾點鐘了？」村佐問。

老李到外屋看一下說：「再過一刻，就到十二點鐘。」

「你們聽得鐘聲麼？」何先生問後，又低下頭寫春

聯去。

「唉！還不覺得在這裏已四個鐘頭了，得了，我們都

回家吃飯罷。」村長命令似的說。

「咱們先說妥，我還有事。」

「走吧，該吃飯了。」

幾個人魚貫的在北風裏無力的陽光下走着，鄉公所又被肅靜佔有了一切。

城陷

江蘇省立
鎮江師範 常金元

(一)

幾日的謠傳匪軍攻城畢竟是證實了！

天空堆下了一團一團黑煙似的烏雲，風在呼呼地
淒叫，夾着那連珠似的鎗聲，愈顯得淒慌，緊張。

(二)

滿城蓬頭老婦的交談，以及慌張男人的奔馳，愈顯
出熱鬧而更恐怖了，每家皆在整理些箱籠以及一個一
個的包袱。平時抹着口紅眉毛畫成一條線的女人，在此
刻也亂着頭現出淡黃的面孔了，戲院亦關了門，只剩那
些明星的照像呆呆的面對人望，站街的警士，刺刀明亮
亮的插在槍梢，鼓起一種緊張臨敵的面孔，阿福一早提
着皮箱出來，但並沒有如此緊張。他在人叢中，聽見一個
一個交頭接耳的說：

「今天風信很不好聽，大概晚上靠不住呢……」

「聽說就要攻進城來了……」

阿福在此刻不由也慌張起來；他裹在人叢中，無意
識的被包圍在一種慌張匆促的空氣中，他想土匪好利
害呀，假使打進來，怎麼辦？不用說自己的性命財產不保，
恐怕連一家的性命都靠不住！躲避吧，向那裏跑？他裹在
人羣中，猶自在心裏私忖着。

(三)

阿福慢慢的拖着兩條沒有力氣的腿，踱到了家中。
他的妻子抱着小孩子在懷裏哭喪着臉說：

「逃到那裏去呢……」

阿福的母親坐在藤椅上不住的抖，說不出一句話
來。到晚上就真有點異樣了——在外面看見照明彈在空
中迸裂，發出惡毒的火焰；隆隆的砲聲，掀天動地的鼓到

耳邊。遠遠的慘痛的呼聲，在這黑夜裏盡情地咆哮，好像要震破了這大地似的。既而一陣一座火山似的濃烟，直衝上來了；一串的火龍在天空來去咆哮着；夾着「擘擘……拍拍……」炸烈的聲音。唉！「那裏不是西城門嗎……」阿福不自主的喊着。

(四)

時候是午夜了！

阿福躲在屋裏，縮着不住的顫抖。他母親在床上抖得「吱吱」的響；阿福的女人時時發出一種無力的嘆息，懷裏的小孩子癡呆的凝視着。全家感覺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悲，阿福亦似乎極端的害怕起來。

「冬冬冬冬……」幾腳踢開了兩扇黑漆的大門。進來一個惡狠狠的匪兵同兩個惡棍。

「喂！跟我們走，運子彈去！」匪兵執着槍對準阿福的胸口。

「老爺……老爺我是好人……我是……」
抱着一把酒瓶的惡棍正在和另一個惡棍計較着

阿福的女人。他們同聲讚美道：

「哈哈……不差，不差。」

「媽媽……大兵，我怕……」

「老爺，老爺，我是好人……」

「噢！走不走，」手已扳起槍機子了。

「求老爺，你看我……一家子……」

阿福眼看着他母親不住的抖，看見女人一副無血色的面孔，以及小孩子的哭聲，他不自禁的跪下來哭了！

「好，你不走！」

拍……拍……

阿福隨聲倒下了！

「哈……哈……你們這些不識相的畜生！」

「喂！你呆什麼，跟我們睡睡呵！」那抱酒瓶的帶拖着這沒知沒覺的阿福的妻。

小孩子抱着他娘緊緊地，哭聲更大了。阿福的妻，眼看着阿福倒在地上流着一地的鮮血，她已像失去了靈魂了！小孩子亦已被那抱酒瓶的惡棍從懷裏奪下了！

拍……拍……

驚死了一個天真的靈魂！

「哈……哈……來呀……」匪兵說。

「你先來，你先來……」兩個惡棍帶笑說。

(五)

阿福的女人，下部感到一種像刀割似的痛楚，然後流出一些鮮血來。眼前一昏黑地就像翻動了的樣子。她什麼亦不知道了。

三個搖搖擺擺的踱出門，嘴裏哼着一隻粗野的情歌。

農民文學之可貴

農民文學是以農民生活為立腳點的文學，以農村為背景。描寫農民。農民生活是最純正最可貴的生活。農民文學即由這個最高尚正當的立場而出發。因為農民生活並不榨取他人的汗血，也比其他一切生活最適于衛生。近代的一切生活都缺乏創造性，即非創造的生活，也不是生命的生活。唯有農民的生活是創造的，生命的生活。農民的生產是人類所必需的物質，故農民的生活是同時包含目的與手段的最正當的生活。但都市文明常對農村生活加以許多的威脅。為鼓勵一般有識者與威脅農村的都市文明鬭爭的意志，故有提倡農民文學的必要。

又農業為一切文化的根源。故復興農村，提高農民生活，實為建設國家本位文化之最良的方法。若不從此着手，其他都屬口號空言而已。

版權
所有

國文

不許
轉載

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及日本		澳門香港	國外
	冊數	價目	分	分	分	角
零售	一冊	一角二分	二	分	八	分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二	角	九	角六分
			二	元	四	角

每月一冊 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

第二卷第一號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國民文學月刊社

總店 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

電話八〇五〇二號

發行者 汗血書店

分店 南昌中正路一三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面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優等	前後封面之內	卅二元	二十元	十二元
上等	目錄前後及正文首篇對面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普通	首篇以外之正文前後對面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寄印索承例刊告廣細詳

國民文學 投稿簡章

- 本刊地盤公開，凡屬(一)文學理論(二)繙譯介紹(三)創作小說(四)散文小品等之作品，無論其為文壇名宿或新進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每稿以五六千字為最適宜之篇幅，但萬言之長篇，數百字之小品，亦所歡迎。
- 賜稿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墨色，以便製版。譯稿務請附寄原文，能將原著者略為介紹更佳。
- 來稿務懇于稿端註明：(一)字數(二)投稿者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如用筆名亦請預先聲明。
- 來稿本刊有略為刪改之權，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以不退還為原則；如必欲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當可照辦。
-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二元至四元之酬金，于月底結算由本社直接寄奉。惟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恕不致酬。
- 凡經本刊發表之文字，其著作權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得擇尤收為叢書。
- 本刊特別徵文之條例另訂之。
- 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國民文學社收。

汗血書店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
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三五九號

介紹民族文化



提倡實幹精神

出版

各種叢書

國民文學

汗血週刊

汗血月刊

上海霞飛路安樂坊二十六號：總店

電話八〇五〇二號

南昌中正路三十號：支店

武昌新昌路八十八號